

美国研究

季刊

1991年第4期

AMERICAN STUDIES

第5卷

12月5日出版

海湾战争后的美国

李国友(4)

美国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李亚联(9)

华尔街与电子时代

萧琛(12)

——论美国证券业沿革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性质、成就及其意义

刘绪贻(18)

美国的人权外交与其全球战略

熊志勇(21)

树欲静而风不止

郑永平(27)

——近年来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

“美国梦”的诱惑与破灭

潘绍中(37)

——从菲茨吉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谈起

20世纪前半叶科学技术从美国向中国的传入及其影响

李佩珊(46)

北京地区美国基督教教会中学研究(1920-1941年)

姬虹(54)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秦斌祥(64)

只因为地球是圆的

张跃宏(70)

——读《跨文化沟通读本》札记

1991年《美国研究》总目录

(74)

本期责任编辑：赵梅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仰山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定价:

国内版 3.00 元

国际版 3.00 美元 (邮费在外)

AMERICAN STUDIES

Winter 1991

Vol. 5, No. 4

CONTENTS

THE POST-GULF-WAR UNITED STATES

Li Guoyou (4)

The Gulf War has facilitate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world pattern. With the decline of military factors, the rise of economic factors, and the recombination of interests, getting adapted to changes will be the priority of American policies.

THE IMPACT OF US-MEX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ON WORLD ECONOMIC PATTERN

Li Yalian (9)

The U. S. -Mex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 first one between a rich state and a poor state, will not only be helpful to both U. S. and Mexican economies, 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economic regions in the world.

WALL STREET AND ECLECTRONIC AGE

Xiao Chen (12)

Along with the technical reform of means of transactions, American securities industry went through the stages of auction-oriented system and specialist-oriented system. Owing to the rise of "the third market" and "the fourth market", the American traditional securities industry centered at Wall Street is undergoing orientational changes.

TVA

Liu Xuyi (18)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is an independent state-owned corporation which enjoys the flexibility of a private enterprise. It has won great achievements in flood control, developing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electric power. Its success is a typical case of the triumph of 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 over private monopoly capitalism.

U. S. HUMAN RIGHTS DIPLOMACY AND GLOBAL STRATEGY

Xiong Zhiyong (21)

U.S. human rights diplomacy is colored by ideology, but, more importantly, is based on strategic needs. While adopting "selective" policies towards its allies an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used to take the Soviet Union for its main target for attack. However, the ideological color has become more marked and China is assailed with stronger criticism.

US CONGRESS AND SINO-US RELATIONS

Zheng Yongping (27)

Reviewing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the acts concerning China in the U.S. Congress from the summer of 1989 till 1990, 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ze the basic causes of the changes in the Congress' China policy by identify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olicy.

LURE AND LOSS OF THE AMERICAN DREAM

Pan Shaozhong (37)

The "American Dream" finds its vivid expression in F. Scott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sby*, whose hero pursues in Daisy not just his love, but the ideals she embodies. Despite his awareness that Daisy's charm is built on money, Gatsby persists in his illusion to his own destruction, a fact symbolic of the deadly lure of the siren-like "American Dream".

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CHINA BEFORE 1949

Li Peishan (46)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pioneer in introducing modern sciences to 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introduction was mainly through three channels: establishing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China, training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in the U.S., and funding research work in China.

A STUDY OF AMERICAN MISSIONARY MIDDLE SCHOOLS IN BEIJING

Ji Hong (54)

Around the 1920s, American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had to readjust their educational policy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hanged situation. As a result, the religious function of missionary middle schools declined steadily, while their educational function became more sali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was emphasized to meet the needs of Chinese society.

SOCIOLOGY OF THE CHICAGO SCHOO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Qin Binxiang (64)

American urban sociology was founded by the Chicago School. The School took the lead in applying human ecology to the study of urban structures and the process of change, and emphatically analyzed the entirely different

life-styles in urban and agrarian areas.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in the study, namely, the case study and the whole study.

NOTES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Zhang Yuehong(70)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moderniz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diversity of national cultures is not a new proposition. This essay contains a review of the inherent causes of the conflict from the angl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a study of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 unified road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pluralistic existence of cultural forms.

INDEX OF ARTICLES FOR 1991

(74)

AMERICAN STUDIES, a quarterly,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海湾战争后的美国

李国友

“经济困难迫使英国20年前从苏伊士以东撤出。英国离去后，当今那一地区不稳定的邪恶种子就蔓延生根了。美国经济虽然要好得多，但需要大为加强。否则，海湾战争不会标志世界新秩序的诞生，只能表明旧秩序的消逝。”（1）这是海湾战争结束后，《幸福》杂志的评论。同时，美国总统布什也强调，首要任务是使本国经济再度运转起来，应付国内挑战要有同样自我约束和紧迫感。乔治城大学国际商业外交项目主持人莫兰教授（Theodore H. Moran）提出：高政治和低政治的界限模糊了，低政治、主要谋求更有效地解决内外经济争端和竞争；利益的协调与合作，正成为高政治，而原先的高政治着重安全战略、意识形态和军事政治控制，由于目标消失，代价高，利益小，吸引力急剧下降，从而淡化并退居一旁；并且，“忽视恢复第三世界增长和稳定重要性的国际经济政策，对长期的安全环境会预示着不祥。”（2）

从以上美国企业界、政界、学术界近来有代表性的看法可以得出：1. 经济是新格局中的决定因素，既是首要的目标，也是力量的基础和最重要的手段；2. 海湾战争的顺利结束使美国关注的重点回到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3. 今后对美国在国际经济和全球战略上的挑战将更多来自第三世界，包括苏联、东欧、中国，都更类似发展中国家的特点。

降低军事作用的胜利

海湾战争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促进了新格局的形成。高技术军事力量的胜利预示着军力作用的继续下降。

1. 对以军事手段谋求地区霸权形成了更强的威慑效应,从而继超级大国及两大集团军事对抗结束后,进一步降低和缩小了可能导致美国卷入的军事冲突的发生频率、范围和规模。美国之所以能够集中二次世界大战后空前的优势兵力,包括6艘航空母舰,3千架飞机和直升机,4千多辆装甲车辆和50万大军来对付伊拉克一个孤立小国,是由于全球及地区性大规模军事对抗的热点大幅度缩小,牵制减少所致。传统的打一个半战争的能力成为多余,“超出预料的军事胜利”将进一步促进美国防务预算的削减,到1996年,减到2830亿美元,将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6%。用相对低的费用维持一支少而精的军队,更适应新格局的需要。导弹防御计划第一阶段还取得了大幅度削减的依据,从1480亿减到410亿美元。25%的军队将被削减,大量军事基地即将关闭。

2. 军事因素作用下降,非军事因素作用上升。难以对付的不是隐蔽在工事中的大批伊拉克飞机、坦克和军队,不是战场的损失和城市的破坏(重建将为大公司和外来劳工带来利益),而是恐怖破坏威慑波及全球,使商业、旅游一度萧条;是石油泄流、燃烧,造成大面积环境污染,破坏生态;是社会、经济动乱形成的大批移民、难民带来的冲突。加之,由于公众对战争代价,特别是伤亡的容忍程度降低,以致只有靠空前的压倒优势,才能减少风险,就是说军事力量的单位效能降低了,对使用军事手段的约束增强了。

3. 传统军备扩张的效能、规模、范围、方式都面临挑战和调整。军事工业不再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正变成一个次要的经济部门,也起不了刺激经济、缓和衰退的作用。虽然海湾战争导致军需订货上升,包括和沙特签订的250亿美元出口合同,但是和5.4万亿美元美国经济规模相比,杯水车薪,作用甚微。况且,这种战争消耗对恢复美国竞争力所急需改善的相关条件,如储蓄、投资、教育、吸毒、社会保障的不利程度,远超过军需刺激的好处。去年四季度备战行动的强度空前,而经济滑坡加剧,是一明证。战争初起时股市上升,是因为战局顺利,和平稳定的经济环境有望;后来下跌,因为战局扩大,袭击以色列,拖长的可能上升,都与军备刺激论相悖。参战的法国在开战期间,就业急剧恶化。

这次受到高度评价的爱国者导弹所用的技术是10年前的,在商业上是过时的。精确制导和高灵敏度侦测技术所依靠的集成电路远远落后于民用产品。并且,一般来说,军用半导体比民用的落后一到两代,而研制周期为3到4年,到变为产品要落后两代以上,到有比武之地时落后得更多。并且,军用市场占的比例也很小,降得很快:全世界半导体产业的年收入来自军用的,从10年前的8%下降到现在的4%。以上至少可以说明三点:

第一,战争和扩军备战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总效应,不论从短期和长期看,都是不利的。世界资金短缺加剧:美、日、西欧的基础设施整修,中东重建,东欧经济过渡,各需数千亿美元投资,而能提供资金的国家却大幅减少,迫使利率上升,资本成本增加,使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代价更高。

第二,高技术成为军事优势的一个关键(人员素质是另一个),但是发展的方式要更多地依靠民用产业,有三层因素。第一层,民品的周期短,更新快,规模大,经验曲线改善明显,从而在达到技术先进、成本低、质量可靠的目标上,超过直接投入军事项目的效果,尤其是可以创造更多的利润,提供更高的R&D的投入,形成良性循环。第二层,国防和军事工业运转机制和效率的改善落后于民用产业。虽然当年麦克纳马拉对改进五角大楼的工作颇有贡献,海湾战争也表明,军队本身的素质提高显著,过去订购的高技术武器发挥了作用,恢复了受到丑闻损害的某些信誉。但是,荒唐的官僚程序和低效浪费的事例仍然层出不穷,小至长达20页的对巧克力小饼的规定,大至装备已3年的B-1B战略轰炸机故障重重,

不能参战，须耗资10亿美元进行大修。第三层，军事冲突预期的规模下降：从世界大战，到大国支持的越南、阿富汗战争，到地区性的两伊战争，到对付孤立的伊拉克的海湾战争。较大规模战争发生的频率将进一步减少。因此，对军事工业过早、过大的投入得到的可能是多余和过时的装备；而对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损害，对军事工业经济基础的削弱，会导致对国家集团和安全的更大危害。苏联是一明证。而美国的核武器对中小国家没有什么威慑作用，相反，后者的核武器对美国的威慑作用却在增强。可见，对战争可能性的估计要冷静，不能为一时和局部需要而夸大，否则将付出沉重代价。

第三，提高经济竞争力水平比提高军事支出对国防建设更有效。美国投入防务的预算超过日本和西欧的总和，但是，国防部发现，最关键的技术已有1/4掌握在非美国公司手中，防务所需的产品和元件从国外进口的比重在增加，而军事开支比重最小的日本，在为美国的军事、航天事业，提供越来越多的高、精、尖产品，为减小苏联潜艇的噪声，提供关键的机床；而这又是在扩展民用产品中实现的；日本录相机芯的加工精度是航天的标准，但却实现了品质稳定的批量生产，开发、扩大了市场需求，提高了利润，在扩大了市场份额的同时却减少了和美国的贸易磨擦。录相机一度占美国市场的90%以上，比汽车、纺织品的比例大得多，但因为并不和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冲突，所以不受限制；并且，还加深了美国对日本半导体和光电等技术的依赖，真是一举数得。

实际上，军工制造业的格局正迅速向民用工业，如汽车、电子业的全球化方式接近，包括在研究、制造、销售、零部件供应等方面的多国优化组合。因此美国也在改变对策。美国并不准备自成体系，因为代价高昂，例如，限制进口将使半导体用户的成本增加50%；而是区别对待。对外部垄断和控制的风险，美国找到一个“4-50”准则：按经验当某种产品有4家以上的外国公司或外国，提供了世界市场50%以上的份额，就不能有效地合谋操纵，勒索用户（3）。按这一标准，半导体设备制造应受到国家安全保护，而纺织则不必。在发展半导体上，不是着重只适于特定武器系统的项目，而是通过民间机构，提高整体能力。自1988年国防部每年资助（多个民间企业合办的）半导体技术公司（Sematech）一亿美元，就是一例，并且是在这个合办的公司物色到了称职的总经理诺伊思（Robert Noyce）后，第一笔款才投下去。这体现了整体观念，抓住重点，讲究效益，依靠人才。

美国受到的制约

海湾战争表明，美国为建立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取得了重要的一分。但是，要保持和实现这种领导，在基础、重点、实力和方式上，都和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特点不同。要在美国和世界各方对美国今后作用的众说纷纭的迷雾中，发现实际主导的因素和动向，大概要排除三种障碍。一是国内的偏见，对美国前景最悲观和最乐观的看法，都可以在美国国内找到，如同对中国的可以在中国找到一样。二是运用旧格局中对利益、战略、控制的观念和标准进行观察所导致的偏差。三是各种推论、虚拟、警告和实际进程的差别。

首先，美国国内外都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担心美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想用赤裸裸的武力去维护它的支配地位。”“美国穷兵黩武的世界警察正向全球进军。”拉美国家记得“美国一贯干涉它们内政的历史教训，害怕帝国主义的重新复活。”阿拉伯人担心，“世界新秩序”可能会打开“潘朵拉盒”。日本人认为，“在外交政策上，美国人从来都是坚持自己的价值观。”（4）而前几年，美国衰落，孤立主义的情绪也颇盛行；反对海湾战争的在国会和纽约及伯克利街头也不乏人。

美国主导的思想和实施的战略和政策可能是什么？

“我们不当世界警察，但是对世界事务也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应该避免犯两种错误：孤立主义和想入非非的干涉主义。”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罗伯特·米歇尔的这一主张具有代表性。

美国大概会推行一种现实主义的政策,虽然有时理想主义色彩稍重,有时实用主义较浓,但都不会偏离太远,延续太长。这受到三方面的制约:

1. 在一个经济实力和竞争力起主导作用的新格局中,美国只是和日本、西欧相当,各占一极,并且相互交织,难以分离。协调行动,特别是军事行动,更加必要,也更加困难,因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随着苏联、东欧的衰落而消退。美国虽然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已经转移:不发达的小国代替了不同制度的大国;吸毒和艾滋病代替了核威慑成为对安全的现实危险;民族主义、宗教派别和社会及经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复杂反应所导致的难以预测的后果,对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对付这些挑战,超级大国的手段和方式,没有多少用武之地。虽然这次海湾战争实现了一次美国领导的冷战后维持世界新秩序的成功“演习”,但是这次“演习”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理想条件,在今后的“实战”中,不会再现。因此,从英国的赫德到李光耀,到美国的《幸福》杂志都在强调,虽然这是“一大胜利”,“干得很漂亮”,但是“再采取这种行动并无现实基础”,是“不现实的”,是“最后一幕”,表演虽然精采,但并不会得到重演的要求,“已经结束”。

2. 海湾战争恢复了美国在越南战争后遗症中丧失的信心;在水门事件,伊朗人质危机后增强了对领导人的信任。不过,正因为这次战争在目标、性质、方式、效果上都和越南战争不同,是对越南战争否定的结果。布什总统试图把这次胜利转化为国内长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胜利,不过,这取决于他否定的否定,从其领导能力之所长,转到所短,并把所短发挥成所长的能力。这既有有利的、也有困难的方面。经济和社会发展本来就是公众关注的中心,海湾战争的胜利为一个稳定和可预测的投资环境增强了基础;黑人和妇女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为进一步消除歧视,推动社会改革带来势头。不过实施起来困难不小:“如果把施瓦茨科普夫(上将)调回国,让他来处理犯罪问题,他就要看起来像任何大城市的警察头子一样——非常苦恼,灰心丧气。”〔5〕这是美国人提出的形象比喻。经济和社会问题处理不好,政治上的胜利会落空,“美国人的记忆是短暂的”,到下次大选时,一年多以前的欢呼会被近期的不满所淹没。二次大战中捍卫英国、领导卓越的邱吉尔,在战后即落选,是因为“英国人民是成熟的”,善于选择适合不同使命的领导人。看来,重点转向国内,势在必行,成功并非无望,但非轻而易举。虽然只需要各方作出小的牺牲,但并不比作出大的牺牲,选择、协调和实施起来更容易。

3. 各方对美国可能推行军事霸权的警告,在美国欢呼胜利的同时,已广泛出现在美国的舆论和传播媒体上,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因此,警告中提出的可能,大概都不会成为现实。白宫已经在竭力消除这种“嫌疑”,宣称,“总统不打算让美国当世界警察”,“结束对外援助的微观管理,这种微观管理使盟国和朋友丢脸”。企业界在谈论无国籍公司,世界新秩序的实际基础是“国际企业文明”〔6〕,“新世界的接生婆将是企业界领袖”〔7〕。

美国的新思维

实际上,近一年多来,美国企业界的代表人物,一流管理学院的教授,著名的思想库,对影响世界潮流变化的因素,新格局的特点,力量和控制方式的转移,都作了进一步的探讨,1989年的某些热门话题,已经冷却。这些对美国中长期战略的形成和政策重点的确定,具有重要影响。

美国,特别是中坚和前沿部分,运转节奏快,对国内外变化反应灵敏,为政策的制定进行准备,为领导和实施提供基础。

美国人认为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在转移:一部分转移到超国家机构,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GATT)等;一部分到跨国公司、金融机构、社会团体、传播媒介;一部分到经济交织紧密的伙伴国家的手中,如和日本之间。主权国家政府的权力

依然存在,但是要和这些层次分享、协调。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的作用同时推动了统一和分裂的进程:以企业文明和信息化促进了“地球村”的形成,同时又加剧了国家之间和国家之内的差距;在降低和消除了某些传统的威胁和冲突的同时,又导致了新的危机。权威方面和行使的手段在多元化:政府、公司、国际机构、科学家、公众团体都对国家和国际事务,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具有权威性并施加影响。

多极格局由不同的实力形成,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军事和经济(美国),军事(苏联),经济和金融(日本、德国),人口(中国和印度)。人口又是一种负担,军事的效用在下,只有经济具有充分效力。实力仍在变化,日本和德国金融增强的势头,近年来迅速减弱。第三世界更不是一个整体,正迅速分化: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向发达国家的水平接近,而多数差距更加扩大。少数石油输出国,如沙特和科威特,在发达国家投资的收入,已经和石油收入相当,而石油从勘探到生产、提炼、销售,又和西方国家紧密交织,形成供应和消费的一体化。

影响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在变化,利益在不同范围,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结合、冲突和转移,使得新格局具有多极、多元、交叉、务实和多变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旧格局已消逝,而新格局特点鲜明,却难以定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美国没有制定出新的蓝图时,不要认为它还要按老方式行事。“指导外交政策的三原则——美国特殊论,反共主义和世界经济自由化——已无济于事,因为其他人更难以接受,或‘胜利’使得反共主义不再相干,或市场本身成了问题(如美日关系中),或提供不了答案(如生态问题)。”(8)“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是一个胜利,不是纯粹美国资本主义的,而是市场力量的,是世界市场经济中民主社会主义的某种胜利。”(9)这是进入90年代美国思想库的认识。到1990年下半年在美国考察所接触到的学术界、外交界和政界、企业界人士中,已听不到什么冷战时的论调了,都在纷纷重新定向,寻找新的有效途径和论点。

提高适应变化的能力成为关注的焦点。“力量的保障在于改变了的行为,而不是资源”。信息已成为重要资源,并且十分丰富,不过“对新的信息首先作出反应的灵活性,仍然是一种稀缺的技能。”(10)“现在资本意味着智能,而不仅是金钱”,可是“正当企业的进展要靠那些见解胜人一筹而不是比别人多买一倍机器的人来取得时,人才却奇缺。”(11)

“当今国际事务中力量的最大源泉可归于劝导其他国家把你的利益视同他们的利益。”

(12)体现在美日结构性障碍谈判中,美国谋求日本改善国民福利,消除低效的夫妻店,打破企业集团的壁垒。而日本则要求美国吸取“东方的”价值观,多储蓄,多投资,增强劳动力的训练和教育,以便提高美国的竞争力。(13)

这些观点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反映了美国今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由于美国是多元化的社会,不能轻易把个别国会议员、著名报章和政界人物的言论,作为反映政府意图的证明。加之,美国是商业社会,经济思维是各界的共同基础,考虑政策及国家战略都离不开成本——效益的权衡(cost-benefit trade-offs)。因此,如果说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就必须分清,是否是重点,是什么时候的,对美国有什么利益,代价多大,有无实施的基础。“实力的变化限制了美国确立规则和提供解决途径的能力。”(14)同时,托夫勒在新著中也告诫:“如果你把美国看作一个统一体,那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美国不同部分的差别,就如同黑夜和白昼。”(15)如果把观察问题的基点建立在过时的观念和枝节的依据上,那么,不论取自本国还是外国,都会产生偏差,付出代价,30多年来教训是够多的。

注释:

(1) Thomas A. Stewart, “Winning the Peace”, *Fortune*, 1991.3.25.

- (2) 参见 Theodore H. Mor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0/91, p. 90.
- (3) Ibid., pp. 80-81.
- (4) 参见 *Time*, 1991. 4. 1.
- (5) Matthew Cooper and Kenneth T. Walsh, "Riding the Victory Train", *U. S. News & World Report*, 1991. 3. 25.
- (6) 参见 Susan Strange, "The Name of the Game", *Sea-change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New York, London, 1990, pp. 260-262.
- (7) 参见 "The Most Fascinating Ideas for 1991", *Fortune*, 1991. 1. 14.
- (8) 引自 Stanley Hoffmann, "A New World and Its Troubles", 同(6), 第287页。
- (9) 同(6), 第260页。
- (10) 引自 Joseph S. Nye, Jr.,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 *Dialogue*, 1990.
- (11) 同(7)。
- (12) 同(10)。
- (13) Shafiqul Islam, "Capitalism in Conflict", *Foreign Affairs*, 1990.
- (14) 同(8), 第286页。
- (15) 引自 Alvin Toffler, *Powershift*, Bantam Books, New York, London, 1990. p. 246.

美国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 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李亚联

世界经济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特点已引起国际各界的广泛注意,特别是在欧洲共同体1992年统一市场日益临近的情况下,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正迅速发展,令人瞩目。布什总统1990年9月向国会提出的正式开始美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要求和11月底在墨西哥城与墨总统萨利那斯的会谈在美国各界激起巨大反响,各种压力集团云集国会山大肆游说争取通过或否决布什总统的提案。本文拟对美墨关系现状及美墨自由贸易协定的产生背景和影响加以分析。

一、美墨边境经济关系发展现状

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公司沿着从圣地亚哥到得克萨斯的布朗斯韦尔2000英里长的美墨边境线上办起了2000多家装配工厂,雇佣了50多万墨西哥人。美国是边境工厂的主要元件供应地,已向这些工厂运去了价值1700亿美元的零部件由墨西哥人组装成机后运往美国和其他国家。三年前墨西哥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失业问题实行了更加开放的政策,因工资上扬而挣扎度日的许多美国公司抓住机会,蜂拥而入。

基于对本国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以及欧共体、东亚经济集团形式的担忧,美国政府在签订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后也把注意力转移到其南部邻国,并对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兴趣急剧加大。

许多美国政府官员对墨西哥近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惊讶不已,他们被那里市场的巨大潜力及低成本高素质的劳动大军所吸引,许多人预言,墨西哥将在10年内成为可以和亚洲四小虎并驾齐驱的小美洲虎。据统计,墨西哥受过中等教育的劳工占全国人口的87%,这个比率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多见的。许多美国大公司,如福特汽车公司等,在墨开办了技术学校。一些公司还把工人送到美国的学校培训,让他们掌握操作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设备的技能。这样,美国老板付出最低的工资可以得到最高的劳动生产力。IBM下属的SCI公司在墨办起了高技术学校。柯达墨西哥总公司总裁唐纳德认为,到2000年,墨西哥将与南朝鲜并驾齐驱,还要比南朝鲜有更大的发展余地。的确,墨西哥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工资低廉,劳工质量高,又紧靠美国,是美国商人发家致富的理想之地。美国人从最初开设来件组装厂发展到生产元件和建立进出口贸易及经营金融和房地产业。虽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设想刚刚提出,但商人们早已先行一步,许多美国公司已把创业的基石深深埋入墨西哥领土。在帕瑟以南950英里处的瓜达拉哈拉正在变为美国建在墨西哥的“硅谷”。IBM、王安电脑及其半导体元件制造商们在此地生产集成电路片、计算机整机并展开国内销售和出口业务。福特汽车公司也开展了从生产汽车元件到出售整车的业务。福特汽车公司已投入价值10亿美元的汽车制造设备,并宣布再拿出10亿美元建立一个新型轿车生产厂。9个专为福特汽车提供配件的日本商人也将随之在该厂附近建立9个配件厂,许多汽车将由日本商人直接从墨西哥运往国外。

美墨两国贸易自1986年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后迅速增长。1986年到1989年双边贸易额达600亿美元,其中美国向墨西哥出口280亿美元,与美国向日本同时期的出口额相当。美国主要从墨西哥购买原油、汽车、汽车零件、电视机、银制品、烟草和牲口。墨西哥主要从美国进口石油产品、大豆、玉米、高粱、汽车零件、电子元器件和塑料制品。

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企业纷纷转移到墨西哥生产,造成墨西哥厂房紧张,住宅、仓库严重短缺,加上文化娱乐设施需求的增长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迅速进展,引起美国房地产商人和金融界的极大兴趣。美国几家大银行和公司现正在墨西哥竞相购买墨西哥最大的几家公共公司的股份。例如墨西哥国家电话公司是世界第四大转为私有的国有公司,美国和加拿大一些大公司正为争当该公司的大股东展开激战。

二、美墨自由贸易协定的提出

“协定”是由墨西哥总统萨利那斯于1989年夏天结束了其欧洲之行后提出的。萨利那斯上台后面临非常棘手的经济难题: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居不下,大批国营企业严重亏损,墨西哥政府债务累累,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萨利那斯为了摆脱困境,一方面重新安排其债务偿还问题,另一方面宣布对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并试图通过大量吸引外资来解决本国资金不足和失业问题。但该政策公布以后,并未产生预期效果,进入墨西哥的外资企业增长很慢,因此,在出访欧洲以后,他吸取了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扔出了两颗炮弹:一是把墨西哥商业银行私有化;二是提出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用法律的形式把两国经济关系规范化。

一个富国和一个穷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这在世界经济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提出,但美国政府还是采取了欢迎的态度,因为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也有好处。首先,面对日本、西欧等国的激烈竞争和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份额的减少,及美国经济增长低速,美国可以利用墨西哥充足的优质廉价劳力增加美产品的价格竞争力。1989年,墨西哥工人每小时

工资仅为1.63美元,而新加坡为2.25美元,南朝鲜为2.94美元,台湾高达3.71美元,所以美国企业到墨西哥投资生产可以减轻成本负担,还可以通过开发墨西哥消费市场为美产品打开销路,从而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第二,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还可以压墨西哥政府在原油开采方面对美国公司开放,从而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第三,墨西哥的经济繁荣可以使其政治和社会稳定,从而减少墨西哥非法移民到美国的数量。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考虑到了“协定”签定须付出的代价。首先,“协定”的签定会使美国的制造业迅速南移,美国的就业机会也会随之南流。虽然美国蓝领阶层对就业机会流向发展中国家已司空见惯,但此次美国资产和就业机会外流的规模之大,及墨西哥为吸引外资而要长期保持低工资竞争的优势的措施将会使美国出现大批失业者;第二,美国过去受到保护的一些产业在“协定”签定后将面对来自墨西哥低价产品的竞争,如畜牧业和部分农业将面临痛苦的转业问题;第三,在市场一体化、资本自由流通的情况下,美国部分中小型企业面临更加严酷的竞争;第四,各州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将更加严重。美墨边境各州将出现繁荣,而东北部的传统工业基地将会加快衰退的进程。

三、“协定”对北美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美墨自由贸易协定签定后,必将带来美国在墨的大举投资,并进一步提高双边贸易额。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签定后的短短的时间里,美加贸易额猛增到1710亿美元。一个强大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北美贸易集团将会由于墨总统萨利那斯的力促而加快形成。1989年,美、墨、加三国的人口总数为3.62亿,GNP值5.9万亿美元,贸易总额2250亿美元,三国之间,尤其是美加与墨西哥之间在生产水平、产业结构方面有着巨大的互补性,足以抵销欧共体统一市场的影响。据美国商业周刊的估计,新北美贸易集团将拥有60万亿美元的制造和消费能力,其势将压倒1992年的大欧洲和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统治力量。如果“协定”如期达成,美国“北美经济共同市场”之梦将很快变为现实。“协定”的达成将突破人们对区域性经济集团形成条件的传统观念。过去人们认为“门当户对”才能生活美满,即: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接近,而经济利益和要求差距较大的国家,则不可能协调发展。北美经济的成功将打破这种框框。

世界政治和经济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统治的局面已被打破。新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正在形成和崛起。就世界经济格局而论,世界三大经济区域集团将会迅速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将促使欧洲大市场吸收发展中国家参加,促使亚太地区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把原来基本由民间协调的经济往来迅速过渡到由官方认可、保证、监护和协调的时期。

华尔街与电子时代

——论美国证券业沿革

萧 琛

惊险程度胜过1929年股市大崩溃的1987年10月的“股灾”，向世人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倏忽可至的电子信息和全球化全天候的电子证券交易将给美国传统证券业带来何种变革？股份制这一市场配置经济资源机制的核心将取何新的形式？美国以纽约证券交易所为首的华尔街金融势力是否还能长盛不衰？本文拟就美国证券业拍卖制、专家制和电子市场的历史变革作些探讨。

一、早期美国的证券业与拍卖制

美国的证券业可以说是起因于1790年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所主张发行的8500万美元的“公共股票”。这些股票后来成了众所周知的政府公债，它们实际上是一种期票，政府不但在借贷期内按规定付息，而且还保证在特定时日偿还所规定数额的本金。当时美国两磅重的面包还用不了5美分（如今1美元左右），8500万美元无疑是一笔巨款。它给华尔街靠河口那头的“拍卖商”们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机会。这些拍卖商常年注视着从食糖到香料等各种舶来品，对于任何微小的机会都有强烈的兴趣。尽管他们对这批股票的机会收益不甚了了，但直觉诱使他们迅速认购。这实质上构成了美国建国后最早的政府公债一级市场，而其发行方式则不过是在华尔街附近遛达，寻求一切可能的买主。

两年之后许多局外人纷纷“觉悟”并开始追随这些拍卖商。于是这些分散在拍卖商手中的证券如何转手流通便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为了给势将兴旺的“新产业”确定一些交易规则，24个拍卖商于1792年5月17日相聚于现今距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不远的一棵梧桐树（buttonwood tree）下，决定每周用几个上午在这棵树下碰头，并制定了三大交易原则。它们是：（1）只搞相互交易；（2）一律排外；（3）按统一规定收费。这三个原则实质上是今日美国的证券业“成员（membership）制”或“席位（seat）制”、“394规定”（只许在公认的市场交易，不得与局外人交易）和“固定佣金制”的胚芽。而除了“固定佣金制”于1975年被正式废除以外，其他原则及派生制度基本沿用至今。

1793年一家名为汤迪的咖啡馆在华尔街建成，使得这批拍卖商与经纪人由树下进入室内。在市场发育程度低、通讯与交易条件很差的情况下，面对面地打交道的确是做生意的唯一可靠方式。而拍卖又特别适于小型场合。尽管每笔交易都是靠双方个人信用来进行，也没有条件签定合同。但在那欺诈行为盛行的年代，华尔街的做法在商业道德方面确要比普通交易方法略胜一筹。因而许多人感到有必要到华尔街去，华尔街的地价扶摇直上。1803年，交易所搬入布罗德大楼（现今的房子是1901~1903年另建的），华尔街的交易体制基本成形。在那以后的“运河热”、“黄金热”与“铁路热”中，华尔街的“现代”金融狂热逐渐席卷全国。例如1848年“黄金热”中，交易所忙不过来，便每天增加一次拍卖。到1877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有了两大交易场。其中一个便是“拍卖场”；另一个场地叫“长房”，其交易方式是“专家制”。

二、专家制的形成

早期证券交易中的行情传递主要靠人工跑街。这当然很难及时与公平,而且也会受到天候的影响。1866年纽约黄金交易所的副董事长S·S·劳斯发明了行情报价装置;1867年接线员E·A·卡拉汉加以改进并取名股票行情记录电报机;1868年托马斯·爱迪生进一步使之完善。这种机器能够把每笔交易的主要细节立即印在纸带上,因而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1869年大西洋电缆铺设完毕又使得纽约与伦敦突然变得只有几秒钟的距离。这对于华尔街的兴旺发达意义重大而又深远。到1878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全面安装了这种机器。1884年,道·琼斯公司创立并开始编制运输业股票指数;1897年开始编制迄今为止最常用最方便的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

股票指数能及时地反映股票价格的变动,加上新的通讯记录手段,极大地改变了证券业的面貌,但是新技术也使得交易所昔日的重大优势——信息的优先与控制权受到有力挑战。因为各大交易当事人都为自己装配这种行情报价系统,交易场上的事等于全部对局外人公开。为了控制交易,1885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明确要求取消交易场上各私营厂商的报话员。1890年又将纽约商用电报公司控制起来,改名为纽约报价公司。到1892年,美国“西部联盟”被迫屈服就范。从此只有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公司所拥有的经纪人事务所才有权安装股票行情电报机。

1882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拍卖场”已由于冷落而被取消,但“长房”的以专家(specialist)为中心的交易市场却日益兴隆起来。1892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全面推广“专家制”。

所谓的专家,不仅指这些人谙熟证券交易,而且主要是指在交易场上既充当“场上经纪人”(Floor broker)又充当“注册自营商”(Registered trader)这样一种特定的双重身份的人。(1)专家制则指以专家为中心的证券交易方式。具体的办法是在交易大厅上设立若干交易站或柜台,每个交易站配置若干专家主持交易。例如,当今纽约证券交易所1567个成员约有1/4是专家,分成66个小组,轮班负责22个交易站,每一交易站分管若干种证券。

当场外证券买主以各种通讯手段将各种形式的委托(现价委托,相机行事委托,保本委托等)传到交易所乃至交易站内时,专家便忠实而有效地执行这些指令,代表买主或卖主与交易站周围的代表其他卖主或买主的场上经纪人交易。完成这一任务的办法实质上还是拍卖,无非是选取较好的出价或报价,并在买卖价差中选取一个双方可以成交的价格。专家的另一重身份是作为一个交易商,为自己(或自己的交易所)买卖证券以影响交易气氛与稳住价格的波动。因为若长时间无人买或无人卖,市面便会冷落滑坡,并造成恶性循环。越是无人买卖越是冷落,越是冷落则越是无人买卖。专家的重要性在于能有效地浓化交易气氛并促成较多的交易。专家执行前一职能的报酬是佣金、手续费等,执行后一职能的收入则是盘存利润。当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收入大约20%来自佣金,50%来自盘存利润,其余为证券挂牌及各种收费。

专家制的优点在于能向投资人与集资人提供一个相对公开的证券交易市场。因为证券交易所的价格、成交量等都按每半小时一次报告给行情汇总系统,股票指数(2)也是每半小时计算并公布一次。而且在“收盘”与“开盘”的期间内(夜间)一切都冻结,任何人不得在幕后秘密交易。专家制的第二个优点是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专家长期丰富的经验与高强度的及时补抛可以使得价格波动较少受偶然事件的干扰。第三个优点则在于它的效率。由于记录详细报价及时,交易双方又都是长于某些证券的内行(拥有席位或成员资格的其他场上经纪人实际上也都是经验丰富的行家),因而成交速度快,经营品种多,交易规模也远远大于拍卖制所能达到的水平。这些优点反映在统计数字上便是交易所交易的日处理能

力的增长。特别是20年代电动打字机取代手动打字机、计算器取代了加法器之后,专家市场的交易效率更是迅速增长。到本世纪3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日平均处理能力已达到75万股,高峰日处理能力可达500万股。

三、专家制的发展

专家制的完善与成熟在某种意义上应归功于1929年的股市大崩溃,因为它全面彻底地暴露了自由竞争时代专家制证券交易体制的种种重大缺陷。

1929年美国1.2亿人口中约有150万至200万人涉足证券业(如今是3500万,加上间接证券投资人则可达1.78亿),其中137.19万住在纽约。(3)“黑色的星期四”使得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内下跌了500多点,跌幅高达39%,股票投资人的损失为500多亿美元!这一灾难使得每10万纽约人中的自杀率由1929年的17人上升到1930年的19.7人,(4)也使得举国上下全面反思美国证券业的弊端。

大危机爆发之前,美国证券业与银行业之间并无明确分工,许多商业银行(主要是储贷业)染指证券交易,盛行把证券投资公司作为银行子公司的风气。因而一旦经济衰退,许多公司的证券如同废纸时,银行及其附属公司便由于持有大量“废纸”而破产,并殃及储蓄者破产。为此,1933年的银行法(Banking Act of 1933,又称《格拉斯—斯蒂高尔法》,the Glass-Steagall Act of 1933)将银行业与证券业作了明确的分工:禁止银行从事证券业务,商业银行不得参与股票发行或作有关承诺;投资银行(invest banking company)和证券投资公司(investment company)则不能接受储蓄和发放贷款。银行业与证券业的这一分离为证券业的独立发展与加强宏观调控与管理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没有区别便没有政策。为了使经济萧条时银行解付能力不再殃及社会,联邦当局为银行业创建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FSLIC);战后又根据证券投资人保护法(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Act)成立了证券投资人保护公司(SIPC)。

1929年股灾的另一重大原因在于联邦对证券市场的监控与调节机制没有确立。具体表现为:(1)没有能代表国家的强有力的权威机构专门管理;(2)对交易当事人的财务经营状况没有有效的披露与监督机制;(3)对证券交易中的“垫头”(Margin)没有调控装置。证券业中的“垫头”的作用类似于银行业中的准备金比率,对于资本派生能力和货币供应量的作用至关重要。“垫头”变低意味着虚拟经济与实际经济的脱节性增强,意味着爬得高摔得重的可能性变大。20年代股票热中,“垫头”往往只有10%左右,也就是说,只须1万美元便可做成10万美元的交易。这无疑会鼓励投机。针对上述问题,1933年的证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和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其一是授权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代表联邦政府执行对证券业的各项政策。负责批准、监督与惩治各交易机构、厂商与当事人的不法行为。1938年马罗尼法(Malony Act of 1938)补充了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授权场外市场(OTC)自我管理,并成立全国证券自营商协会(NASD),协同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其二是建立健全“真情披露”制度,包括各种有效的会计、审计和证券评级(Rating)制度。1933年的证券法也称“真情披露”法(Truth in Securities Act),因为它要求全面披露有关信息(full disclosure of relevant financial information)。这些信息包括厂商的财务状况与经营状况;各种重大的潜在有利因素(如即将推出某种发明)和不利因素(如原料价格可能较大上涨);以及公司内部高级经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及其变动。其三是授权联邦储备银行负责调控“垫头”。此外,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进一步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管理互助基金(mutual funds)也是一

项意义深远的措施。

上述重大措施与基本立法事实上确立了战后40年来的美国证券业体制,标志着以专家为中心的二级证券交易方式的成熟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0年代与4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日平均处理能力为75万股,50年代迅速上升到200万股,60年代超过600万股,70年代增至1500万股,如今达2500万股。(5)诚然,专家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与交易规模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种技术手段的进步,但是战后直至1987年的40年中,证券机制本身的稳定与适应能力较强也是不可低估的重要因素。

四、第三市场的挑战

1965年美国金融刊物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第三市场”(The Third Market),指的是场外市场(OTC)中通过证券交易中介经营挂牌证券交易的那部分二级市场。因其技术特征主要是现代电子通讯技术,因而也被称为“电子市场”。但是实际上电子市场决不仅仅指第三市场。所谓的场外市场,指的是分散而灵活的证券交易网络。美国场外市场拥有6000个经纪人事务所和3000个成员公司,经营的证券交易占全部证券交易额的9/10。但在传统上,场外市场是不经营挂牌证券的。

第三市场出现之前很长一段时期内,场外市场的行情报价工作是由一个私营的服务公司——国民行情局(National Quotation Bureau)用印发“粉红纸”(pink sheets)的办法来完成的。粉红纸将每天的股票、债券的价格、成交额等信息连夜印送各地,以便在第二天场内市场开盘之前,各场外市场经纪人公司都能读到。由于情报通讯手段比较陈旧落后,利用迟传、漏传或时差来获利的情况在所难免。1964年修订“证券法”时,证券交易委员会便提出运用电子计算机联网在全国实行同步自动报价问题,并约请有关专家和厂商设计制造。到1971年这一著名的全面证券自营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NASDAQ)问世,1976年又进一步建成行情汇总服务系统(CQS),使得各种设计意图基本上付诸实践。

以微电脑网络为特征的场外第三市场无疑会对以人脑(专家)集合为特征的场内市场提出有力挑战。第三市场用电子屏幕经营着几千种挂牌证券,服务时间远比纽约证券交易所要长,交易的精度与速度也比专家制市场要强,更有竞争力的一点是其收费低廉。公司规模、交易额度相当的两个公司在两个市场上的年登记费、手续费、挂牌费和佣金支出总额之比是1:10.3。这些优势使第三市场的交易总量迅速增长。1965年,第三市场交易总量为4900百万股,比华尔街少3%;但到1972年,第三市场的交易总量已达32700百万股,超过专家制市场交易的7%。(6)

历史上,专家制市场的大本营——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对付竞争对手有三大武器。第一,以“不公正”为理由,要求局外当权人士组织调查对手;第二,如调查不奏效,便发起直接攻击,以各种手段惩罚那些同对手作交易的厂商;第三,如再不胜,便提出合并或结盟,在分享利益的过程中同化对手。华尔街这三件武器长期以来可谓无往而不胜,但是在对付电子市场方面却未见奏效。华尔街的许多老手(old timers)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7)尽管如此,华尔街的反击仍然是非常有力的。华尔街的一大优势是“近水楼台”,各大证券投资公司、大银行、大公司总部、评级公司等多云集纽约,人事关系盘根错节,利益息息相关。另一大优势是“394规定”使纽约证券交易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保住主要客户。华尔街还游说国会,提出“两个中央市场”的改革方案,即一个挂牌中央市场,一个不挂牌中央市场,企图对第三市场釜底抽薪。但是由于新技术顽强的生命力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扶持,第三市场终于在强烈的对抗中生存与发展起来。到80年代末期,纽约证券交易所、NASDAQ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三大市场的上市家数分别是2244,5537和957家,成交股数分别是47801,37980和3505百万股。(8)

五、第四市场的成长

第四市场指的是不通过证券经纪人等交易中介而由证券买卖双方直接成交的二级市场。第四市场发展的直接动因是可以节省交易费用，其技术条件则在于电子技术与第三市场。第三市场发展过程中，曾产生大宗股票自动交易系统(ABISEx)、自动执行系统(Aut-Ex)、机构网络系统(Instinet)、自动转换系统(ATS)，等等。自动执行系统出现于1968年，很快发展到140多个用户，75个机构，并吸收了30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公司。自动执行系统同大宗股票交易系统配合，适于大宗股票交易。机构网络系统1970年投入使用。其特点是可以为成交双方保密，允许控制台直接执行交易。机构网络系统也很快发展到300个用户，但因有违传统而遭非议，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是富于意义的一点是它已经为第四市场的发育成长播下了宝贵的种子。

70年代以来是美国经济一度走走停停的年代，也是各种金融创新风起云涌的年代：Q条例的突破；银行跨州经营禁令的名存实亡；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重新融合；证券交易中固定佣金制的废除；还有80年代以来的各种金融宽松政策(deregulation)，等等。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条件下，各大厂商在集资投资过程中已不敢再对华尔街抱过高企望。他们不断地寻求新的更加适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渠道，包括自己动手直接融资。例如，杜邦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等就曾直接向投资人销售商业票据。年金(Pension Funds)这一随着“老人势力”(Grey Power)增长而强大起来的金融实体则走得更远。它们干脆雇佣经济专家在自己的办公室乃至私人宅邸中作证券交易(House operation)。还有的年金则干脆公开创造第四市场。例如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体系(9)所拥有的170亿美元的权益资产中即有75%系直接同买卖者交易。

第四市场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迅速地国际化。如果说70年代银行业能借助电子技术如履平地一般地冲破国民银行跨州经营的重重法律障碍，则80年代证券业借助电子市场也在平步青云地跨越各民族传统的经济法规的万里长城。迄今为止，一个以路透社(Reuters)为信息传输骨干的无国界的电子证券市场业已形成。这一体系已在129个国家装置了20万个终端，经营着几百种举世闻名的世界级证券和上万种美国、欧洲各国公司的股票。今年以来路透社还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芝加哥交易会(Chicago Board of Trade)、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和辛辛那提股票交易所(The Cincinnati Stock Exchange)联手建设一个更有效率的证券交易系统：GLOBEX(全球证券交易执行系统)。该系统建成后，将由芝加哥方面专注期货交易，由美国证券交易所和辛辛那提方面专注期权(Options)交易。对于这一势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西方观察家的评论是：“路透社正在用它们的屏幕取代交易大厅”；“新的世界证券交易市场将属于路透社”。(10)

六、华尔街的未来

如果说对于第三市场的挑战华尔街还有招架与还手之功的话，则第四市场对传统证券交易方式的打击势将是不可抗拒的。第四市场不直接同华尔街公开抗争，而是另辟蹊径，使得整个电子市场更加有效地削减传统的专家制市场的交易份额，并在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的新形势下表现出传统市场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早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挂牌证券市场份额是90%左右，到1985年已被降为80%，1990年进一步降至60%，而1991年的估计数仅为55%左右！(11)电子市场还使得华尔街的佣金收入骤减，因为由于电子市场的竞争，每股成交费率已从8美分降至2美分；迄今为止，第四市场的日交易量已达2500—3000万股。1980年美国私人年金的海外投资还只有210亿美元，到1990年

已迅速增至2500亿美元。(12)而其中大部分是经由第四市场跨国成交的。

华尔街实质性的优势在于它对于交易信息的优先权与垄断权。而这两大特权在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面前都已经风雨飘摇。今日的华尔街虽然还不会门前冷落,但确已不如往昔那般雄风抖擞。尽管华尔街在统计方面仍能拒不承认第四市场,并且对第三市场也不无遮掩能力,但是危机意识确已深深潜入交易大厅。当美国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包括“雇员拥有股票计划”(ESOP)空前发展,个人储蓄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当人们逐渐告别股票而走向邮票、中国瓷器与房地产投资的时候;当个人风险投资可以为专业团体的多元化投资所代替的时候;当电子技术使得全世界的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荧光屏面对面地进行交易的时候;那传统的熙熙攘攘的常常令人失魂落魄的资源配置方式难道还不需要来一场划时代的变革?

美国经济学家查里斯·威尔士和莫尼卡·罗曼(Chris Weles with Monica Roman)曾就这场变革并针对华尔街写道:“70年代是华尔街的深渊。华尔街挺住了并因此迎来了沸沸扬扬的80年代,又一次验应了华尔街老手们的格言‘华尔街自有回天之力’。但是这一次老手们很可能不再正确,因为这场滑坡热将不可逆转。”(13)到目前为止,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实际市场份额仅为50%略高一点,而其税后利润也由1986年30亿美元急剧下降到1990年的6亿美元(仅相当于1987年“股灾”那年的水平)。(14)

华尔街的专家们当然并非不识时务,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改变观念,则势将面临灭顶之灾”。(15)因此,尽管他们对于新的交易方式不能不本能地有所抵触,并不无解嘲地扬言“人与计算机不能和谐”,(16)但他们还是努力从现实出发积极变革图存。几年来,纽约证券交易所已在改造其DOT系统(一种配合专家工作的电子手段),并以其已经开始向海外发展的交叉网络(Crossing Network)同其他电子系统竞争。交易所的总裁理查德·A·格拉索(Richard A. Grasso)估计到本世纪末他们将有150种股票在全世界实行24小时的经营。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自动化电子证券交易将是没有任何“华尔街”专家的!(17)200年来不断同化对手的证券业的天之骄子——华尔街金融权势正在被卷入电子时代新的交易方式的汪洋大海之中。

注释:

(1) 场外市场上也有这种双重身份者,一般称“market maker”等。

(2) 指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

(3)(5)(6)(7) 参见:1.(美)多丽丝·费伯著,梅政译:《华尔街发家史》(*Wall Street*),时事出版社,1983年;2.(美)索贝尔·罗伯特著,周友译,《华尔街内幕》(*Inside Wall Street*),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

(4)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统计。见于:(英)埃德蒙·福西特,托尼·托马斯著,高振亚译,董乐山校:《当今美国》(*The American Condition*),第19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

(8) 《台湾经济研究月刊》,1989年第9期,第112页。

(9) 原文名称: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

(10)(12)(13)(15)(16)(17) (美)《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1990年11月15日,第118—132页。

(11)(14) 资料出处是:Securities Industry ASSN。见于(美)《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1990年11月15日,第122页。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性质、成就及其意义

刘绪贻

在“新政”的各个项目中，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虽有污点，但它的成就是显著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今天，它还对各国改造落后地区具有参考的作用。但是，在以往发表的关于该局的著作中，对该局的性质、成就和意义，叙述得似乎并不准确、全面。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对它的性质、成就和意义，进一步加以简要的阐述。

由于早期移民的滥垦，田纳西河流域的肥沃土壤和大片森林，到19世纪末，变成童山濯濯的贫瘠地区。20世纪末，这个地区成为一个显著的落后地区。自然资源保护论者曾对这里的综合治理发生兴趣。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指定在亚拉巴马州北部田纳西河畔的马瑟肖尔斯建筑水坝，作为政府利用水利资源生产硝酸盐基地。但根据1916年国防法在那里建起的工厂尚未投产，战争就结束了。哈定政府曾企图将这种国有企业廉价售与私人，由于进步派国会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的积极活动，未能得逞。20年代后期，在诺里斯参议员等的推动下，国会曾两次通过由国家在马瑟肖尔斯建设水力发电工程的法案，先后为柯立芝和胡佛两位总统否决。富兰克林·罗斯福一向对造林和水土保持深感兴趣，而且一直致力于国营电力生产以反对私营电力公司的垄断。他当选后，于1933年1月，视察了田纳西河流域。1933年4月10日，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综合治理田纳西河流域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案，并于5月18日签署。

地区性综合治理、全面发展计划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管理的地区，包括整个田纳西河流域，即田纳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7个州中的4万平方英里土地。它是一种地区性综合治理和全面发展规划，“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巧妙地安排一整个流域及其居民命运的有组织尝试。”〔1〕它的任务是多种多样的。在防洪方面，从1933至1952年，该局在田纳西河及其支流共建造20座新水坝，改建5座原有水坝，使美国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田纳西河流域——再没有洪水泛滥，还通过阻遏田纳西河及其支流河水大大减轻俄亥俄及密西西比两河流域的洪水威胁。在发展航运方面，该局开凿了一条长650英里、最浅9英尺的内陆水道，将南部内地和大湖区、俄亥俄河及密苏里—密西西比河水系连结起来。到1977年，河上驳船年运货量达2700万吨以上。在防止土壤侵蚀方面，该局与民间自然资源保护队合作，在千千万万英亩的宜林谷地重新造林。在教育农民方面，该局举办示范农场、试验站和流动图书馆，提供职业教育设施，帮助农民改良土壤、试用新肥料、改进耕作方法、学会科学种田。〔2〕从1929到1949年，美国其他地区农场收入增加170%，田纳西河流域农民收入增加200%。在发展第三产业方面，该局利用它的大量湖泊和水坝组成的巨大水系，使得钓鱼、野营直到划船等无所不包的旅游业兴旺起来。在卫生保健方面，通过防疫计划，到1952年，该局消灭了田纳西河流域的疟疾，而在1933年时，这一流域的某些地区，患疟疾的人却占总人口的30%。该局还进行了制定文化规划的尝试，改变了该地区的风俗习惯，提高了文化水平。

然而，该局最大的成就，还是利用水力生产和出售肥料与电力、特别是电力。到40年代初期，田纳西河流域每人每年耗电量达1180度。而全国平均每人每年耗电量，却只有850度。到60年代初，田纳西河流域的耗电量已3倍于全国平均数。由于电力应用范围扩大，不独促进了农业，很多工业从旧西北地区向南迁移，使这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

田纳西河流域综合治理、全面发展计划的实施，大大提高了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到1940年，而且是在战争开支产生影响之前，该地区7个州的人均收入比1933年增长73%，而同期全国人均收入只增长56%。……1933年至1939年之间，该地区银行存款增加76%，全国只增加49%；商品零售总值增加81%，全国只增加71%。”

（3）不仅如此，按照该局负责人之一戴维·利连撒尔的说法，这一计划的实施，使得“在那个流域里，人民和他们的机构，在10年之内完全把这个区域的面貌改变了。……土地的生产力增加了许多倍。为青年男女提供的机会已经增多了。……人民现在掌握了现代的工具，正塑造着一个新的流域。”（4）

此外，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还在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的配合下，将电力输送到广大农村，彻底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著名史学家威廉·洛克滕堡写道，以往“缺乏电力使美国分为两种民族：城里人和乡下人。……农民无电动机械之利，在19世纪式的世界里辛苦劳动；农妇们怀着羡慕的心情，看着《星期六晚邮报》上城市妇女有洗衣机、电冰箱、真空除尘器的图像，却像前工业时代的农妇一般干她们那腰酸背痛的家务劳动。……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帮助〕农民们……把电线接到农村。最后，这个伟大的时代就要到来：在大雾山的山坡上，在上密歇根半岛的田野里，在大陆分水岭落基山脉的斜坡上，农民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夜里聚在一起，把大发电机开关一打开，就看到他们的家宅、仓房、学校、教堂在耀眼的灯光下突然显现。……到1941年，美国的农场10家已4家有电；到1950年，10家就有9家有电。”（5）

然而，罗斯福政府毕竟是垄断资产阶级代理人，它未能克服南部的种族偏见，却让协同管理局工作的地方机构有计划地将黑人排斥在外，不许他们参与此事并分享收益。其次，这个政府也不能克服垄断资本的阻力，使它提出的其他6个地区发展规划（6）得到国会的积极支持。

具有私营企业灵活性的独立国营公司

实施整个田纳西河流域综合治理与全面发展的计划，牵涉到7个州，要求所有有关州、县、市、镇当局及各种各样机构协调合作，国家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最适宜机构；而且，根据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的规定，虽然该局应向美国财政部上缴纯收益，并向亚拉巴马与田纳西两州缴纳部分出售电力收入，但该局的主要任务是改变田纳西河流域的贫穷落后面貌，消除阻遏整个美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降低全国电价，普及电力使用，以促进生产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这是私营公司不愿干的。所以该法规定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是一个超党派的国家机构。它的三位正、副局长在参议院的同意下，由总统任命。他们在任职期间不能从事任何其他事务，也不能与公用事业公司、肥料制造公司以及任何其他与该局经营电力与肥料发生利害冲突的企业发生财务关系。

但是，为了避免国家机构可能产生的官僚主义，而且如利连撒尔所说，“国营企业应当像它作为一个私营企业一样，产生与其成本同等或更大的收益和价值。”（7）因此，从它采用的具有灵活性经营方式来说，它是个像私营公司一样的公司。“它代表现代政府中一种真正新颖而富于想像力的设计。……它将不受那些不相干的国家界限的禁制，而且将是独立经营的、政府所有的公司。一旦开始运作，它将指挥自己的经营活动，偿还国会投资，并将其

‘利润’投入进一步开发工作。它的逐年的经费筹措（与管理）既不依靠州议会，也不依靠国会。这乃是政府企业经营活动的一般特点。”（8）

从所有制来看，这种“真正新颖而富于想像力的设计”，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所有制。国有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既创造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如防洪、发展航运、教育农民、改造落后地区以促进全国发展，使国家起一种上层建筑的作用；又大规模地经营电力、肥料等，并致力于降低电价，打破私营电业垄断，扩大电力使用，促进经济发展，使国家具有经济基础的属性和组织经济生活的职能。史学家林克和卡顿评论说：“它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很可能是‘新政’对美国政府的理论与实践的最重要贡献。”（9）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战胜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事例

美国私营电力工业在20年代已发展为120亿美元的垄断资本。它为了逃避国家干预，保证电力的垄断价格以谋求超额利润，开展了顽强而耗资巨大的宣传，甚至更改学校教科书，收买报纸，资助专业人员和组织。电业的控股公司投机诈骗，坑害人民。塞缪尔·英萨尔掌握的、由控股公司构成的金字塔式王国，包括150家各种公用事业公司（其中也有电力公司），有雇员325万。1932年元旦，它所拥有的证券实值在30亿美元以上。由于投机诈骗活动败露，几天之后，其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使大量持股人受到惨重损失。同时，电力垄断资本为维持垄断价格，还长期拒绝将电力输往农村。这种情况，早已引起广大群众的公愤，影响垄断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但是，哈定、柯立芝、胡佛三个政府执行的政策，“使政府不仅不参加企业而且也不管理企业，让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巨头在经济领域内为所欲为，并且把他们引进政府内部来制订政策。”（10）所以如前所说，虽然进步派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等阻止了哈定政府将马瑟肖尔斯的国营水利工程售与私人，但却未能防止国家在马瑟肖尔斯扩建水力发电工程的法案被柯立芝和胡佛否决。

罗斯福在任纽约州参议员和州长时，就已充分表明他对国营电力的热情和铲除有势力的私营公用事业公司胡作非为的决心。他还具有将电力输往农村的强烈愿望。就任总统后不久，他就乘全国大多数人支持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机会，要求国会通过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并在该法中规定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有权生产和出售电力，可以建设通往农村的输电线，特别是有权根据该局电力经营，确定电价“标准”，用以衡量私营电价是否合理。这种不利于私营电力公司垄断电价的规定，当然会受到私营电力公司反对。所以，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一开始工作，亚拉巴马电力公司就有一群股东诉请阻止该公司将某些财产售与该局。1935年2月，保守的伯明翰联邦地区法官在判决此案时，认为该局无权蓄意生产与出售电力，而且禁止17个城市购买该局威尔逊水坝生产的电力。这个判决，1936年2月在阿什旺德控诉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一案中，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不过，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中，只认定出售威尔逊水坝生产和经营的电力合乎宪法。见有此空子可钻，19个公用事业公司又于1936年5月控诉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要求颁布禁令，禁止该局除威尔逊水坝外再在其他地方生产和出售电力。由于当时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一系列“新政”立法的余波犹在，1936年12月，这些公司暂时胜诉。但是，从1937年3月起，联邦最高法院已逐渐转而支持“新政”立法。到1939年1月，在田纳西电力公司控告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确认了该局的合法性，并进而判决私营公司无权抱怨政府的竞争。这样，19家公司联合行动的领袖、共和国和南方公司董事长温德尔·威尔基才放弃了斗争，并于是年8月将该控股公司下属的田纳西电力公司的全部设备售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共和国和南方公司的停闭，标志着田纳西河流域公用事业中私营企业的末日。许多较小的公司，或者已售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或者不久就走上共和国和南方公司的道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很快就成为全国最大的电力生产者。1933年至1978年间，它的实际

发电量从1.5亿千瓦小时,增为1.18亿千瓦小时,增加近7.9倍。由于发电量大幅度增加,到40年代初,田纳西河流域居民交付电费每度只2美分多一点,而全国平均电费则为每度4美分多。到60年代初,全国其他地区电费平均每度2美分半,而该地区则不到1美分。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战胜田纳西河流域私人电力垄断资本和降低全国电价的斗争,是“新政”期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战胜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事例。有助于我们认识罗斯福“新政”正在开创一个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这也就是罗斯福政府经营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主要意义。

注释:

(1) 卡尔·德格勒(Carl N. Degler)编:《新政》(*The New Deal*),芝加哥四边形图书公司,1970年,第103页。

(2) 共有6000个农民互助社,在专家指导下进行各种试验。

(3) 出自戴维·利连撒尔(David Lilienthal):《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民主在前进》(*T. V. A. : Democracy on the March*)一书,转引自小艾尔弗雷德·罗林斯(Alfred B. Rollins, jr.)编:《萧条、复兴与战争:1929—1945》(*Depression, Recovery, and War: 1929-1945*),纽约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66年,第123页。

(4) 转引自德怀特·杜蒙德:《现代美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73页。

(5) 威廉·洛克滕堡(William Leuchtenburg):《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63年,第157—158页。

(6) 这6个地区为:大西洋海岸;大湖区和俄亥俄流域;密苏里河与北部雷德河;阿肯色、雷德与格朗德河流域盆地;科罗拉多河盆地;以及哥伦比亚河流域。

(7) 转引自小艾尔弗雷德·罗林斯编:前引书,第125页。

(8) 小艾尔弗雷德·罗林斯编:前引书,第98页。这是编者所选第18篇文献《合作共和国:1933年田纳西河流域法》所写按语中一段话。

(9)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〇〇年以来美国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卷,第101页。

(10) 德怀特·杜蒙德:前引书,第396页。

美国的人权外交与其全球战略

熊志勇

在今天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维护人权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本文讨论美国的人权外交特点。

一谈起人权问题,人们往往总是想到那几十个有关的国际公约,似乎这是一场法律上的斗争,若不充分引述国际条约就不足以证明自己立场是正确的。然而,喜欢用人权问题

开展外交攻势的美国却很少顾及这些条约。一些重要的人权国际公约它都没有参加,理由是这些条约的某些规定与其国内法相冲突,如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73年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和1984年的《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一位知情人这样评述说:“这个政府(指里根政府)的发言人在表示对违反人权事件的关注时极少引用国际人权宣言,在其官方声明中人们极难找到构成国际关注和行动的法律基础的国际宣言或条约。”(1)这种情况说明,美国的人权外交并非是针对人权问题本身,它另有企图。对过去十几年美国人权外交的起源和执行情况作个回顾,便能看清这个问题。

7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已不能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用的冷战战略取得优势。首先,美苏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经济上,据美方估计,苏联的经济力量在1950年相当于美国的30%,而在1970年时上升到55—60%。在军事上,1962年美苏战略核武器件数的对比,美国以四比一遥遥领先。但到1972年,苏联方面增加了7倍,美国只增加了1倍,二者相当。在常规军备方面,苏联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尼克松承认:美国“过去在和苏联的对峙的局面中,已经陷于不利的地位”。此外,苏联对东欧国家和古巴的控制,对北越的军火供应和在中东阿拉伯地区影响的扩大等情况都使美国感到不安。其次,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声望大大下降,尼克松总统主张从对抗走向谈判的缓和政策被视为是美国软弱的表示,一些盟友也不那么听从其发号施令。第三,60年代末美国国内的各种群众性运动尚未平息,越战失败又带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特别是水门事件的发生更加深了社会和政治的矛盾。美国人哈斯指出这是“对美国通过武力和施加经济影响来推行其生活方式的能力感到失望”的时代。(2)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统治者需要重整旗鼓,寻求一种新的外交政策来巩固美国在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学者评论说:“可以理解,新政府要为外交政策寻求一种与其前任方法不同的道德重心;可以理解,它要力图向美国公众和其他国家展示一种有吸引力的象征,使其外交政策合乎情理,并摆脱重复、支配和失败的污名。”(3)卡特在宣布竞选总统时提出:“现在需要重申和加强我们道德上、精神和政治上的信仰。”(4)后来,他又更详细地作了说明:“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基础不应是军事实力,也不应是政治力量或经济压力。它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即我们是正确的、诚实的、高尚的、真挚的和值得尊敬的。”这里所说的“道德重心”或“事实依据”就是要在人权问题上作文章。

由于谈人权问题往往同道德或信仰联系在一起,一些美国学者或官员声称人权外交是“理想主义”的。但实际上,美国政府要员和官方文件却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论述这种外交。卡特总统以“人权总统”而闻名于世。在他政府担任国务卿的马斯基曾明确地指出:“我们所作的这一切不是出于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也不仅因为它是正确的……。从最冷静和实际的意义上讲,我们认为强调人权就是要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5)当时,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在缓和的形势下同苏联进行一场新的较量,尽力遏制苏联的攻势,巩固和扩大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这也是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布热津斯基是这样说的:“我强烈地认为,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而着重强调将能向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显示我们民主制度的确实存在,与我们对手的政治制度和作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促进美国的全球性利益,使美国忠于最能反映美国的本质的这一观念,将是回答苏联在思想意识上的挑战的最好办法。”(6)里根政府中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布拉姆斯在1983年10月12日的讲话中说:“我们不得不作出的结论是,东西方的斗争与人权有极大的关系。有评论说这届政府把人权政策放在东西方的框架中,我现在可以承认这种评论不是一种批评,而只是说明了事实。在我们看来,阻止共产党集团夺取任何国家便是人权事业的真正胜利。”(7)可见,美国推行人权外交是有非常具体的目标的。虽然它的总方针是同苏联搞缓和,但它并不甘心只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还试图利用人权问题来打击苏

联。

为了推行这种人权外交，美国作了三方面的准备。一，制定了一批有关人权的法令，使人权外交有国内法可依；二，设立专门机构处理人权事务；三，编写年度人权报告，作为具体推行人权外交的事实依据。

70年代初，美国国会在批评尼克松的对外政策时提出了人权问题。1974年，美国国会在讨论贸易法案时，参议员杰克逊不顾基辛格的反对，坚持要把苏联对犹太人移民限制问题同最惠国待遇联系在一起。12月20日，国会通过了被称为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规定：如果非市场经济国家（1）不给予其公民以移民的机会或权利；（2）出于任何理由和目的对移民或移民所需的签证或其他文件征收高于正常的税款；（3）对那些因打算迁往其自行选择的国家的公民征收高于正常的税款、罚金、手续费或其他费用，美国将不给予这些国家以最惠国待遇。此后，国会又在几十个修正案和新法令中作出有关人权的規定。其中最重要的有3个。分别把军事援助、经济援助和财政援助同人权状况联系起来。1978年，国会对1961年的对外援助法令进行了修订。在第502B款中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主要目标是“增进对国际承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规定“对其政府持续大量违反国际承认的人权的国家不提供任何安全援助”，任何国际安全援助项目的安排都要有助于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声称美国不同那些不给予其人民以国际承认的人权的政府合作。1974年和1984年，国会两次修订了这个对外援助法令的第116款，规定不向“持续大量违反国际承认的人权的任何国家政府”提供经济援助，同时授权总统使用每年不下于300万美元的基金，“研究确定、公开实行鼓励或促进使国际人权宣言所提出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得到更好地遵守的项目和活动”。后来，国会又通过决定，第116款还适用于农产品的授受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保险业务。1977年的国际财政援助法令规定：美国将利用其在国际复兴和发展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影响和投票权来制止向“（1）持续大量违反国际承认的人权……，（2）给因劫持飞机犯下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个人提供庇护”的政府提供任何财政援助、贷款和技术援助等。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两项法令都给美国政府留下了回旋余地。第502B款规定在“特殊的情况下”，在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国务卿可以提出继续给予违反人权国家以安全援助。第116款规定的例外情况是“这类援助将直接有利于这些国家的需要帮助的人们”。^{（8）}这样，美国政府便可以以国家安全或人道需要为理由，对那些它认为虽违反人权但有必要提供援助的国家继续给予支持。

第二项准备是1977年国会决定在国务院内设人权和人道事务司。这个司的任务是：（1）了解世界各国的人权情况；（2）提出根据法律规定的政策建议；（3）起草给使馆的有关指示；（4）向使馆发出调查问题；（5）同各地区司及各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保持联系。

第三项准备便是由人权和人道事务司会同驻外使馆和其他有关部门和机构编写世界各国的年度人权报告。这份报告本是一种内部文件，但为了利用其内容的宣传作用，经删节后公开发表，以便对有关国家的政府形成一种压力。人权报告的内容反映了美国的人权观。1977年4月30日，美国国务卿万斯谈话中把人权内容划分为三个方面：（1）“人的完整不受政府侵犯的权利”，侵犯内容指折磨，残酷的、非人道的、或污辱性的待遇和惩罚，随意逮捕或监禁，不给予公平的公开审判和侵犯住宅；（2）“满足生活必需如食品、住房、医疗和教育的权利”，当然这种权利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要与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3）“享有公民和政治自由的权利”，这包括思想、宗教、结社、言论和新闻的自由，国内外移民的自由和参加政府的自由。这三方面的内容都包括在早期的人权报告中。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指出：“我们认为所有这三类国际承认的人权都是非常重要的。”^{（9）}然而，到了里根总统时期，美国政府却把人权内容减为两类：（1）人的完整不受侵犯的权利，（2）享有公民和政治自由的权利。1981年的人权报告的引言作了这样的解释：“经济和社会权的思

想很容易被施行高压的政府所滥用, 尽管它们不承认其公民享有人的完整的权利、有公民权和政治权, 但它们仍可声称它们在促进人权。事实上, 这种为镇压进行辩护的作法被广泛地使用, 决不应允许利用某一权力作为否认其他权利的借口。为此, 在今年的报告中基本上不再使用经济和社会权的说法。”〔10〕但里根政府在人权报告中加上了“工人的权利”一节。美国政府对人权范畴的这种理解一直延续至今。1990年人权报告的主要部分仍只包括: 对人的完整的尊重, 对公民权的尊重, 对政治权的尊重, 工人的权利。

虽然, 美国强调不能用某类权力来取代其他类权利, 但恰恰它自己也犯了这样的错误, 也就是以维护政治权和公民权为借口而否认经济权和社会权的重要性。美国人还有其他解释。一种说法是在政治权和公民权得到尊重的地方, 经济权和社会权也自然“得到关照”。这种解释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另一种说法认为经济权和社会权的标准不清楚, 很难判定其具体状况好坏。这种解释是很坦率的。的确, 即使在像美国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也存在很穷的人。然而美国政府公布人权报告的重要目的是打击其战略对手——苏联。对此1981年人权报告的导言作了这样的表述: “限制苏联所能发挥的影响就是对人权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在世界上坚持认真的人权政策就必须从政治上反对苏联, 一遍又一遍地使苏联集团违反人权的情况暴露在世界面前。”如果, 人权范畴包括经济和社会权的内容在当时很可能达不到其预想的目的, 还可能被别人借用来批评美国。

有了上述三方面的准备, 美国便可以在国际斗争中运用人权这个武器。对于其主要目标苏联, 美国采取了外交交涉、公开宣传和经济压力的方法。由于苏联拒绝向杰克逊修正案低头, 美国在1975年停止给苏联以最惠国待遇, 这种状况延续至今。1977年1月,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 支持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 批评苏联不给其言论自由是违背了国际承认的人权标准。2月, 也就是在卡特上台一周后, 他复信萨哈罗夫, 表示美国坚决支持他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将进行斡旋争取苏联政府释放政治犯。这是美国领导人第一次直接写信给苏联持不同政见者。2月18日, 美国又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要苏联提供有关被捕的不同政见者情况的要求。3月, 卡特与副总统蒙代尔在白宫接见刚刚流亡到美国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布科夫斯基。以后, 美国政府不断地发表声明和定期发布新闻, 还通过美国之音等传播工具来抨击苏联在处理不同政见者方面和其他违反人权的情况。如1986年的人权报告中说: “苏联在人权领域中的表现甚至不能达到可接受的国际标准的最低要求。宪法正式规定了大多数国际上承认的人权, 并保证要有教育、医疗和工作的权利。然而在事实上, 这些权利都受到国家利益优先的理由的限制。”1981年底, 美国以苏联支持波兰政府军管为由对它实行经济制裁, 包括限制高技术的出口, 推迟出售粮食的谈判, 停止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美国等。

除苏联外, 美国也利用各种机会在人权问题上打击东欧国家和其他受苏联支持的国家。如以人权状况极糟为由停止给越南、老挝、尼加拉瓜等国的援助, 谴责阿富汗政府的政治迫害行动, 制裁波兰。1985年12月11日是国际人权日。里根总统在发言中频频对所谓共产党集团国家进行攻击, 如指责罗马尼亚的宗教迫害、保加利亚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波兰继续禁止团结工会、埃塞俄比亚利用饥荒惩罚其部分人民等。

当然, 在人权问题上受到美国干预的国家不只是苏联及其盟友, 还包括一些拉美及非洲、亚洲的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美国政府常常声称在实行人权外交方面它是一视同仁的。如1977年, 美国停止向阿根廷、乌拉圭等5个被视为严重违反人权的拉美国家出卖警察装备。70年代末, 美国停止对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军人独裁政权的军事援助。1983年, 因菲律宾反对党领袖阿基诺被刺, 里根总统取消了对菲律宾的访问。1985年, 他又在国际人权日的讲话中表示对菲律宾脱离民主传统的趋势“十分关注”。但这种措施都是临时性的。如为了支持萨尔瓦多亲美政权同游击队的作战, 美国很快恢复并大量向其提供军援和经援。美国政府仍批准通过私人公司向危地马拉出卖一些军事装备。

为了说明美国的这种作法,用南非和南朝鲜的典型例子来作个分析。南非是一个以坚持实行种族歧视政策而臭名昭著的国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不同的方法反对其政府。美国政府也一再表示反对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1977年,美国在联大投票支持对南非的武器禁运。1978年,美国代表在联大会议说:“美国政府向南非政府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强调我们对人权的支持,呼吁消除种族歧视,全体南非人民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参与政治。”1986年10月,里根总统批准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然而,美国政府这么作并非是基于维护人权的道义,更多的是从其政治和经济利益来考虑。从政治上讲,美国非常担心苏联利用这个形势来扩大在非洲的影响。万斯国务卿曾表示:“阻止苏联和古巴利用南非种族冲突的最好方法是美国支持由大多数人进行统治的事业。”〔11〕从经济上讲,美国同南非有着密切的关系。20%以上的南非外来投资是来自美国的公司,以1984年的统计来看,投资额达到150亿美元。南非向美国提供大量的战略矿产品,1980—1983年间,南非开采出的钴矿石的61%,铬矿石的55%,铂矿石的49%等都出口到美国。因此,美国不想以人权为名对南非采取非常坚决的措施。1979年联大期间一些国家提出三项有关南非的提案,一是停止在原子能领域同南非合作;二是停止与南非的任何经济合作,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考虑制裁问题;三是要求安理会宣布所有同南非的军事和核合作都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采取强制性措施停止向南非提供这方面的物资和技术援助。联合国绝大多数国家投票支持这个提案,而美国投了反对票。1981年以后,里根政府主张用和平的方式逐渐影响南非当局来改变其政策,反对施加压力。为了避免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1985年9月,里根曾发布一个对南非部分经济制裁的命令,如禁止向南非政府贷款,但那些用于教育、住房等有利于全体南非人民的贷款不在此列。

美国对南朝鲜的政策也有类似特点。南朝鲜政权一直保持严重违反人权的纪录。曾在美国国务院负责朝鲜事务的官员拉纳德评论说:“只要没有民主制度,只要不遵守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南朝鲜就会继续是个不稳定的国家,一个不断给亚洲带来麻烦的因素。”〔12〕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南朝鲜当局表示对那里的人权状况的关注,希望有所改善。卡特于1979年访问南朝鲜时曾向主人提出一批政治犯的名单,表示关心他们的命运。对于被逮捕的反对党领袖金大中,美国要求公开审理,不得处以死刑,并最终迫使南朝鲜当局于1982年将其释放。1983年里根访问南朝鲜时也表达了同样的关注。1977至1980年,美国5次在亚洲开发银行和2次在世界银行讨论对南朝鲜的贷款时投了弃权票。但是正如万斯指出的那样:“鉴于南朝鲜对于日本安全和我们东亚政治军事地位的重要性,我建议我们继续在(人权问题上)施加压力,但不要把它同我们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联系起来。”在卡特任期内,每年美国向南朝鲜提供从1.3亿到2.76亿美元不等的军事援助。1980年,光州发生抗议戒严的示威。当局派军队镇压,死亡市民达数百人。事后,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总裁仍按原计划访问南朝鲜,并同意增加贷款。1983至1985年,美国政府支持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给予南朝鲜16笔贷款,合计11亿多美元。

可以认为,美国对南非、南朝鲜及其他一些亲美政权所采取的政策是美国政府总结经验的结果。在冷战时代,为了执行反共的战略,美国到处支持那些右翼的独裁政权,如南越的吴庭艳、南朝鲜的李承晚、海地的杜瓦利埃等。其结果严重地破坏了美国的“民主形象”。因此,70年代后,美国很注意同那些右翼独裁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助理国务卿艾布拉姆斯说:这是为了使“美国与违反人权无牵连”。〔13〕美国的这种作法初见成效。菲律宾、海地、南朝鲜等国的独裁政权相继垮台,民主化倾向加强。这同美国的政策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从以上的事实和分析可以看出,在1989年以前,美国人权外交的出发点并非是单纯地就保护人权谈人权问题,因为它在贯彻所谓国际人权标准和本国的法律时是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具有很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它的出发点也不能狭窄地视为是意识形态。因为美国不仅抨击苏联集团,也同样对右翼独裁政权进行批评和有限度地施加压力。另外,值

得提到的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70年代中,美国政府从反苏战略考虑,放弃了坚持几十年的反华政策,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虽然在1989年以前,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情况也持批评态度,如1988年的人权报告指责中国实行“极权统治”,司法不独立,公民自由受到严重限制,在西藏问题上侵犯人权等;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指责中国实行强迫性堕胎。但是,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没有采取更多的“惩罚性”行动。美国曾有人指责政府向中国出售军民两用高技术不符合与人权有关的法律,国务院官员回答说:不出售这种装备“对中国的人权情况也不会有多大影响”,“作出向中国提供先进技术的决定是基于纯粹战略的理由,人权因素对这个决定不起任何影响”。(14)因此,本文的结论是,1989年以前美国人权外交的出发点是其全球战略,即同苏联争霸的需要使它对苏联集团及其他有碍于同苏联进行较量的国家采取以保卫人权为名的行动。

1989年,世界发生巨变。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相继脱离苏联的控制和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对于这个重大的转折,美国的人权外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苏联集团不复存在,苏联本身也困难重重。在新形势下,美国的战略正在调整。它的人权外交的重点也势必发生变化。1989年中国发生了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美国立即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国,在西方国家中它率先采取制裁措施。两年过去了,其他西方国家都已先后放弃制裁的政策,逐步恢复同中国的各种交往。但美国依然坚持原来的态度。最近,美国国会中甚至出现了一股反对继续给予中国以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声浪。是否中国如当年的苏联那样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布什总统的看法是否定的。在今年5月27日的讲话中,他在指出中国在亚太地区、国际组织中的重要作用之后,表示:“只要我们有机会同中国合作,我们就要利用这种机会。”所以,美国没有从争霸的角度用人权武器来攻击和孤立中国的需要。那么,美国是否单纯地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呢?回答依然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尚未放弃在人权外交上的“选择”作法。于是,剩下的问题便是美国是否要突出人权外交的意识形态特点?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点可能性最大。作为新战略的一个部分,美国将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的全面进攻中使用人权武器。在全球结束冷战后会出现局部地区的冷战状态,这就不能不使人担忧。

注释:

- (1) A. Mover, *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Y. 1987, p.60.
- (2) *Ibid.* p.13.
- (3) K. Oye, *Eagle Entangled*, N.Y. 1979, p.168.
- (4) D. Kucharsky, *The Man from Plains*, N.Y. 1976, p.87.
- (5) *Ibid.* (1), *op.cit.* p.25.
- (6)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146—147页。
- (7) *Ibid.* (1) *op.cit.* p.25.
- (8) 参见 D. Forsythe, *Hum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Florida 1988, pp.175-186.
- (9) F.Baumann, *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hio 1982, p.15.
- (10)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For 1981*, p.6.
- (11) *Ibid.* (1), p.124, p.126.
- (12) *Ibid.* (1), p.138, p.139.
- (13) *Ibid.* (1), p.42.
- (14) *Ibid.* (1), p.102, p.29.

树欲静而风不止

——近年来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

郑永平

美国国会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决策者之一。从本世纪40年代末到1989年夏,40年间国会对待中国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缓慢转变的过程。在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的第一个10年里,国会坚持与中国为敌,推动历届政府奉行对华遏制和孤立的政策。从1959年开始的第二个10年里,国会内外开始出现一股以重新研究中国为起点,最终导向主张松动对华关系的潮流。其中,国会参议院外委会举行的一系列有关听证会可以算作几朵引人注目的浪花。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这种转变为在下一个10年里打开中美关系之门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中美建交以后,大多数国会议员都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全面关系,他们对中国的改革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们在对华政策方面基本上与美国政府协调一致,但他们的确更注重人权、民主这些问题而不像行政当局那样优先考虑的是战略利益。从这一点来看,1989年夏季以后国会在对华政策上的态度转变也是顺理成章的。

1989年6月4日以后,美国国内舆论对中国政府的印象骤然改变。根据1989年3月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当时有72%的美国人对中国政府心存好感。但3个月后根据《洛杉矶时报》6月14、15日的电话调查表明,78%的美国人对中国政府怀有恶感。

(1)美国国内社会情绪的这种巨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影响到与选民有密切关系的国会的对华政策。事实上,“六四”以后不久,国会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尤其是6月下旬以后,与布什政府的态度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在“佩罗西法案”、对华经济制裁立法化、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等重大问题上国会都提出了与政府相左的政策,双方也为此展开了一次又一次明争暗斗。

—

“六四”以后,布什首次提出的对华制裁措施中带有允许中国留美学生延长留美时间的内容,除此之外,有许多国会议员提出支持中国留学生滞留美国的多项议案,其中以佩罗西众议员提出的众议院HR2712号法案(佩罗西法案)最有代表性。

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向西方派出了数万名留学生及访问学者,其中约4万人在美国,他们大部分持J-1签证。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凡是持J-1签证的中国留学人员在学习访问期满后必须先回中国服务两年才能申请其他种类的签证。

6月21日,来自华人聚居区的旧金山地区的民主党众议员南希·佩罗西提出众议院HR2712号法案,要求免除1989年6月5日以前在美的持J-1签证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两年才能改变身份的限制,直至1993年6月5日之前他们都有权申请改变身份,并且准许他们在美国合法地寻求临时性工作。附议支持这项《1989年中国移民紧急救援法案》的众议员有259名之多。(2)

7月20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移民、难民和国际法小组委员会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了这项议案。(3)7月28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也以同样方式表决通过。(4)7

月31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以口头表决通过了“佩罗西法案”,〔5〕8月2日,参议院也以同样方式予以表决通过,并做了补充和修正。〔6〕第一,参议院提出只对签证在1990年6月5日以前到期的持J-1签证的中国留学人员免除回国服务两年的要求。第二,共和党参议员阿姆斯特朗的修正案提出:美国司法部应对那些因拒绝实行堕胎和绝育而担心在中国国内受到政治迫害的中国公民申请在美国政治避难的要求给予最充分的可能的考虑。

起初,众议院不同意参议院阿姆斯特朗的修正案。众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布鲁克认为保护在美国的中国留学人员与参议院关于人口政策的条款风马牛不相及。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协调磋商,参议院同意把阿姆斯特朗修正案略作修改,把要求司法部对由于人口政策原因而提出政治避难的申请给予“最充分的可能的考虑”改为给予“仔细的考虑”。1989年11月19日,众议院以403票对0票通过“佩罗西法案”。20日,参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该法案。〔7〕

国会于1989年11月21日将“佩罗西法案”送交白宫。但是布什11月30日否决了这项法案,而另外以行政措施的方式提出:

(1) 免除持J-1签证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两年的限制,直至1994年1月1日以前他们都有权选择是否改变身份。

(2) 对于1989年6月5日以前到美国的中国公民,准许他们继续合法移民。

(3) 准许1989年6月5日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人员合法地在美国工作。

(4) 当中国留学人员的非移民签证到期时,只发出到期通知,不进行强制性遣返。〔8〕

美国国会,尤其是民主党议员对布什否决“佩罗西法案”十分不满,加上12月斯考克罗夫特北京之行中透露出来布什曾于7月上旬,亦即布什发布限制中美高级官员交流的命令之后仅十几天就曾派遣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问过中国;12月19日,布什又取消了美国进出口银行对中国贸易融资的禁令和向中国出售卫星的禁令,国会决心在“佩罗西法案”问题上与布什一争雌雄。

1990年1月23日,国会复会,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要推翻布什对“佩罗西法案”的否决。虽然布什表示他对“佩罗西法案”的否决是在国会休会期间行使的“搁置否决”,但是众多议员发誓要重拟一份与原法案分毫不差的法案再交国会讨论通过,面对这种局面,布什最终还是把“佩罗西法案”退回了众议院,这样,国会便依照宪法规定的有关程序讨论布什的否决,即当总统将议案连同他的反对意见送还该议案最先提出的院,如果该院和另一院均有2/3的多数票同意通过原案时,总统的否决即告被推翻,原案即应成为法律。1月24日,众议院以390票对25票的悬殊比数推翻了布什的否决,将原案移至参议院表决。参议院里的力量对比也对布什极为不利,只有少数共和党参议员支持布什对“佩罗西法案”的否决。在参议院表决之前,布什政府全力以赴,重点游说共和党参议员,希望他们坚持党派利益,支持布什。布什本人也亲自出马,给参议员们打电话,举办早餐会,解释自己的立场,再三申明他保证不强迫中国留学人员返回中国。1月25日参议院的表决结果是,反对和支持布什的票数为62票对37票,〔9〕反对票不足总数的2/3,因而国会推翻布什对“佩罗西法案”的否决的努力终告失败。布什虽然赢了这一回合,但是“佩罗西法案”之争却标志着长期以来在对华政策上美国两党一致、府会相依的局面结束了。

二

几乎在讨论“佩罗西法案”的同时,国会在制订对华经济制裁法案方面也毫不放松。

1989年6月5日,布什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的首批制裁措施包括:

(1) 暂停向中国的武器出口,包括政府间和商业销售在内的一切武器出口。

(2) 暂停双方军事人员的交流。

- (3) 心怀同情地审查中国留美人员要求延长居留时间的申请。
- (4) 通过红十字会对受伤人员提供援助。
- (5) 根据中国局势的发展继续审查中美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10)

布什拒绝召回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也拒绝采取经济方面的制裁。

6月6日，众议院以406票对0票通过第136号两院共同决议。该决议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法塞尔、外交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索拉兹、外交委员会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雅特伦、共和党众议员布卢姆费尔德、里奇、贝罗特等人共同起草。决议谴责中国政府，支持布什的制裁措施，并呼吁中国政府结束戒严。(11) 参议院以100票对0票通过参议院142号决议，进一步要求布什政府与盟国磋商，共同对中国采取制裁，并建议布什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 重新审查美国进出口银行及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对华贸易提供的保险与补贴。(2) 根据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来决定是否给中国颁发出口许可证。(3) 增加“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节目时间。(12)

如果把国会和布什政府的行动加以对比，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布什政府意欲把对华制裁的范围限制在军事合作领域，并力求保持灵活性，而国会则要延伸到经济领域，这为日后双方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愈演愈烈埋下了伏笔。

6月中旬，当中国政府处理了北京—上海的162次列车被焚事故之后，美国国会对中国政府的指责急剧升级，国会与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虽然布什在6月20日以后宣布追加对中国的制裁，暂停中美副部长级以上官员的互访，要求国际金融机构暂缓考虑给中国的贷款，等等，但他仍然坚决拒绝召回李洁明大使，也反对对中国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或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且，布什政府还一再表示不能使中美关系破坏殆尽。6月27日，布什对记者谈话时指出，与中国保持关系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13) 贝克在纽约市亚洲协会的演讲中也为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辩护。他说：“我们与另外一些国家已遵循惯例中止与中国的商业来往，但我们与全世界其他国家不应让我们对这次镇压行径的反感来迷住自己的眼睛，以至对他们的改革施加压力。中国遭受了悲剧性的倒退，但事情并未完结，正如总统所说：‘共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对倒退的反应必须是鼓励事物进步而不是加以阻碍’。这就是我们行事谨慎的原因。轻率地把过去20年间精心建立的具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拆毁，并不符合我们或中国人民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对那些游行支持天安门学生的几百万人民的民主愿望来说，这种做法无补于事。”(14)

行政当局的言行越发激起了国会内部反对中国政府的浪潮。国会两院的议员认为布什政府对中国的反应过于软弱，“没有反映出美国人民的愤慨”，能够代表美国人民说话的已经非国会莫属了。因此，6月29日众议院不顾行政当局的再三呼吁，以418票对0票通过了事先经过两党协商而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法塞尔提出的对华制裁的议案，把它作为《1990—1991财政年度对外援助授权法案》(HR 2655号法案)的一项修正案。该修正案提出的制裁措施主要包括：

- (1) 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在中国进行投资的美国公司暂停给予保险或融资。
- (2) 暂停向中国出售军用品。
- (3) 中止与中国签订的利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商业卫星的合同。
- (4) 扩大总统宣布的对华核能设备、技术出口实行限制的范围。暂停颁发有关出口许可证。
- (5) 中止中国参加由国际开发署主办的一项贸易促进计划的资格。
- (6) 禁止向中国出口用于探测和防止犯罪活动的警用设备和仪器。
- (7) 与巴黎统筹委员会磋商，停止放宽对中国高技术出口的限制。(15)

众议院的修正案允许布什撤销任何一条或全部制裁措施，但他事先必须向国会提出报告，声明是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或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已有进展（如解除戒严，停止对

以非暴力方式表达其政治信仰的人的报复与处死，释放政治犯，对言论、新闻、集会、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尊重以及停止对“美国之音”的干扰等)。7月14日，参议院以81票对10票通过了这项众议院提出的议案(并通过了由参议院两党领袖乔治·米切尔和罗伯特·多尔联合提出的参议院的修正案，把它附在《1990财政年度国务院授权法案》(S 1160号法案)之中。参议院的修正案要求：

(1) 美国进出口银行立即停止一切对华出口的补贴。

(2) 美国财政部应命令驻世界银行或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美国代表反对这些机构对华提供新的贷款。

(3) 总统应立即重新审查全部中美经济关系，包括美中所有双边贸易协定、美中合作发射卫星的双边协定、核能合作协定以及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是否适当。

(4) 总统应与西方七国首脑磋商对华采取共同经济对策的可能性，并与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国磋商，审查中国在该组织的观察员地位和中国加入该组织的权利。(16)

参议院的修正案给予布什更大的灵活性，只要他能向国会证明取消对华制裁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非众议院限定的“国家安全利益”)，他便可以取消任何一条或全部制裁措施。7月21日，参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了《1990财政年度国务院授权法案》(S 1160号法案)。

带有制裁中国的修正案的《1990—1991财政年度对外援助授权法案》(HR 2655号法案)由于涉及到美国的中美洲政策而引起国会内外的争论，最终未能在参议院通过。于是，众议院又把其制裁中国的修正案附到众议院的国务院授权法案(HR 1487号法案)里。1989年11月15日、16日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了《1990财政年度国务院授权法案》(HR 1487号法案)。11月21日布什以该法案中与“伊朗门事件”有关的某些条款侵犯了总统的外交权力为由否决了这项法案。众议院马上撤回HR 1487号法案，删去了布什不同意的条款，将法案编号改为HR 3792号法案后，再次表决通过。1990年1月30日，国会复会后，参议院以98票对0票通过了这项《1990财政年度国务院授权法案》(HR 3792号法案)。在已经赢得了对“佩罗西法案”的否决之后，再加上该法案中制裁中国的修正案给予了他很大的灵活性，布什这次没有再否决这项法案，他于1990年2月16日签署了这项法案。

实际上，在此前后中美关系已出现若干松动的迹象，主要表现在：

(1) 1989年10月，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访华期间几乎所有主要的中国领导人都会见了他们。中国最高领导人一方面指出中美关系的现状不是由中国方面造成的，应由美方首先采取主动来修补关系；另一方面一再强调只要美方采取主动，中国方面一定会作出积极的反应。(17)§(2) 1989年12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伊哥尔伯格以向中国通报美苏首脑会谈内容为名义访华，受到中国方面高规格的接待。他们两人的北京之行等于突破了中止美中高级官员访问的禁令。

(3) 1989年12月19日，布什以有利于国家利益为理由，取消了美国进出口银行不得向对华出口提供补贴的禁令。同日，布什还解除了向中国出售商业通信卫星的禁令。

(4) 1990年1月10日，中国政府宣布解除在北京部分地区的戒严。将近8个月的北京戒严状态正式告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表示欢迎。

(5) 1990年1月18日，中国政府释放573名参与1989年北京风波的人员。美国政府发言人对此表示欢迎。

(6) 1990年2月，美国政府支持国际开发署为中国华北地震灾区提供3000万美元的援助。

(7) 1990年4月4日，美国政府欢迎中国政府恢复富布赖特学术交流计划。

(8) 1990年4月7日，布什祝贺由中国“长征”火箭发射的“亚洲一号”卫星发

射成功。

纵观上述,基本上都是布什行政当局在采取措施以缓解中美紧张关系,国会在中国问题上却并不罢休,是否继续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成了国会关注的又一个热点。

三

中美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始于1979年。美国通常不给予“非市场经济国家”以贸易最惠国待遇。根据《1974年贸易法杰克逊—万尼克修正案》,如果这类国家不剥夺本国公民移居外国的权利、不对移民外国或有移居外国意愿的公民征收过高的税款,那么美国可以给予这些国家最惠国待遇;如果这类国家不具备上述条件,它也有可能获得最惠国待遇,但前提条件是美国总统必须向国会提出报告,证明他不坚持对对方的上述要求有助于促使对方放松移民限制或者总统本人已得到对方将放松移民限制的保证。总统的报告必须得到国会批准才能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并且,以这种方式给予的最惠国待遇的期限只能为一年,到期后是否延长须由国会两院一致通过决议,再由总统签署方能生效。如果总统否决这项决议,参众两院必须各以2/3的多数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否则,总统的决定便是最终决定。

1979年7月7日《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在北京签署,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对来自或输出至对方的产品应相应给予最惠国待遇。(18)10月23日卡特将该协议提交国会,他宣布他将对中国放弃《1974年贸易法》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规定的限制。1980年1月24日,国会两院批准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2月1日,中美双方互换照会,确认该协定自即日起正式生效。从此以后,美国总统每年都提出延长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国会也未表示过异议。

中美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促进了双方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且对香港的商业繁荣和社会稳定造成了良好的影响。尽管十年来中美双边贸易中也出现过一些局部性的、短时期的摩擦,但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都能达成谅解,从未发展到对最惠国待遇本身产生怀疑动摇的地步。1989年夏季以后,这个问题带上了政治色彩,尤其是1990年初《1990—1991财政年度国务院授权法案》通过以后,一部分国会议员开始酝酿中止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随着5月份重新审议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日期的临近,这个问题越发引人注目。

在国会内,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为代表的一大批议员强烈主张中止给予中国已10年之久的最惠国待遇。米切尔抨击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一项失败的政策。他指出,布什过分依赖秘密外交但却没有带来什么成果。相反,中国政府继续严厉对待持不同政见者;中国取消了与格鲁曼航空公司5亿美元的合作计划;中国对出国留学提出了更严格的限制;对外国人前往西藏旅行提出了新的更严厉的限制;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增加了对红色高棉的援助;还有消息说中国仍在向伊拉克出售导弹……米切尔告诫布什不要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再犯错误。(19)

也有少数议员反对取消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众议员道格·伯尤特在众议院发言时就援引美国《商业日报》的社论文章争辩说,取消最惠国待遇将与美国的本意相违,会打击中国国内的改革派,同时引起中国的报复,反过来又打击了美国农民的利益。(20)但是,相比之下,持这种观点的议员们显得势单力薄。

第三派如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多尔等人最初犹豫不决,他们想要在布什做出决定后再表态。他们内心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人权等问题上转变态度,他们担心取消最惠国待遇会逼迫中国退回孤立状态,同时损害在香港的美国商人的利益。但他们又对中国政府已做出的让步不满足。(21)

5月24日,布什决定继续延长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一决定在国会引起轩然大波。

所罗门、米切尔、里奇、迪克森、汉弗莱等人强烈反对布什的决定和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肯尼迪呼吁国会推翻布什的决定，(22)其中一个理由是，杰克逊-万尼克法案原本与移民有关，而中国政府自1989年6月以来非但很少对布什的姿态作出反应，相反却对移民和出国留学大加限制。

多尔支持布什的决定，他援引白宫在宣布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所做的解释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第一，美国在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1989年美国对华出口接近60亿美元，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农业、航空、化学依赖对华出口，中国市场对于某些美国公司的存亡具有决定性影响。

第二，取消最惠国待遇会打击香港经济。

第三，取消最惠国待遇会打击中国国内的改革力量，增强保守派的势力。

第四，取消最惠国待遇可能会使中国现在就退回到孤立状态中去。

第五，美国政府颁布的对华制裁措施仍然有效，因而延长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不会给中国领导人传递去错误的信息。

第六，中国达到了每年17000人的移民标准。

第七，延长最惠国待遇并不是给予中国新的优惠，而且只是延长一年。(23)

但是这番见解却不为强烈主张取消最惠国待遇的议员所接受。参议员汉弗莱提出要把人权因素置于首位。他认为最惠国待遇并不是像布什所说的是“日常贸易活动”的基础。贸易第一，人权第二的政策是一种可耻的外交政策。没有任何商业利益或投资利益能超过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其次，他着重反驳了“取消最惠国待遇会打击香港和中国国内改革派”的说法。他说：“布什总统宣称，除了其他影响之外，取消最惠国待遇将会伤害香港并且拆中国改革派的台，但我却看不出有这种因果关系。情况恰恰相反，延长最惠国待遇会伤害改革派，延长最惠国待遇是向保守派证明他们的残忍可以不受惩罚，它将延长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残酷的控制，北京的老人们掌权的时间越长，香港受的损害就越多。”(24)他对于“美国已经并且仍在制裁中国”之说更是大加鞭挞：“如果那些措施还能被称为制裁的话，它们也正在被日削月割，直到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根据所谓制裁，军事交流被认为已经停止了，但是美国军事公司仍与中国政府进行军售项目的合作；三枚卫星的出口许可证也在去年12月签发了；商业飞机销售恢复了，尽管其导航系统可以用于军事。……国务卿贝克已经会见了中国外长；副总统奎尔会见了中国大使，……北京政权没有从美国感受到任何真正的压力。布什总统今天早晨的声明将使北京确信它会继续不受任何真正的压力。这对于中国人民和我们来说都是不幸的，因为它使我们看上去像个玩世不恭和一味赚钱的国家。”(25)

众多议员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有条件地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议案。

皮尔参议员认为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是国会对华政策的最大难题之一。一方面国会不想伤害中国的改革力量和香港，另一方面又要让北京的保守派改变其无视人权的政策因而他提出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必须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进步：

(1) 释放在中国和西藏的政治犯；

(2) 结束对“美国之音”的干扰；

(3) 中止对柬埔寨红色高棉一派的武器供应。(26)

雅特伦提出，作为众议院人权与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他认为在“六四”以后延长最惠国待遇有悖于美国的人权政策。他提出一项两院联合议案，要求总统在6个月后就中国的人权状况向国会提交报告，如果总统认为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重大改善，那么美国将中止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他在解释自己的提案时说：“这个办法使总统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对北京政权保持压力。与此同时，保持我们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那些寻求民主改革的力量之间的联系。”(27)

皮斯等 11 人在众议院联合提出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提案，其主要条件是：

- (1) 停止自 1989 年 6 月 3 日以来的侵犯人权的行。
- (2) 中止在中国境内，包括在西藏的戒严。
- (3) 停止给红色高棉的援助，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达成柬埔寨问题的持久解决方案。

(28)

本杰明·吉尔曼提出如果中国政府达到以下几个条件，则美国可以给中国延长 6 个月的最惠国待遇：

- (1) 释放政治犯和宗教犯。
- (2) 允许人权组织进入中国和西藏。
- (3) 停止骚扰中国学生和中止对“美国之音”的干扰。
- (4) 与达赖喇嘛进行谈判，以便公正、合理地解决西藏问题。(29)。

米切尔在参议院提出 S 2836 号议案，要在布什的决定上附加条件，要求中国政府：

- (1) 释放 1989 年 6 月 4 日以后逮捕的政治犯。
- (2) 允许新闻自由，包括中止对“美国之音”的干扰和取消对中国和外国记者的骚扰和限制。

- (3) 停止对在国外的中国学生和其他人员的骚扰。
- (4) 停止对民运成员的迫害。
- (5) 允许无限制移民，包括出国留学自由。
- (6) 停止在中国和西藏的宗教迫害，释放被逮捕的宗教组织的领袖和成员。(30)

米切尔的提案得到汉弗莱、巴顿、肯尼迪、迪康悉尼、莫尼汉等许多议员的附和。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议员提出取消中国的最惠国的议案。如兰托斯、波特两人共同提议把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止一年。(31) 所罗门等提出的 647 号联合决议直截了当地表示：“美利坚合众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大众决议，国会不同意总统 1990 年 5 月 24 日依据 1974 年贸易法案第 402 条第 3 款的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的延长的权利”。(32) 在议会辩论过程中，支持所罗门的多数派和反对所罗门的少数派各执一端。

支持所罗门的议员如雅特伦、巴顿、列文等人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自“六四”以来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进展，因而中国不应当继续享有最惠国待遇。米勒、特菲肯特等人既不满布什的对华政策，也不满美国的外贸政策，认为限制太松，因而也支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舒勒茨、鲁斯欧等着重从中国限制学生出国留学的角度出发，主张中止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反对所罗门的议员虽然也从人权状况、美国的经济利益、西方在中国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反驳，但终究显得力不从心。最后，10 月 18 日众议院以 247 票赞成，174 票反对，12 票弃权的票数比通过了所罗门的提案，(33) 同时还分别通过了佩罗西和波特提出的两项修正案。“佩罗西修正案”要求在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之前，总统必须能够向国会证明中国政府已经开列出被拘留和被起诉的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中国公民的名单并已将他们释放；总统必须证明中国已朝向其他人权目标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中国政府在结束对中国和西藏的宗教歧视和释放所有宗教团体的领袖和成员方面有实质性进步。该修正案以 347 票对 74 票通过。(34)

“波特修正案”要求在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之前，总统必须向国会报告中国执行 1984 年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联合公报的情况；美国政府要为美国在华企业树立某些人权原则；国务院要向国会提出关于美国公司遵守这些原则的情况的报告。该修正案以 409 票对 7 票通过。(35)

众议院将所罗门提案移交参议院审议。然而此时正值国会与总统为了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方案争论不休的时候。国会驳回了布什提出的以增税为核心的预算计划，提出了国会拟定的临时拨款法案，不料布什以否决该法案并宣布关闭政府机构作为回敬。迫不得已，国会众、

参两院加紧制订新的预算计划，根本无暇顾及对所罗门提案的进一步讨论和审议。这个议案终于不了了之。

从1990年美国众议院对所罗门提案的辩论过程中可以看出，当时两派争执的焦点在于：

（1）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否有改善：

支持所罗门的议员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自从“六四”以来就一直没有改善，而且朝着继续恶化的方向发展。反对的一方则举出中国政府允许方励之李淑贤夫妇出国、北京和拉萨解除戒严等事例加以反驳。

（2）中国在准许移民方面是否符合标准：

所罗门的支持者认为中国政府在1989年以后对于出国留学的学生所加的5年服务期过长，收取的培养费按照中国工资水平来说过高，是违背自由移民的原则的。但是反对的一方则提出中国大陆每年移民美国的总人数已达到17000人，而且即使在1989年夏以后仍保持了这个数目，因而如果严格按照杰克逊—万尼克法案办事的话，中国应该继续享有最惠国待遇，况且就连万尼克本人都反对中止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3）取消最惠国待遇是否会打击改革派：

主张延长最惠国待遇的议员认为如果中止这项优惠，那只会打击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正在蓬勃发展的改革势力，这是违背美国的本意的。但是米切尔等人争辩说，现在美国什么都不做对改革派同样有害。

（4）取消最惠国待遇是否能给中国领导人一个信号：

对最惠国待遇持慎重态度的议员认为如果取消了最惠国待遇，那么西方将失去在中国的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将又一次被打断。激进派则认为取消最惠国待遇将能给中国领导人传递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即“六四事件”在西方的头脑中仍然并将继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

（5）美国的经济制裁是否有效：

对此双方的意见截然相反。一方认为现有的经济制裁早已名存实亡，根本就不起作用，这也是他们呼吁取消最惠国待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一方则认为现有的制裁已经在起作用，没有必要再取消最惠国待遇。

（6）取消最惠国待遇是否会打击香港：

延长派主张延长最惠国待遇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香港的经济受最惠国待遇的影响很大，如果取消那就会沉重打击香港和香港人民，对于人心已经不稳的香港造成更大的冲击。取消派的论点是香港人心不安是中国政府造成的，如果不“惩罚”一下中国政府，则更会加剧香港人的不安心理，所以，取消最惠国待遇正是为了1997年以后的香港着想。

（7）战略因素是否依然重要：

一部分议员从全球战略角度着眼，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仍然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朋友，因此在处理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应当有全盘考虑。另外一部分议员则认为现在整个世界局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该墨守成规，不能还像过去那样迁就中国政府。

上述种种问题以人权问题为核心，虽然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尝试在1990年未能成功，虽然1991年中国仍有较大可能继续赢得最惠国待遇（对于1991年美国国会审议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过程作者拟另文探讨），然而只要中国大的政治环境没有改变，那么最惠国待遇问题将势必年复一年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美国国会也势必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系列事实表明,1989年以后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一改过去依赖、附和行政部门的传统作法,亟欲“代表美国人民说话”,要“走在行政机构的前面”。发生这种变化有多方面的原因。

美国人素以讲求实用而著称于世,但同时他们又相当重视精神信仰和道德观念。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人们有在不受政府和其他人的干涉的情况下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即自由权;人人生而平等;人们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是属于天赋的不可转让的权利;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是由社会契约规定的,为了保障人们的天赋人权才在人民中间成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只能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到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时候,这个政府本身就违背了社会契约,作为被统治者的人民也就没有义务继续履行这种契约,他们就有权利来改变或废除这个政府,以建立新的政府。自有《独立宣言》以来,所有这些都成为美国人视为最基本的不容侵犯的信仰准则。中美两国政府当然不可能对“六四”事件有相同的认识和评价。而且,美国认为自己的社会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们为自己的制度感到自豪并进而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它推广到全世界,美国理应成为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者和人权的维护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似乎已化作美国的一种道义上的义务。美国国会视自身为专制的对立面,因而在这方面自然以一种当仁不让的姿态积极活动。1989年春末夏初中国局势的发展变化吸引了大批外国记者,他们云集北京的最初目的是报道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新闻,但很快他们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国内局势。借助现代化的传播技术,大量的文字和图像报道传到美国的千家万户,对于美国国内的大众舆论起着导向的作用,而想要改变一种业已形成的舆论是很难的。作为国会议员不能不考虑到选民的倾向,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自己的政治前途,再加上布什政府对制裁中国表现得很不热心,越发使国会感到在中国问题上“代表美国人民说话”舍我其谁。布什政府几乎对国会作出的每一项强硬的对华政策又都提出相反意见,这便更是火上浇油,加剧了国会与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和对立。

对于中国,美国还怀有一种多少有些特别的感情。在1949年以前的100多年间,美国比较自己与其他西方列强的所作所为,喜欢以中国的恩人自居,正如费正清所说:“在与当地民族打交道时,美国的民主主义者总是为我们国内新的民主制度感到自豪,总是愿意用国家独立、改革和社会平等之类的主张去帮助当地的反叛者,我们感到我们自己是恩赐的一方,并欣赏这样的心情。”〔36〕

1949年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对中国失去了这种情绪。随着中美交往之门的重新开启和中美关系正常化,重又激起了美国对中国的高涨的热情。从1979年至1989年近10年间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从速度、深度和广度上看都是异乎寻常的。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政策的实行,美国在相当长时间里把中国视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改革的先锋,他们以一种欣喜和满意的心情看待中国发生的变化。相当多的国会议员,尤其是那些自由派议员愿意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六四”事件对他们是个极大的震动,他们感到一种理想破灭了,中国政府“不认错”的态度更使他们恼怒和气愤,爱之愈深,失之愈痛,许多原来积极主张对华友好的国会议员转而成为最激烈的批评家,他们心中那股难以名状的挫折感和失落感不可避免地要在国会山上发泄出来。

美国国会之所以在1989年以后的对华政策上如此强调人权原则,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80年代末,南美、亚洲、东欧一系列国家政权发生更迭,在美国看来,全球民主化的浪潮已经不可阻挡。更重要的是,美苏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冷战结束了。中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作用进一步下降,有些国会议员认为美国现在已不必为了地缘政治方面的需要而去迁就中国政府了,相反,人权应该上升为处理中美关系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结束使用“双重标准”,此其时也。

影响国会政策对华政策的几个内外因素,即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国会议员的政治价值观、美国

国内大众舆论对“六四事件”的判定、中国国内的政治气候、美苏缓和的大趋势和总的国际局势都不会或不易在短时期内发生根本性的突变，因此，美国国会的对华政策在短期内也很难发生重大改变。

注释：

- (1) 陈一新：“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对中共政策之调整”，《美国月刊》1989年第4卷第3期第77页，（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出版。
- (2) *Congressional Record*, June 21, 1989 H2976.
- (3) *Congressional Record*, July 20, 1989 D826.
- (4) *Congressional Record*, July 28, 1989 D883.
- (5) *Congressional Record*, July 31, 1989 H4550.
- (6) *Congressional Record*, Aug. 4, 1989 S9826.
- (7) *Congressional Record*, November 20, 1989, H9028; November 20, 1989, D1414.
- (8) Memorandum of Disapproval for the Emergency Chinese Immigration Relief Act of 1989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 Document* Vol. 25, Number 48, December 4, 1989, pp. 1853-1854.
- (9) *Congressional Record*, January 25, 1990 D32.
- (10)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June 5, 1989,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Monday, June 12, 1989, Vol. 25, No. 23, p. 839.
- (11) *Congressional Record*, June 6, 1989 H2320-H2321.
- (12) *Congressional Record*, June 6, S6195.
- (13)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June 27, 1989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Monday, July 27, 1989, Vol. 25, No. 26, p. 988.
- (14) 贝克在纽约市亚洲协会的演讲：太平洋地区伙伴关系《美国政策资料》1989年第7期第8页，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
- (15) *Congressional Record*, June 29, 1989, H3446, H3455.
- (16) 魏艾：“美国对中共经济制裁效果之评析”，《美国月刊》（台）1989年8月，第4卷第4号第25页，（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出版。
- (17) 《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日第1版、1989年11月2日第1版。
- (18) 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3月，第267页。
- (19) *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18, 1990, S6578.
- (20) *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9, 1990, E1432.
- (21) *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18, 1990, S6582.
- (22) *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24, 1990, S6928.
- (23) *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24, 1990, S6946.
- (24) *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24, 1990, S6943.
- (25) *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24, 1990, S6944.
- (26) *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24, 1990, S6944.
- (27) *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24, 1990, E1714.
- (28) *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24, 1990, E1756.
- (29) *Congressional Record*, June 20, 1990, H2050.
- (30) *Congressional Record*, July 11, 1990, S9567.

- (31) *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24, 1990, E1730-1731.
(32) *Congressional Record*, Oct. 18, 1990, H10517.
(33) *Congressional Record*, Oct. 18, 1990, D1359.
(34) *Congressional Record*, Oct. 18, 1990, D1359.
(35) *Congressional Record*, Oct. 18, 1990, D1359.
(36) (美) 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第四版), 张理京译, 马清槐校, 商务印书馆 1987年, 第222页。

“美国梦”的诱惑与破灭

——从菲茨吉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谈起

潘绍中

美国小说家菲茨吉拉德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 1940) 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1925), 是20世纪美国文学中一部以“美国梦”为主题的名著。它刚一问世, 著名诗人兼文学评论家爱略特 (T.S. Eliot) 即称誉它是“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小说迈出的第一步”。而当时领导美国文坛潮流的斯泰因 (Gertrude Stein) 进一步指出: 菲茨吉拉德在这部小说里“再现了当代的世界, 正如萨克雷 (William Thackeray, 英国作家) 在《彭登尼斯》和《名利场》中再现了他的世界一样。”〔1〕

那么, 菲茨吉拉德再现的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他所描绘的“美国梦”对我们当代中国读者, 又有什么启示呢?

—

菲茨吉拉德名噪美国文坛, 始于他描述喧嚣的美国20年代及其“新潮派”年轻一代的处女作《人间天堂》(或译为《天堂这边》, *This Side of Paradise*, 1920)。当时, 美国经济在第一次大战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战后又在短暂的衰退后持续增长, 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美国已从传统的纯债务国, 变成拥有世界黄金储备一半的纯债权国。尽管社会贫富两极的分化继续加剧, 〔2〕但美国社会上, 尤其在资产阶级手中, 确实积累了极其巨大的财富。正如菲茨吉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象征性写到, 紧挨着贫困、绝望的“灰烬之谷”的, 却是无比富丽豪华的巨宅广厦和空前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用菲茨吉拉德在《人间天堂》中的话来说, “美国正在举行历史上最为壮观、最为俗气的寻欢作乐。”因此, 他将20年代取名为“爵士乐时代”(The Jazz Age)。然而, 处于这一花花世界中的菲茨吉拉德“看穿了这种魅力”, 在《人间天堂》中即触及了它所掩盖的腐朽与没落, 又在第二部小说里称呼这些纨绔子弟和时髦女郎为“美丽而注定要沦落的人们”(The Beautiful and Damned, 1922), 进

而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深刻地描述了“美国梦”的诱惑和破灭，“写下了一出最为感人的美国悲剧”（3）。

这里所谓的“美国梦”，沿用了美国文化与文学中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指的是在美国条件下（尤其在新大陆开拓时代）形成与发展的一种具有相当普遍吸引力的理想与追求。

“美国梦”在广义上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当年欧洲移民来到北美披荆斩棘、开辟新的生活的时期：这些飘洋过海、移居他乡的人们都曾怀有对“新大陆”的种种憧憬；而对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来说，“新大陆”甚至可以说意味着人类最后的希望。菲茨吉拉德在书中对代表纽约（以至美国）的财富的长岛富人区作了这样一段富有象征意义的描写：“我逐渐意识到当年曾使（最初发现纽约和长岛的）荷兰水手的眼睛大放异彩的这座古岛——它原是新世界一片清新碧绿、充满希望的地方。岛上那些业已消失的林木，那些为盖茨比的别墅让路而被砍伐的林木，曾经如同耳语一般飒飒作响，迎合着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在那转瞬即逝的神奇时刻，人类面对这个新大陆一定曾屏息惊讶、不由自主地堕入了他既不理解也不企求的一种美学的观赏，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临着与他的想像力并驾齐驱的某种机遇。”显然，这为作者叙述的悲剧绘制了宏伟的历史背景。

不过，在这时的移民中，并未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美国梦”。他们有的人是为了摆脱旧世界的迫害，来建设可以按照自己的信条崇奉上帝的“山上之城”（City upon a Hill）；有的人为了寻找一片处女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理想——从乌托邦式的平等主义试验直到以农奴制、甚至奴隶制为基础的古典贵族社会；有的人为了发财致富来寻找传说中的“黄金之国”或从事投机倒把、巧取豪夺；更多的人则希望摆脱故乡的贫穷而胼手胝足、劳作不息……在很长时间内，他们只是具有不同传统的英格兰人、荷兰人、法兰西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等等而已。

然而，随着现代美国民族及其文化的孕育成熟，作为共同文化心理的一种表现的“美国梦”也逐渐形成——它的第一个举世闻名的典范和系统而雄辩的鼓吹者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他编纂的《穷人理查的年历》（*Poor Richard's Almanac*, 1733-1758），在美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全面、生动地宣传了个人奋斗、发家致富的“杨基精神”（Yankeeism），而他后来撰写的《自传》（*Autobiography*, 1771-1788）更是一本具体教诲如何实现“美国梦”的教科书。正如韦伯（Max Weber）所评论的那样：“毫无疑问，这里以典型方式所阐述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这里宣扬的，不仅是如何在世上求得发展的手段，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伦理道德。”（4）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观念，这种脱胎于“新教伦理”、把物质上的成功归结为个人的品性与奋斗的“美国梦”，从18世纪诞生之时，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直受到美国舆论界的大力宣扬，而成为世代代普通美国人深信不疑、奋力追求的理想，成为推动美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维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精神力量。菲茨吉拉德在小说中写到主人公少年时期曾经按照这种模式拟下了自己的个人决心和生活作息表，也就典型地表现了他所写的“美国梦”的传统模式和社会内涵。

从书中可以看出，缺乏学识的少年盖茨（主人公盖茨比原来的姓氏）在按照自己的理解和20世纪美国社会的条件，竭力仿效18世纪青年富兰克林。他注意到了古典“美国梦”模式要求的主要因素：修养品性（节制——不再吸烟……；正义——对父母更加体贴……；清洁——每隔一天洗澡……），注意节俭（每周储蓄3元！），勤奋学习与工作（不要浪费时间，每周读有益的书或杂志，每天学习“电学”和“有用的新发明”，还要“练习演说、仪态”！）。

实际上，这种古典的“美国梦”模式，甚至在开拓边疆时期就带有很大的虚假性。不用说，它不适用于印第安人和黑人。即使在白人移民中，“理论上，边疆对所有人都是机会均等的乐土。理论上，奖励应完全归于勤劳、节俭、运气……实际上，得到奖励的，往往靠狡猾，靠贪婪和无情，靠残暴而不择手段，靠完完全全的恶棍行径。”（5）尤其在美国资本主

义工业化迅猛发展,逐步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真要成为巨富还要拥有一大笔原始资本和经济上的关键位置(也就是C·W·米尔斯在《权力精英阶层》中提出的“飞跃”与“有利因素的累积”)。古典的“美国梦”公式,显然早已不那么可信。19世纪下半叶鼓吹“美国梦”的通俗作家阿尔杰(Horatio Alger, 1832-1899)在他写的120多本、总销量超过2000万册的贫儿发迹记类型的小说中提出了“美国梦”的ABC公式,即白手起家不仅要靠“能力”(Ability)和“品性”(Character),而且要有“运气”(Break of luck)——这固然说明:即使阿尔杰也知道,真正能够靠个人奋斗爬上去的人如同买彩票得到头奖一样地稀少,同时也揭示了阿尔杰故事和他的“美国梦”公式一直到本世纪20年代为止还能迎合颇多的青少年的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少年盖茨的“个人决心”和“生活作息表”写在一本已被翻烂了的“牛仔发迹记”书后的空白页上,反映了“美国梦”仍然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事实。

后来,努力追求“美国梦”的少年盖茨果然碰上了好运气:他偶尔救了一位暴发的富翁丹·科迪的命,被录用为贴身佣人兼保镖,随他周游世界、增长见识,并被遗赠2.5万美元(当时的贫困线以每年收入500美元划分)。这简直是阿尔杰故事的再现!但是生活的现实是:“运气”不能代替“残暴而不择手段”,不能代替“有利因素的累积”。富翁的情妇早就设下了法律的圈套;尽管主人公从认识科迪起已改名盖茨比、“改换门庭”,科迪一死,他那2.5万美元的遗赠也就化为泡影。直到盖茨比12年后遇到心上人黛西之时,他仍然是个除了一身军服和英俊气派以外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因此必然将这位富家小姐丢失给豪门阔子弟汤姆·布坎南。

这样,菲茨吉拉德所描绘的“美国梦”,虽然与其古典的或庸俗的模式有着渊源上的联系并且放到了美国社会发展的宏大背景之下,却和一切传统的说教和荒诞不经的童话划清了界线,还给人们一个忠实地再现“当今世界”的悲剧。

二

当然,《了不起的盖茨比》绝不是“美国梦”社会实质或20年代美国生活的图解。这部小说艺术的精品,仅仅只有5万英文字的篇幅。它排除了细节的堆砌、心理的描写和情节的枝蔓,依仗了短小精悍、错落有致的结构,典型的场面和行动,简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语言,写出一部饱含韵味、极富美感的现代悲剧。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情节,是从故事叙述人,出身中西部世家、具有传统价值观念、却不那么富有的尼克·卡拉威,回到故乡小镇,追述他在纽约学做债券生意的一段经历而展开的。那时,尼克在距纽约市不远的长岛西蛋村租下一栋简朴的小屋栖身,却发现左邻右舍几乎全是暴发富户盖起的广宅大院。紧右边就是一幢每季租金要1.2万到1.5万美元之多的巨大别墅,而那里每逢周末照例举行的盛大晚会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切的主人原来就是盖茨比!对比故事后来逐步揭示的寒微身世和失败遭遇,盖茨比仅用了几年功夫就挤入了豪富的行列,正在撒散大把的金钱,铺起通往社交界巅峰的道路。尽管他发家的手段与“美国梦”的传统公式极不相同(作者暗示他靠的是“不择手段”和“彻头彻尾的恶棍行径”),此时此刻的盖茨比毫无疑问已经实现了一般意义上的“美国梦”,应该踌躇满志、像汤姆·布坎南们那样恣意享受才是。

然而,盖茨比并没有实现他自己的“美国梦”;他仍然在追求。原来,他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购买巨宅、举办晚会……都是为了接近和夺回几年前失去的心上人,尼克·卡拉威的表妹,汤姆·布坎南的夫人,居住在与西蛋村只有一水之隔的东蛋村的黛西!虽然金钱和美女在“美国梦”中几乎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以盖茨比的财富显然可以得到甚至超过黛西的美女,但是对于执着的人来说,“任何一个”(哪怕是“更美的一个”、“更好的一个”),

并不能代替“特定的一个”。就盖茨比而言，黛西不仅仅是他认识的第一个“大家闺秀”，使他神魂颠倒、久久不能忘情；黛西代表了“上流社会”的精华、社会地位的巅峰、生活中一切美好而值得争取的事物——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要用钱来购买！关于他的这种特定的“美国梦”的形成，小说第6章叙述了盖茨比追记自己与黛西初恋时在秋夜月色笼罩下的人行道上散步的情景：

盖茨比从眼角里看到，一段段的人行道其实构成了一架梯子，通向树顶上空一个秘密的地方——如果他独自攀登的话，他可以攀登上去，而他一登上去就可以吮吸生命的浆液，大口吞咽那无与伦比的神奇的奶汁。

当黛西洁白的脸贴近他的脸时，他的心越跳越快。他知道他一跟这个姑娘亲吻，并把那些无法形容的憧憬和她短暂的呼吸永远结合在一起，他的心灵就再也不会像上帝的心灵一样自由驰骋了。因此他等了等，再倾听一会那已经在一颗星星上敲响的音叉。然后吻了她。经他的嘴唇一碰，她就像一朵鲜花一样为他开放，于是这个理想的化身就完成了。

这段极其富有诗意的描写，生动地揭示了以黛西为化身的“美国梦”对于家境贫寒而又相对单纯的青年盖茨比的巨大诱惑，以至他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像上帝的心灵一样”的“自由驰骋”——这种诱惑由于挫折和分离而变得更加强烈、更加浪漫，也就不言而喻了！然而，对于更加理智、更加了解黛西的尼克来说，盖茨比的倾诉却使他回想起“很久以前在什么地方听过的某个迷离恍惚的节奏、几句零零落落的歌词”，也可以说，这其实是一个既现代又古老、幻想与真实分离、灵与肉扭曲的故事。

与盖茨比执着、痴情的追求相反（这种追求使尼克改变了对这个俗气、尴尬的暴发户的鄙夷态度而成为盖茨比的唯一朋友），黛西先是违心地嫁给并无爱情的富家子弟汤姆，后来又在百无聊赖中游戏人生、偷过几次情，几乎完全忘了昔日的贫穷恋人。当盖茨比以阔佬豪富的“新面貌”重现在黛西面前并带她参观那座虽然俗不可耐、倒也富丽堂皇的“宫殿”之时，她瞧着盖茨比“一打、一打的”豪华衬衫，“突然之间……发出了很不自然的声音，一下把头埋进衬衫里，号啕大哭起来。”于是黛西“旧情”萌发、开始幽会，甚至在盖茨比坚持下开始考虑离开对自己从不忠实、相互也无真正感情的丈夫——这一切的原动力是什么，也就昭然若揭了。

然而，早有觉察的汤姆暗地里对盖茨比进行了调查并在三人当面“摊牌”时把盖茨比如何发财的“把柄”抖落出来，指出盖茨比原来是黑帮头目的副手，他的巨大收入出自贩卖私酒和其他更为危险的非法来源。这一下子就打中了黛西的要害：

“黛西……吓得目瞪口呆地看看盖茨比，又看看她丈夫……盖茨比开始激动地对黛西辩说起来，矢口否认一切……但是他说得越多，她就越显得疏远，结果他只好闭口不说了，只有那死去的幻梦……还在继续奋斗，拼命想要打动那已是不可能打动的东西。”

黛西终于又一次选择了汤姆，选择了古老、稳定、“体面”的财产！可是盖茨比仍然抱住“死去的幻梦”不放；黛西开车轧死人，他替她打掩护；他把黛西送回家还彻夜在外守候；第二天，他一直惦记黛西，在家等候她的电话——她的电话一直未来，盖茨比却在等候中被死者的丈夫当作凶手杀害！此时的黛西早和汤姆远走高飞；她对盖茨比的记忆，如同她有过的多次调情一样，也已烟消云散。只是在尼克的心中，一度与“美国梦”相联系的东部，如今如同一幅阴暗、怪诞的油画一般“鬼影憧憧、面目全非”。

三

认真说来，揭露“美国梦”实质的优秀创作，并不自菲茨吉拉德肇始。即以20世纪美国小说而言，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 1871-1945）的《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 1900）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的《马丁·伊登》（*Martin Eden*, 1909）在揭示贫穷

青年的个人奋斗和获得成功后的幻灭方面,显然更为具体、生动,在发表时间上也要早得多。

《了不起的盖茨比》和菲茨吉拉德的其他创作在这方面的独特贡献,主要在于细致而生动地揭示了“美国梦”的复杂而深刻的文化含义,从而表现了它对人们的巨大诱惑和它破灭时产生的巨大冲击。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菲茨吉拉德的其他创作,与同于1925年出版的另外两本影响巨大的书,巴顿(Bruce Barton)的《耶稣传》(*The Man Nobody Knows: A Biography of Jesus*)和德莱塞的《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作一比较。

巴顿的《耶稣传》,可以说是美国20年代的典型产物。它用当时流行的“美国梦”准则(物质成功)来重新阐述耶稣·基督的一生而连续两年成为畅销书。耶稣被描绘成一个穷苦的孩子,立志要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从实业界的底层挑选了12个人(即12使徒)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终于征服世界的组织”。不仅如此,耶稣还具有20年代美国人所崇拜的几乎一切品质:他是当时最伟大的推销员、天才的广告商、他的政党的生命线——他热爱户外活动,善于打动人心,甚至是“耶路撒冷城里最受欢迎的宴会客人”!当然,耶稣取得了一个商人所能企求的一切成功——这些在各章的标题里一一加以概括:作为执行官的耶稣;耶稣的广告宣传;作为现代商业创建人的耶稣;作为老板的耶稣!这种解释并不被认为是亵渎圣贤,而是对耶稣的赞扬,因为正如《全国商业杂志》当时所说,“毫无疑问,美国的实业家是今日美国人心目中最突出的英雄”,“是国家最有影响的人物……或许也是全世界最有影响的人物。”难怪巴顿要把著名的“新教伦理”进一步发展:“所有的生意都是天父的生意;所有的工作都是祭拜;所有有用的服务都是祈祷。”这不正是当时美国总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1872-1933)的名言“美国的营生就是作生意”最好的注解吗?

当然,作为传记或者文学作品,《耶稣传》可以说毫无价值。但是,它反映的价值观念却值得注意。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拜金主义:有钱就有一切。建立在这种观念上的“美国梦”,已经抛弃了阿尔杰公式的遮羞布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可讳言,这种拜金主义的“美国梦”尽管不久即受到席卷美国以至世界的30年代大萧条和其他变化的严重打击,对于不明真相的人们却总是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腐蚀力。它甚至越过了国界,以形形色色的名目,向那些并不具备美国的条件、比较贫穷的国家施加影响。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听到它在远离美国的土地上发出回响。

德莱塞从自己的经历〔6〕深知这种拜金主义迷梦的巨大诱惑与腐蚀力量——这正是他的巨著《美国的悲剧》的主题。主人公克莱德·格里费思,与作者相仿佛,出身于中西部一个虔诚的流浪福音派徒家,从小就厌恶教义和贫困,渴望财富与地位。他离家出走后更感到自己的贫穷与周围花花世界的巨大反差,产生了强烈的向上爬欲望。果然,运气来了:他意外地遇见一位富有的堂叔,被安排到后者的工厂里做监工。尽管克莱德在堂叔家频遭白眼,他在厂子里很得人心,交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工罗伯塔。同时,他通过堂叔的关系,进入了小城的社交界,认识了当地富豪的独生女桑德拉。克莱德知道只有娶上桑德拉,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因此决心割舍旧情。恰恰此时,罗伯塔已有身孕,要求与他结婚。克莱德眼看美梦即将破灭,便设计把罗伯塔骗到一个僻静的湖边加以谋害。当船划到了湖心时,克莱德突然心慌意乱、不敢下手。慌乱中,船翻了,克莱德游到岸边,罗伯塔溺死湖中。案发后,在漫长的审讯过程中,克莱德如实地交待了事件发生经过和自己的思想反复。尽管他实际上是社会的牺牲品,也没有表明他直接危害罗伯塔的证据,克莱德仍然被判处死刑……这是一个贫穷青年在“美国梦”诱惑下一步步陷入罪恶之渊,最后又被这个社会送上电椅的典型“美国悲剧”,而正是巴顿、柯立芝们所宣扬的“实业家们”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才是制造千千万万出“美国悲剧”的根源。

和德莱塞相似，菲茨吉拉德对“美国梦”及其社会、阶级背景具有颇为清醒的认识（一如本文在前面第三节的分析所示）。与德莱塞不同的是：菲茨吉拉德本身就属于这个时代、这个“梦”。他所写的许多故事，其中心情节即是他自己的故事；他所写的众多人物，即塑造于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们。正像文艺评论家卡津（Alfred Kazin）所说，“他（指菲茨吉拉德）跟卡尔文·柯立芝一样，是20年代的一部分，也和柯立芝一样，几乎过于形象地代表了20年代的某种特征。”〔7〕这与菲茨吉拉德的身世、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菲茨吉拉德于1896年生于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一个家运式微的经商世家，由于母舅家的财势，自小得以进入“上层社会”并于1914年上了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他学习成绩不佳，但热衷于社交与写作，一度热恋一位从芝加哥来访的富家少女，终因家境不佳而告吹。他于1917年参军，担任副官之职，用业余时间写了一本关于大学生活的小说，但遭出版社拒绝。这时，他爱上了阿拉巴马州高等法院法官之女泽尔姐；1919年退役后即前往纽约“奋斗”，然而只得到一个月入90美元的写广告词的差使。他向泽尔姐求婚失败，闭门修改小说，终于成功，发表了《人间天堂》，并与泽尔姐完婚，从此跻于名流、富豪圈中，生活于纽约——巴黎——里维埃拉之间。对于美国资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以至中产阶级人们以此为目标的“美国梦”，菲茨吉拉德可以说深知底细，写起来自然驾轻就熟、活灵活现，不是仅从外部进行观察可以相比。

不过，他从自己的体验中看到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梦”的腐蚀性与空虚，从而对它表示怀疑与批判。这个自幼生活在中西部小镇“最时髦的大街的最最边沿上”，早就熟悉世态炎凉的敏感青年，更从自己的两次恋爱中悟出了美国资产阶级生活的真谛。事隔多年以后，他追记自己的“奋斗史”时写道：“整整一个漫长而绝望的夏天，我都用来写一部小说，而不是情书。因此小说取得了成功，只不过这也意味着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口袋里金元叮当作响并在一年后娶了心上人的人，将永远对有闲阶级怀着持久不断的怀疑和敌意——当然，这不是一个革命者的信念而是一个农夫怒火中烧的仇恨。”〔8〕这种“怀疑和敌意”虽然没有给他带来“革命者的信念”，却使他看穿了这个时代富丽堂皇、浪漫神奇的假象，揭示了不明真相的人们至今仍看不清的本质。

菲茨吉拉德知道，富人生活之具有神奇的魅力，就在于他们有钱，而“美国梦”归根结蒂也在于追求钱——这一理解，贯串于他们全部作品之中。最富有象征性的，莫过于作家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黛西的甜美、诱人的嗓音的描述。尼克对黛西的嗓音还拿不准，然而盖茨比却明白：

“她的嗓音充满了钱，”他忽然说。

一点不错！我以前从来没有领悟这点。它确实充满了金钱——这正是她嗓音里抑扬起伏的无穷无尽的魅力源泉，叮当作响的是它，铙钹齐鸣唱的也是它……

如果没有钱，那就不会有这种生活，也不会有这种爱情。菲茨吉拉德的短篇小说《要实际一些》（*A Sensible Thing*, 1924）说的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奥凯利，爱上了小城世家的姑娘琼基尔，也得到了她父母的接纳，因为他“前途无限”。然而后来他只找到一个保险公司当小职员、一个礼拜挣40美元（比作家当年写广告时还要多几乎一倍！）的差使，于是“爱情”也就告吹——这就叫做“要实际一些”。等到他时来运转、找到一个高薪位置时，他又得到了女家的承认和姑娘的“爱情”，尽管心里不是滋味。在《冬天的梦》（*Winter Dreams*, 1922）中，殷实富户的女儿朱迪·琼斯和追求她的德克斯特，以美国资产阶级特有的“爽快”（或曰“庸俗”）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谈到了钱：

她突然打住了，冷不丁掉转头说：“咱们还是实事求是、开门见山吧。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德克斯特迟疑了一下，才一本正经地说：“我是个一般的人。我的事业主要还得看将来。”

“你穷不？”

“穷倒是不穷，”他坦率地说，“跟同样年纪的人比起来，我挣的钱在整个西北部恐怕还没有人赶得上。我知道这话有点不大文雅，可是你有言在先，要我实事求是、开门见山。”

沉默了一会儿。她笑了，嘴角挂了下来，身子不着痕迹地微微一斜，就挨到了德克斯特的跟前……

在这点上，《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卷首诗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

那就戴顶金帽子，如果能打动她的心肠；
如果你能跳得高，就为她也跳一跳，
跳到她高呼“情郎，戴金帽、跳得高的情郎，
我一定得把你娶！”（9）

然而，如果认为在美国只要有了钱，就会拥有一切，就可以实现“美国梦”了，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不懂得这一点，恰恰是盖茨比们、德克斯特们的悲剧之所在。其实，在美国资产阶级中，不仅有财富大小的差异，还有新与老（即“暴发户”与“世族”），稳定的财产与流动的收入，西部与东部之间等众多的矛盾。正因如此，盖茨比尽管拥有巨大的收入，花钱似流水一般，被人们称为“了不起”，最终却败给了汤姆。同样，尽管德克斯特所挣的钱比整个西北部的同龄人都多，他毕竟是个曾给朱迪的父亲当过高尔夫球童的“暴发户”；结果，朱迪还是甩了他，嫁给了一个门当户对、却不给她带来幸福的纨绔子弟。这里包含的深刻的阶级、文化心理，是那些对“美国梦”深信不疑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还是菲茨吉拉德对此深有体会；他在短篇《阔少爷》（*The Rich Boy*, 1926）中告诉人们：“让我告诉你富豪的情况。他们跟你我不一样。他们很早就占有财物并尽情享乐，这对他们起了作用……他们在心底里认为，他们比我们好，因为我们得为自己寻找生活的补偿物和避难所。即使他们深入到我们的世界之中，甚至降到比我们更低的地位，他们还是认为他们比我们好。”

五

那么，这些富豪世家的人们究竟怎样？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进入到他们的世界（即实现了“美国梦”），又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美国上层资产阶级穷奢极侈、然而庸俗无聊的生活的揭露，在菲茨吉拉德的作品里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通过对汤姆、黛西、乔丹等人的描写，活脱脱地勾勒出这些有闲者空虚、腐朽的心灵。这些人，正如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的书名所概括的，乃是些“美丽而注定要沦落的人们”。

更严重的是，这些人以他们珠光宝气、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腐蚀着、损害着那些不明真相、抱有幻想的人们。关于这一点，短篇小说《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The Diamond as Big as the Ritz*, 1922）是一篇寓意深刻的讽喻故事：豪富的华盛顿家族住在钻石山里，享尽了人间的物质繁华（包括头戴钻饰的黑奴的伺候），为保守秘密竟把应邀来访、为他们解闷的“好朋友”害死。连他们最小的女儿都接受了这种思想：“我们不能让死亡这种不可避免的东西来阻挡我们享受人生的乐趣。你想想，要是我们没有一个客人，我们在这儿该有多么寂寞。啊，爸爸和妈妈，跟我们一样也牺牲了一些最好的朋友。”最后，这个家族为了不受外界的干预，点着炸药，与钻石山同归于尽，似乎暗示了这个阶级的绝望与疯狂。

这种只管自己享乐、不顾他人死活的特点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得到了更加富有现实主义特色的揭示。汤姆勾搭小业主威尔逊之妻茉特尔完全是为了发泄自己的肉欲，黛西开车轧死茉特尔却自己逃走，置代己受过的盖茨比于不顾，汤姆误导威尔逊认定盖茨比是茉特尔的奸夫和凶手，结果威尔逊杀了正在痴等黛西电话的盖茨比并自杀身亡——面对着三条人命，汤姆与黛西却心安理得地照旧过他们醉生梦死的日子！这终于使原来与黛西私交不错的

尼克看清了他们的面目：“他们是些不顾他人死活的人——他们砸碎了东西，毁灭了别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或者麻木不仁，或者不管什么使他们待在一起的东西之中，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留下的烂摊子。”

美国大资产阶级人们的生活与为人既然如此，那些实现了“美国梦”、爬入这一阶层的人又会有什么遭遇呢？菲茨吉拉德的第四部小说《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 1933）对此作了相当深刻的揭露。女主人公妮柯尔是个富豪世家的少女，温柔、美丽、享尽了金钱所能给予的优裕生活，却患了精神分裂症，住进了瑞士的精神病疗养院——得病的原因是她的父亲在她才16岁时奸污了她，使她精神失常！妮柯尔爱上了英俊有为的年轻美国医生狄克·戴弗。狄克明知妮柯尔会成为自己的包袱却出自对妮柯尔的怜爱，怕她受不了打击而崩溃，终于娶了她，悉心予以照料。俩人生了一男一女，生活似乎相当美满。这桩婚姻，从妮柯尔的姐姐兼监护人看来，只是为生病的妹妹“买一个大夫”。狄克则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经济上的“独立”和学术上的进取心，“但是，超过一定程度就难以为继了……很自然地，妮柯尔想要占有他，想要他永远停滞不前，鼓励他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也越来越多地被纷至沓来的物件和金钱所淹没了……他的工作也与妮柯尔的问题纠缠一起而分不开来。何况，妮柯尔的收入近来增加得如此之多，他的工作相形之下显得无足轻重了。”在这种情况下，狄克越来越沾染上挥霍、放纵的习气，终于放弃了学术上的追求而成为一个无所事事、内心空虚的人。反之，妮柯尔在狄克的长期帮助下终于治愈了精神分裂病，日益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她的自我像一朵硕大、华贵的玫瑰花一般怒放了……她痛恨海滩，讨厌所有那些她曾经像一颗卫星那样围着狄克这个太阳转的地方。‘嗨，我差不多又是一个完整的人了，’她想。‘我实际上已经不用靠他，自立自足了。’”于是，妮柯尔与狄克离了婚，找了一个她认为可以更好地为她所占有的男人。而一度才华横溢的精神病大夫狄克·戴弗已经找不回来虚度的光阴和腐蚀殆尽的才干，只能作为一般的医生就业，从一个小镇搬到另一个更小的镇子，以了一生。读到这里，人们才真正理解了小说卷首诗引用英国诗人济慈《夜莺颂》中几行诗句的现实含义：“夜色是温柔的……然而这里没有光明”。不是吗？梦幻中看去，美国资产阶级的生活似乎很美、很诱人，然而对于有理想、重感情，不满足物质享受的人来说，这里确实没有光明。

六

但是这不等于说：“美国梦”对于人们已经不再具有诱惑力了。有一个希腊神话说：大海的礁石上坐着一些美丽的妖女，她们以美妙、动人的歌声吸引过往海船上的水手情不自禁地注视她们、倾听她们的歌，以至身不由己把船开上礁石而船毁人亡。尽管人们知道妖女们的毁灭力量，仍然不断有人在妖女们的歌声中灭亡，只有像古希腊英雄奥德赛那样具有坚强毅力并采取果断措施的人，才能顶住妖女之歌，成功地通过那片海域。

盖茨比的悲剧就在于：尽管他知道黛西的嗓音“充满了金钱”，甚至终于觉察到黛西并不真正爱他、也不值得他爱，他仍然不死心地等待、追求，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具有中产阶级传统观念的尼克看来，正是这种忠贞不贰的追求，而不是他用不法手段获得的巨额收入，才使得盖茨比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不仅如此，菲茨吉拉德有意识地把这种追求与开辟新大陆的古老憧憬，甚至与“永恒人性”的主题联系在一起。他在书末写道：“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有关系——明天我们将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膊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从文学的艺术性来看，这种“升华”赋与小说以史诗般的悲剧色彩，给读者以驰骋想像的广大空间，当然是一种高明的手笔。但是从全书的内在逻辑来看，也从菲茨吉拉德的经历与创作的内在逻辑来看，如何能不管追求的具体社会内容与价值，只是一味“奋力向前，逆水行

舟，被不断地推往后面，推入过去”呢？

实际上，这恰恰反映的“美国梦”对菲茨吉拉德（以及许许多多和他相似的人们）所具有的诱惑力：他虽然深知这种“梦”的空虚和毒害，却又沉湎其中、不得自拔；他也没有可以替代的理想，因而不想自拔。对于这种矛盾，批评家考利作过一个十分生动的譬喻：“看来他（指菲茨吉拉德）似乎具有双重人格。他的一部分在巨宅主人举办的舞会上作客，而他的另一部分却是一个趴在窗户偷看、为舞会音乐和盛妆女士们所深深吸引的小孩子——这是一个既浪漫又清醒的小孩子，他不时地停了下来，琢磨这一切要花多少钱，而这钱又是从哪里来的……窗外的这个小孩子长大了，成熟了，冷眼观察一切；他从一个充满惊喜的旁观者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历史学家。与此同时，菲茨吉拉德仍有一部分留在巨宅里面，仍与舞会的人们待在一块。如今舞会正在以悲剧告终，他却不知道该如何描写它了……”（10）菲茨吉拉德自己甚至认为：“一个人应该既能看出事情已经毫无希望，还要决心扭转局势：这种哲学正好与我的早期成年生活相吻合；那时，我看到不大可能、不大现实，甚至‘绝无可能’的事情终于实现了。”（11）但是，现实粉碎了他的这种幻想。菲茨吉拉德在一举成名、“娶了他故事里的女主角”以后一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带着妻子泽尔妲（后来还有女儿）出入于纽约——巴黎——里维埃拉的上层社交界，一年耗费掉三、四万美元的收入（《夜色温柔》中医术高超的戴弗大夫岁入不过三千）还负债累累。他俩的酗酒宴乐，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常事。从发表《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短篇集《所有忧伤的年轻人》（*All the Sad Young Men*, 1926）以后，他一直未能写出真正有份量的作品，直到1933年发表《夜色温柔》。世界性的大萧条对他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他为通俗杂志写短篇和为好莱坞写脚本，仍然拥有可观的收入。然而，他的生活方式毁了他的天才、毅力和健康。当他企图重新振作，着手写一部反映好莱坞生活的长篇小说时，他却于1940年12月猝发心脏病死去，年仅44岁。他的事业，一个有着光辉起点的天才作家的事业，如同他第五部长篇《最后的大亨》（*The Last Tycoon*）一样没有完成。他的早逝，正如人们当时就感到的那样，宣告了美国“爵士乐时代”的破产，也标志着“美国梦”的“黄金时代”的结束。

当人们思考菲茨吉拉德关于“美国梦”的诱惑和破灭的创作与经历的时候，当人们联想到写过《马丁·伊登》和《深渊里的人民》的杰克·伦敦居然死于玩物丧志，而一辈子做硬汉子、写硬汉子的海明威却因苦闷悲观而自戕的时候，人们会不由得发出感叹：警惕啊，不要迷恋于那动人的妖女之歌！

注释：

（1）见《了不起的盖茨比》发表后爱略特和斯泰因分别写给作者的信，转引自 Nancy Milford: *Zelda*, 1970年。

（2）据美国联邦商务委员会1926年关于国民财富及收入的报告，占人口1%的大资本家占有59%的国民财富，占人口12%的小资本家和上层中产阶级占有33%的财富，而其余的87%人口一共才占有财富的8%。了解这种现象的菲茨吉拉德曾想把小说命名为《灰堆与百万富翁》（*Among Ash Heaps and Millionaires*），并在小说中对此作了简洁而生动的描写。

（3）美国文学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卡津语，见 Alfred Kazin: *On Native Grounds*, 1942年，第246页。

（4）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4-1905）尽管在基本观点和认识论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却清楚地说明了发源于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及其中产生的新教伦理观念的阶级性质。

（5）W. J. Cash: *The Mind of the South*, 1941, p.19.

(6) 详见其自传《曙光》(*Dawn*, 1931)。

(7) A. Kazin: *On Native Grounds*, p.243.

(8) Scott Fitzgerald: *Pasting It Together*, 1936.

(9) 作者也曾考虑将小说取名为《戴金帽的盖茨比》或《跳得高的情郎》，但因为“太轻佻”而作罢。见他给出版社编辑 Maxwell Perkins 的信，1924年11月7日。

(10) Malcolm Cowley: *Breakdown*, New Republic, June 6, 1934.

(11) Scott Fitzgerald: *The Crack-Up*, p.336.

20 世纪前半叶科学技术从美国 向中国的传入及其影响

李佩珊

虽然中国古代有着灿烂的文化和光辉的科学技术成就，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大大落后于西方。近代科学随着文艺复兴而产生于西欧，然后传到北美，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期间，惊人的科学技术成就接连出现，不断地改变着人类社会从物质到精神的面貌。正是在19世纪中叶，中华帝国的大门被资本主义大国以武力强行敲开以后，西方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像潮水一样地拥入，使中国原有的科学技术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吸收它们，就被其覆盖了，于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几乎完全照样地通过多种渠道而移植到中国的大地上。

在这一移植过程中，中国和西方国家两方面的努力都是不可缺少的。19世纪末，中国各界有志之士不甘落后，认识到要奋发图强，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因而具有很大的主动性。进入20世纪，特别是1911年推翻了清朝封建的统治之后，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同西方在科技上的差距，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决心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给祖国。

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强国中，美国由于建国晚，同中国的接触远远落后于西欧各国。然而大量资料表明，发源于西欧的近代科学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同其他西欧国家相比较，美国占了领先的地位。美国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是：1. 到中国办大学；2. 资助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3. 吸收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本文大体上依着历史的顺序，简略地介绍各类重大事件，并分析研究其对当时的中国以及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科技发展的影响。

一、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办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

教会大学在中国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里仅从事实出发，来估价其对理、工、农、医教育方面的作用。

在美国来华人士中，以传教士为最多（其中约38%兼办小学、中学或开设医院），其次为具有一定科学和教育水平的大学教学和管理人员。根据《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1）

提供的名单,以10年计人次,可得下表:

年代	1840-1899	1900-1909	1910-1919	1920-1929	1930-1939	1940-1949	总计
传教士	170	104	86	64	38	11	473
大学教育者	11	19	49	57	33	15	184

这些数字表明,传教士总人数虽多,但却逐年下降。大学教育工作者的人数,从1900年以后,增加较快,以20年代人数最多。30年代以后人数下降,其原因可能是30年代后,中国自己成熟的学者渐多,而且从1937年以后,先后发生了抗日战争和国内的解放战争的原故。

早在19世纪中叶以后,传教士们为了便于传教和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办了大量小学以至中学。到19世纪末,教会办的中、小学已有2000所,学生4万人,占当时中、小学总人数的10%。这时也出现了少数大学,多数是美国人办的,学生人数不到200。(2)

一些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美国传教士在19世纪末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已经起着重要的作用。如1862年,在清末洋务运动的影响下,由官方兴办的京师同文馆(教以英语为主的外语和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从事译书)就聘请了一些外国学者来教书。其中最著名的是1867年应聘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 1827-1916, 著有《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等),开始时教授英语和万国公法,1869年至1894年任相当于教授会主席的西学总教习,长达25年。(3) 19世纪末,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中国最早创办的三所新型大学,也都请了美国传教士帮助工作: 1. 1895年由盛宣怀(1844-1916)创办的天津北洋大学(原名天津中西学堂,1903年改名),其第一任总教习是美国传教士丁家立(Charles D. Tenney, 1857-1930),任职到1906年; 2. 1897年盛宣怀又创办了上海交通大学(原名南洋公学,1921年改名),聘请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5)为第一任监院(相当校长); 3. 189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丁韪良又被聘为第一任西学总教习。这三所大学还都聘请了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籍教师教授外语及理、工等科课程(4)。另据1982年出版的《浙江大学校史稿》登载,其前身为1897年在浙江杭州成立的求实书院(中间曾停办约10年,1928年定名浙江大学),书院成立之初曾聘请美国人王令赓(E. L. Mattox)为西学总教习。

进入20世纪,教会大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据1918年统计,重要教会大学有15所,除上海震旦大学是法国天主教教会于1903年创办的以外,其他14所中,10所由美国教会创办,4所由美国教会和英国教会联合创办。这14所大学及其创办时间是: 1. 1902年,苏州东吴大学(美); 2. 1905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美); 3. 1910年,杭州之江大学(美); 4. 1910年,成都华西大学(美、英); 5. 1910年,武汉华中大学(美、英); 6. 1911年,南京金陵大学(美); 7. 1914年,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美); 8. 1914年,长沙湘雅医学院(美),1925年归还中国; 9. 1915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 10. 1915年,上海沪江大学(美); 11. 1916年,广州岭南大学(美),1927年农学院改归中国; 12. 1916年,北京燕京大学(美); 13. 1917年,山东齐鲁大学(美、英); 14. 1918年,福州协和大学(美、英)。20年代,又增加了两所天主教会办的大学。一是天津工商学院,1922年由法国创办,原名津沽大学,1933年改名。另一所是北京辅仁大学,1929年由美国创办。到1937年,教会大学学生约达8000人,其中理、工、农、医都占有一定的比例。(5)

1920年前后,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军阀混战,教育工作停滞不前。那时,中国国立大学只有三所,省立大学虽不算少,但水平大都不高,私立大学又多属初创。相比之下,这批为数可观的教会大学较早地就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其中理工农医各科尤显重

要,优秀生出国留学的机会也较多。稍后,中国归国留学生逐渐增多,国内大学教育发展也较快。胡适1925年曾提出,教会大学应朝着“超等、出色”和“抛弃传教,专办教育”的方向发展。(6)有些大学确实也注意加强了科学研究和提高了教学质量。到1949年教会大学在质和量方面基本维持这种状况。1952年,大陆的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时,教会学校被全部撤销,外籍教师早已回国,其他教职员工全部并入正在发展中的各高等学校,加强了这些大学的教学力量。

二、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促进了中国理、工科的教育和科学研究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清朝政府被迫与之订立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中国赔款45000万两白银(简称庚款),美国得庚款的7%。从1902年起,分39年偿还。1908年,美国国会认为美国所得的赔款超过了他在战争中的损失,为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应该将一部分庚款退还中国,并通过了议案。同年12月,美国总统命令,扣除实际损失部分后,全部余款退还中国(7)。美国分两次退还庚款余额的使用情况如下:

(一)选派庚款留学生和清华大学的建立

第一批美国庚款余额退还了相当于全部应退庚款的2/3。经双方商定,这笔款项专用于培养留美学生,规定自1909年起,每年选送一定数量的合格留学生赴美各大学学习。为了保证留美学生的质量,决定于1911年创办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班。选拔优秀青年进行培训。从1912年起的庚款留美学生主要都是这个班的毕业生。在此之前的1909至1911的三年中,前后公开招考录取了180名庚款留美学生,其中理、工各科学学生占4/5。

从1909至1929年,清华学堂共送出留美学生21届,2000余人(8)。其中有少部分不是清华的学生,经过考试选送的;另外还包括了前后送出的53名女生(9)。这批学生到美国后都可直接进入大学学习,有的还可作为插班生,进入大学二、三年级学习。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美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大都于10年代、20年代、30年代陆续回国,相当部分到大学、研究机构或工矿企业工作,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结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9年国立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庚款留美学生改为公开招考,不再限于清华大学毕业生。作为清华基金的庚款部分仍然保留,不过从这时起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10)。1949年前的清华大学由于经费充足,其校舍建筑、仪器设备和师资阵容,在国内均属一流。清华原是一所国内外闻名的,文、理、法、工、农各院皆备的综合大学,其理工各系都很强。1949年以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迁往美国,清华经费则完全由政府拨款。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其他院系,除留一部分基础课教师力量外,都并入北京大学等其他院校,加强了其他大学的教师力量。目前,该校又在注意逐步加强或重新建立理科和文法学科的教学。

(二)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

1924年,经过美国朝野的呼吁,退还了其余的1/3庚款余额。为此两国商定,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华基金会),专门从事这笔退款的经营、管理和使用。这个董事会具有权威性,由15人组成,10名中国人,包括外交和教育部门的官员,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的校长和学术界的名流,如丁文江、翁文灏、任鸿隽、胡适、赵元任等。另5名为美国人,其中有从事银行工业的专家,还有熟悉中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如顾临(Roger S. Greene)和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11)。

这笔退款的使用方针同第一次退款的集中使用不同。其原则目标定为“应用以(一)发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适合中国国情之应用,其道在增进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实验与表

证,及科学教学法之训练;(二)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12)。

中华基金会成立时,正面临国内政局不稳、军阀混战、各大学和科研单位经费匮乏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华基金会采取了较分散而又有重点的支持一批单位,使一批原来有研究力量又较有工作基础的国立或私立大学和研究机构能较顺利的开展工作。同时还着眼于提高中学的理科教学水平。这些工作都取得较显著的效果。其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1) 重点资助一批有基础的大学理工科

北京大学自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以来,着力革新教育,加强理科建设。由于经费缺乏,步履艰难。中华基金会一经成立,就对北大进行重点资助。从1926年起连续三年共补助北京大学物理系3万元,用以增加仪器设备(13)。从1932年至1937年的六年中,每年拨款20万元,建立特别研究基金,用于设立35座研究教席及添设图书实验室设备等。由于得到这笔资助,使教授对生活无后顾之忧,能集中精力致力教学和研究。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此项拨款到期时,北大面貌已焕然一新(14)。

中华基金会还资助了一些其他大学,如:1926到1932年间,资助南开大学自然科学教学和研究共13.5万元,资助中央大学物理系1.5万元、化学系1万元、医学院9万元;对中央大学农学院改良和推广稻麦及棉作的资助更多,每年3.5万元,连续六年以上;前后补助上海交通大学发展工业教育14万元;还资助了复旦大学生物系、大同大学等多所学校的理工科。其中有的资助甚至长达10年以上(15)。

(2) 资助研究机构,促进移植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成长

在中华基金会的历次报告中,都显示了它对中国初创的一些研究机构进行了相当量的资助。

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建立起来的第一所近代科学研究机构,1916年建所后拥有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一批可观的研究力量。20年代遇到经费困难时,受到中华基金会较长期的资助。从1926到1929年的三个年度里共资助3.5万元,从1930年以后的三个年度里共资助10万元。这些数量可观的资助,支持了地质调查所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开展了中国土壤学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培养出大量地质学研究骨干。

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2年在南京创建时,年经费只有数百元。1923年得到少量政府资助和个人捐助,情况稍有改善。该所的创始人秉志、胡先等一批研究人员艰苦奋斗,在采集和分类标本方面作出了成绩,引起了中华基金会的注意。从1926年以后的三个年度里,每年资助1.5万元。从1930年以后的三个年度里,每年资助5万元。生物研究所有效地使用这笔经费,建筑了研究楼,配备了实验室,增加了出差考察费用,促进了该所的动、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和遗传学的实验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生物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受到该所人力支援的单位有北京静生生物研究所(1929年成立)和中央研究院有关生物学的研究机构等。

此外,中华基金会于1929年还补助了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50万元,用以资助其物理、化学、工程研究机构的建筑及设备费用。受中华基金会资助的还有其他研究机构。

中华基金会不仅资助机构,还补助到科学家个人。1928年该会设科学研究补助金,数量从500元到2000元不等,少数人甚至可以得到更高数量的补助。受到这个补助金的学科有22个,其中理、工、农、医学科有15个,接受补助金的个人达415人。其中46%在国内,30%在美国,还有少数在其他欧美国家或日本进行研究工作。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的知名科学家中,许多人都接受过该会的资助。1930年中华基金会又设立了少数研究教授席,提供较高薪金,使他们安心工作。

(3) 为提高中等学校自然科学教学水平提供资助

中华基金会认为,大学科学教学水平的提高,直接受中学科学教育水平的牵制,因此对提高中学教学水平给以特别的关注。为此,选择了以培养中学师资为主要任务的六所高等学

校,即南京东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武昌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沈阳东北大学、广东大学、成都高等师范学院等院校为重点,在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和教育心理学五个学科内,共设35座科学教授席,每年每教授席可得资助1万元到3万元不等,用以改进实验教学设备和补助附设的实验学校经费。使这些学校能够培养出合格的中学理科师资。中华基金会还资助这些学校与其他高等学校合作,举办暑期“科学讲习会”,以提高在职中学教师的自然科学水平。这种办法在20年代中期很起作用。1928年以后,中等学校工作渐入正轨,才停止了这项资助。(16)

(4) 大力资助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今天的北京图书馆是在中华基金会全力支持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开始创办时,原名北海图书馆,中华基金会以每年25万元的经费提供租房和订购外国自然科学方面书刊。1929年与原北平政府办的主要收藏中文书籍的图书馆合并,改称北平图书馆。1931年又提供了1137.4万元建成具有中国风格的北京文津街馆址(17)。中华基金会对北京图书馆的多年资助,使北京图书馆自然科学书刊系统而丰富,为科研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资料。文津街馆址在1987年紫竹院新馆建成前为研究工作者使用了50多年。

在资助北京图书馆的同时,每年以1万元资助设在武昌的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由美国教会在1920年建立)。到1934年已有72名毕业生,毕业前都到北京图书馆实习(18)。这所学校,在1956年北京大学设立图书馆专修科以前,是全国唯一坚持培养图书馆管理人才的专门学校。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时,并入武汉大学,成为其图书馆学专修科,1980年以后改为图书馆学系。

中华基金会资助的范围很广,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资助,因不包括在本文主题之内,都未列入。

总之,中华基金会自成立以后的20多年中,资助工作卓有成效,其经营管理经费和选择使用资助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40年代,遭受战争的影响,加以货币贬值,基金能力大减。1949年以后,基金会迁往美国,中断了同大陆的联系,但同台湾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仍有联系(19)。

三、美国洛氏基金会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影响

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全力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1916年正式命名,英文为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PUMC)曾是一所中国医学科学水平最高的医学院,在国外也颇著称。这是20世纪初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父子同医学教育家一起,经过酝酿和到中国实地调查后作出的决定。为此,洛氏基金会于1914年专门成立了中华基金会。当了解到那时中国已有的大小约20所医学院校的水平大都不高后,他们就计划仿照当时美国最高水平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中国北京建立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从1917年至1921年基本建成的校舍,费用达200多万美元(20)。

这所每年经费达60—70万美元的医学院从1924年到1943年共有毕业生310人,先后聘请了国内外教授200人,其中中国教授107人(21)。为了办好医预科,洛氏基金曾资助了燕京大学等十几所大学。学生考入医预科学习三年后,经过挑选再进入协和医学院学习五年。为了办好为临床教学所必需的附属的协和医院,还特别设立了护士学校培养高水平的护士。在校工作的教师经过一定的年限,有可能获得到美国或其他欧洲国家进修的机会。

协和在教学、医疗和科研三个方面的高标准和严要求给过去曾经在协和学习和工作过的医生和教师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协和的书刊齐全、病案完整、设备先进等固然是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协和从医、教人员到学生孜孜不倦的学习和研究态度、认真的医疗作风更

是它的内在动力；这个集体长期创造出来的活跃而浓厚的学术气氛更使大家受益终身。

近30年来，协和医学院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关注，中外都出版了有关专著，集中了大量资料，并作了分析研究（22），本文只作一简单概括。

1. 对我国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1949年以前的近30年中，协和毕业生只有300多人，但由于质量高而能量大，据美国Mary Bullock的统计，有76人在1949年以后留在台湾、香港和美国（23）。按此推算，留在中国大陆的协和毕业生约有200多人，在1949年他们的年龄大约为30至50岁之间，正是精力旺盛的时期。除了留在协和的部分外，他们中许多分布在全国许多大城市的医学院中。通过他们，过去协和的优良传统多少都在起着作用。如：北京医学院、天津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广东医学院、四川医学院等多所医学院都有协和毕业生或曾在协和工作过的教师在任教。

至于协和医学院本身的教学工作，在50年代曾停止过招生，1959年曾一度恢复过八年制的医学教育制度，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六年之后，又被1966年夏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冲断了。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协和仍起着培养师资和提高医生医疗水平的作用。1979年才又恢复了八年制的医学教育制度。至于协和医学院的名称，则于1985年改定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英文名称则仍沿用旧名。

2. 对发展我国的医疗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由于协和在医疗工作中有着重科学的传统，医生坚持对病人进行严格的检验，医生本人又多具有学识基础宽广和医疗经验丰富的长处，使医院的诊断和治疗水平一般都具有高水平。在过去，这是公认的。1949年以后，由协和支援或新建的医院有：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309医院、阜外医院（心血管病）、北京医院、北京肿瘤医院、整形外科医院等。由于受到协和传统的影响，这些医院的医疗水平都是比较高的。

3. 在医学科学研究中起了骨干作用

从20年代中期以后，协和的研究成果倍出，不论临床或基础医学研究都是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中心，所出版的刊物在国内外都受到重视。还应该指出的是协和基础各科的研究在20、30年代，几乎同时也是中国实验生物学研究的发源地，人才成长很快。1927年创刊的《中国生理学杂志》就是以这批力量为后盾。一直办到1952年。以后这个刊物分成生理、生化、解剖、药理等等许多独立的刊物。

这里仅举著名的“北京人”的发掘同协和解剖科的密切联系为例，来表明协和研究工作视野的宽广。协和解剖科人类学教授步达生（Davidson Black, 1884-1934，加拿大籍）于1926年为他的瑞典同行直接从北京周口店地层中挖掘出的化石牙齿作鉴定，命名为“中国猿人”的白齿，即“北京人”。这一发现导致地质调查所同协和解剖科共同组成“新生代研究室”，丁文江、翁文灏、步达生均为领导人，参加工作的有包括杨锺健、裴文中在内的中外学者八、九人，由洛氏基金会提供经费。该室成立后，即在周口店发现过牙齿的地方开展了大规模的发掘，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裴文中于1929年在这里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就是其中重大的成就。1990年中国古生物学家周明镇认为这项工作是“十分成功的一个国际合作范例”（24）。

1949年以后，协和的研究工作同教学工作一样，在曲折中前进，而其骨干作用则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仅为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输送了大批研究骨干，而且成为1957年建立的医学科学院的重要支柱。

四、1949年以前中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选送青年赴美学习科学技术

1. 政府通过教育部门公开选送青年留学美国

中国政府派青年赴美学习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由于种种原因,只办了三年就停止了。进入20世纪,前面提到的庚款留学生是很有成效的。从20年代后期至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前,政府对留学教育较为重视,对出国留学生要求严格,学习专业以军、工、理、医各科为主,文法各科人数极少。1935年和1936年每年送留学生都在千人以上。1937年以后,人数大减,每年不足百人(25)。其中留美学生的比例都较高。

1942年以后,当时政府为了战后人才的需要,留学生的人数逐年上升。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教育部公开招考公费留学生120名,其中40名为留美学生(26)。

1943年政府公布“自费留学生派遣办法”后,即举行了第一次自费留学资格考试,录取了400名。1946年进行了第二次考试,录取了1216人(27)。这批自费留学生大都得到美国大学的资助赴美学习。

1949年以前,一些政府部门,如资源委员会、交通部、国防部、卫生部等都派遣出国留学生。这其中去美国留学的比例很大。限于资料,仅选资源委员会为例,作一些分析。

2. 资源委员会选送大批科技人员赴美进修

30年代成立的资源委员会是南京政府进行重工业建设,包括国防工业建设的领导部门,同时也是一个实力机构,拥有121个总公司,近千个生产单位。从1932年其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时仅有的30名职员,发展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的近30万人,其中40%为大学毕业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28)。

长期负责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和钱昌照等十分重视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养。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开始派遣在资源委员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和年轻有为的科技工作者到英、美、德等国学习或实习,专攻经济学、电工、矿冶等,人数不多。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准备战后的建设,资源委员会一面制定“战后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一面有计划地先后派了七批、780余人去美国进行技术与管理工作的培训。其中,从1942年至1947年送出的第一、三、四、五批的548人,绝大多数都是资源委员会所属的青年技术人员,学习两年以上,多数入工厂实习,少数转入大学深造。1944年派出的第二批40人,都是资源委员会各厂矿的负责人,任务是考察美国有关的厂矿及其管理工作。第六批是为“扬子江三峡水利发电计划”而派出水电部门的技术人员50人,赴美参加设计工作。第七批是为了同美国威斯汀豪斯(G. Westinghouse, 1846-1914)电气公司技术合作,派中央电工器材厂的40名技术人员赴美实习。这些人大部分陆续回国参加经济建设工作,少数留在美国。

五、留学生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20世纪前半叶,留美学生出国的渠道多,学习的学科多,受训练的方式方法也多样,很难得到一个确切的统计总数字。估计在万人以上,回国的占多数,留在大陆的又占回国的多数。1949年以后,中美两国之间隔离了20多年,而美国过去长期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影响并未消失,其原因即在此。

为了能得到一些相对的量化的概念,本文作者曾对五册《中国科学家辞典》(山东科技出版社,1982-1986)列出的877名科学家(教授水平)作过一些统计与分析(29)。结果表明,这877名科学家(其中的660人在1988年仍在世,占75%)中,有662人有海外留学经历,占877人的75.5%。其中留美学生393人,为留学总人数的59%,居首位;留英学生次之,为91人,占14%。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的留学生中学工科的人数很多,他们多在工业部门或厂矿中,有不少人未被列入而未能统计在内。

在中国科学院的历届学部委员中,有留学经历的科学家占的比例更高。1955年第一

届的172名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中,有156人曾留学海外,为172人的90%;其中留美的为87人,为156人的56%,居首位。1957年第二届的191名学部委员中,174人有留学经历,为191人的91%;其中曾留学美国的为101人,占174人的58%,居首位。1981年第三届学部委员增补至400人,其中的344人有留学经历,占86%;204人曾留学美国,占59.9%,仍居首位,而且所占比例较前为高(30)。

上列数字表明,直到80年代初,有留美经历的科学家在大陆的科学工作中所占的优势。尽管在1949年以后,他们经历了许多曲折,他们同大陆的许多非留美的科学家一起,起着对中国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作用,对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培养出一大批较年轻的科学家。

六、结束语

20世纪前半叶美国科学能够如此有效地传入中国,是美国当时对中国政策执行的结果。美国当时认为这样做,既提高了中国的科学文明,又可以得到中国人民的友谊。这一政策正好同中国当时要向欧美学习科学技术的政策相吻合,中国想使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生根发展,使中国逐渐变得较以前富强的目的达到了。美国的目的也达到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隔绝了20多年的中美科技交流,几乎毫无阻力地逐渐得到恢复,就是一个证明。80年代,几万名中国人通过各种渠道到美国求学又是一个证明。在弱国与强国之间的政策,如果对弱国有利,同时也必定对强国有利,这是显而易见的。在40多年后的今天来评估过去,应当承认,这是一个成功的政策。

注释:

(1)《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7页。

(3)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文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125—126页。

(4)同(3),第138—139页,第157页,第159—161页。

(5)同(2),第333—337页。

(6)胡适:“今日教会教育之难关”,《胡适文存》,第三集,远东书局,1983年,第733页。

(7)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生教育史料》,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第139页。

(8)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湾华冈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278页。

(9)同(7),第1045页。

(10)《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四次报告》,1929年12月印行,第6页。

(11)《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二十年简述》,1946年12月印行,末页。

(12)同(11),第2页。

(13)同(10),第23页。

(14)同(11),第4页。

(15)同(11),全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次报告》,1929年3月印行;同

(13),全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五次报告》,1930年12月印行。

- (16) 同(11), 第4页。
- (17) 同(11), 第6页;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次报告》, 1929年3月印行, 第23页。
- (18) 同(11), 第6页。
- (19) 《顾维钧回忆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 中华书局, 1983年, 第362—363页。
- (20) 邓家栋主编: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 北京科技出版社, 1987年, 第6—8页。
- (21) Mary E. Ferguson,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blished by China Medical Board of New York Inc., 1970, pp.245-249, pp.233-239.
- (22) 《话说老协和》,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 Mary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王志均主编: 《中国近代生理学六十年》,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6年。
- (23) Mary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22.
- (24) 周明镇: “‘北京人’的发现与国际合作”, 《人类学学报》, 1990年第9卷, 第4期, 第279—299页。
- (25)(26) 同(7), 第2562页, 第1563页。
- (27) 同(8), 第503—504页。
- (28) 《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年, 第63, 145页。
- (29) 李佩珊: “1949年以后, 归国留学生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9年, 第四期, 第28页表2。
- (30) 同上, 第31页表6。

北京地区美国基督教教会中学研究

(1920-1941年)

姬 虹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欧美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 先后来到北京地区。随着北京地区教堂的纷纷建立, 传教士在教堂或在自己家中, 开办了若干类似中国私塾的蒙学馆(堂), 招收学生入学, 这就是北京教会中学的前身。这些学校在开办初期以《圣经》教学为主, 毕业生也都从事宗教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的变化, 进入本世纪20、30年代后, 上述学校无论在办学方针, 还是在课程设置上均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原因何在? 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又是什么? 本文力图通过对北京地区八所美国教会中学1920—1941年历史的考察, 从一个侧面就这些问题作一说明。这八所学校是汇文中学、慕贞女中、潞河中学、富育女中、育英中学、贝满女中、崇实中学、崇慈女中, 它们分别由美国美以美会、公

理会、长老会在19世纪60—70年代创建。

一、陷入困境的教会中学

经过传教士数十年的惨淡经营,上述八所学校都已初见规模,有良好的校舍,师生人数也不断增长,而且学校业已走完了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大学的历程(实际上,就学校的学术水平而言,这些学校还是以中学为主体,仅出现了大学班而已)。但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教会中学陷入困境,难以摆脱。

(一)政治上。20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1923—1924年全国兴起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丧失主权的运动。运动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提出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教育主权的要求,并得到各界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办的《向导》杂志认为,教会教育是“养成奴隶人材,为他们的帝国主义之前驱”。

(1)《中华教育界》杂志推出“收回教育权专号”,呼吁收回各级教育机关,由中国人自办,该杂志还特别指出,“教会中学是教会学校之一种,而且是承上(大学)接下(小学)很重要的一种,倘把中学生看作中坚人物,教会中学是养成侵略中国供奔走中坚人物的机关”,教会中学课程重外文轻中文,结果使学生“在学术上事业上‘自外生成’,不居于‘中国人’之列”,因此“这样地教育,我们还能让其继续增长吗?”(2)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这对收回教育权又起了助长作用。教会学校的学生出于爱国激情,提出罢课,参加运动。1925年6月,慕贞女中的学生因校长禁止学生参加五卅爱国运动,提出全体退学。教会学校学生的举动,扩大了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声势,同时也使教会和学校当局处于被动、难堪的状态。

(二)思想上。如果说,在晚清社会影响基督教传播,主要还是来自传统文化的阻力的话,那么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的展开,随着进化论、唯物论思想的广泛传播,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意识、一种唯心主义体系,其传播就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进步的知识分子之中。他们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作为武器,对宗教产生了怀疑,并进行了批判。

蔡元培1919年发表演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1922年又提出宗教必须与教育分离的观点,主张教育必须由教育家担任,“毫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影响”。(3)

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批判,涉及宗教必须与教育脱离的问题。1923年因抗议世界基督教学生大会在华召开,要求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呼声越来越高。1924年10月在全国教育联合会年会上,通过宗教与教育分离的议案,要求各级学校,概不得传播宗教,或者强迫学生诵经、参加祈祷礼拜等事。教会学校以传播教义为办学宗旨,如果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等于给其当头一棒,教会学校还有存在价值吗?

(三)教育上。19世纪中后期产生的教会学校,作为一种新式的教育制度,对中国传统教育来说是一种挑战,可是随着中国新教育体系的逐渐确立,这种优势丧失了。

据教会统计,1916年全国非教会系统的中学共444所,学生69770人,教会中学291所,学生15213人。(4)教会学校不仅在数量上失去优势,而且由于经费短缺,师资力量不足等原因,质量也在下降,为此,教会里从事教育的传教士忧心忡忡,“若将基督教在中国之教育,与官立或非教会私立者相比,如此年复一年,实形减色”,(5)力图谋求解决的办法。

来自上述三方面的压力,足以威胁教会学校的生存,而教会学校内部又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更是雪上加霜,使之处境更加困难。\$学校因经费不足,经济上入不敷出。传教士为加强福音宣传,不顾人力和财力的局限,建立了许多学校,实际上连传教士自己也承认“关于学校的三个因素——校舍、设备和教职员——在三要素方面符合正常标准的学校为数甚少。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中学在这三个项目中都有两个项目有缺陷,除少数外,所有的学校在这三方面都达不到相当有效的标准。事实上,用一句行话来说,我们‘铺子’铺得太大了”。

(6)正是由于人力、财力的分散,又逢欧美发生战后经济危机,国外捐款减少,学校经济来源受阻。汇文中学校长抱怨教员工资低,不安心工作,他认为“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我们在学费、膳费等方面的收入大大增加了,但是这个方法很快就会达到极限。增加膳费不合增加额外收入,因为学生仅支付了他所消耗。有能力支付和愿意支付比现在更多的费用的只是一部分学生,大部分学生来自穷人家和靠奖学金或其他资助维持学业的。增加费用可能会使一大部分人失学,其结果是学校的特性面临‘非基督教化’的危险。我们建校目的是为了给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提供基督教教育,如果对于一些学生不要求宗教考试,甚至完全取消,学校将失去创建者和赞助人的同情和支持”。(7)既然学校无法解决经济问题,只好求助教会,教会实际上同样无能为力。

由于教会学校未向政府注册,学生在转学、升学、就业等方面遇到困难,不安心学习的现象日益突出。早在1909年左右,因清政府不承认教会学校学生的学历,在“预备立宪”中失去选民资格的教会学校毕业生,曾写信给“中华教育会”(教会的教育组织),抨击他们所接受的教育。1924—1925年收回教育主权运动中,教会学校学生纷纷罢课、退学。崇实学校“学生感于升学困难,率多退学,以致学生额数大减,学校经费几濒(濒)于不能维持。”(8)

面对来自中国社会和学校内部的两股冲击波,教会派出了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目的是通过调查,提出新的应变政策。

二、教会中学的改革与出路

1921年在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下,由欧美各差会派员参加的中国教育调查团分批前往中国各地,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出版了《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这次调查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很深远的。教会根据调查团的建议,对其教育方针做了调整,使教会学校渡过了难关,而且扩大和加强了势力和影响。

在这次教育改革中,教会中学同样发生了巨变,正是这种变化,给教会中学带来了转机,找到了出路。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教会中学的地位与作用得到重视

从19世纪末起,传教士为培养高层次的人材,以备将来控制中国社会,极力突出和加强高等教育,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其结果是高等教育得到了发展,而初等、中等教育却发展缓慢,造成整个教育系统的脱节。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上,有人指出:“学生于此之时(指中学阶段),大概定夺其一生之事业,且亦定其心志之标准,更有极能接受基督教之感情,立志作信徒,而思‘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者也’,按作中国之领袖,多欲先入中学。……而一班为信徒之教员,与许多之布道员,及尽义务作教会工作者,又有看护士与任实业者,以及一班有感召力在家庭与教会之妇女等人,大概目的只限于中学之学生”,因此“则欲加增中学,多而且美,欲学校之房屋壮丽,欲教员有上等之训练与人格,又欲改良其工课,以便教会中不受圣职之领袖人材更得利用,良因现今工课,只合预备入大学之用”(9),指出了中学的重要性,并希望给予重视。

中国教育调查团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学的作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中等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学为教育系统之中坚,下级学校教师之一大部分皆由中学供给之。在全体教育组织中,中学为最稳固最能自立之部分,而入基督教的专门学校之一大部分学生亦皆由斯出焉。”(10)

中学生是教会可以争取的重要力量。由于中学是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教会把弘扬基督

教的希望寄托于中学生。“在目前基督教的事业之全体中，基督教中学实为一最重要之部分”（11），“吾人所谓基督教之脊骨非可于初级或大学中求之，乃当求之于中学校者也”，“学生之未及中学之程度尚未能有为领袖之力。学生之经过中学校以上者，在目前情形之下，常多半投身职业界中。是以教堂之所赖之实力乃必由中学校而来。”（12）

教会承认过去对中等教育“实为最未经注意者”，开始给予重视，这还是出于教会要扩大，加强基督教势力的一贯主张。20年代后，教会提出使中国“更基督化”口号，为了达到此目的，不仅要培养高精尖人材，而且要通过普及教育（如中等教育），影响与作用于中国社会，因为普及教育具有人数多、涉及面广的特点。

为了集中力量，分别发展各级教育，北京的各教会联合起来，在汇文、贝满、潞河三校的大学部基础之上，成立燕京大学，上述三校变为单纯的中学，按照中国政府颁布的“新学制”，改组成三三制中学，即初高中各三年。大学与中学的分离，有利于中学的进一步发展。其他各校，1922年崇实学校改为三三制中学，1923年慕贞女中学制由四年延长到六年，1930年育英学校设高中三年。经过这次调整，基本上奠定了以后各校的格局，一直延续到1949年。

（二）“中国化”色彩加强

为了打破以前学校与社会脱离的封闭状态，为了消除社会对教会学校的偏见，教会提出，教育必须“适合于中国之需要，而不当偏重其己国之教育方法与种类，以妨害大局之成功也”（13），因此，“我们现在所努力的，即如何使此基督教教育中国化，如何求中国化之彻底！”而不是“造就外国国民的教育”。（14）

加强“中国化”的具体行动：其一，在中国政府立案注册，承认“基督教的教育与政府教育并行不悖”（15），是国家教育制度的一种辅助形式。1925年起，这八所中学先后在政府注册。1927年在华北长老会年会上，与会者认为在政府注册有诸多好处，“未经注册的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将遇到困难，因为后者已立案或正在立案，注册了的中学将排除这些困难”，“注册将使基督教学校在教育进步方面，跟上官方学校”，“注册可使我们的学校适应公共舆论的要求，可停止敌对分子对我们学校诸如‘外国人走狗’的辱骂，有助于我们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恶劣影响”，所以，“我们应该乘机利用北洋政府提出的较容易的条件”，否则“以后若提出更严厉的限制，那时注册将更加困难”。（16）这恐怕代表了当时教会人士的普遍心理。

其二，任命中国校长。形式上将学校行政管理权交于中国人，外籍教员仅担任英语、音乐等课的教学，负责宗教活动。依北洋政府颁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教会任命了一批中国人充当八所中学的校长，如汇文的高凤山、贝满的管叶羽、育英的李如松、潞河的陈昌等。他们多为教会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在美国留过学，比起学校初期的传教士校长来说，他们具有丰富的教育学知识，懂得如何科学治校，任期也较长（有的长达20—30年），为学校在30年代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教会并不因此全部放弃行政权，而是通过校董事会，干涉校务。

其三，课程安排尽量与政府规定保持一致，重视中文教学。教会认为学校“应当尽可能遵守政府所订的课程：（1）可使政府调查人员易于了解他们在教会学校中所见的事物；（2）用以强调教会学校同情政府的计划这一事实；（3）可以便利学生在教会学校和国立学校之间的转学。”（17）从学校后来的课程安排上看，还是基本上与政府颁布的教学大纲吻合，如国民党政府进行“党化教育”（后又称“三民主义教育”），要求各校开设公民课，教会中学无例外地执行了。另外，各校重视中文教学，不惜重金聘请国文教员，在学生中组织研究中国文化的社团。汇文学校把校友捐赠10000元作为奖励基金，以表彰在中国语言和文学方面做出成就的教师。

教会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努力，力求加强学校的“中国化”色彩，改变学校以往的形象，

消除国人对学校的偏见，这对于学校的发展，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三）突出职业和专业教育

早期教会学校以《圣经》学习为主，同时也向学生传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但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民众的需要。可以说，学校的办学方针是与中国社会的迫切要求相脱节的。

经过20年代的动荡之后，教会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结合中国社会需要办学，学校才能存在和进一步发展。为此，教会调整了办学方针，尤其在宗教教学方面。尽管仍强调学校要给学生“基督徒的品行与宗教上的教练”，可是在形式上有所变化，“教室中宗教教训点钟之多寡，其重要盖不若学生对于基督教精神沾染之程度，其入世后信仰之忠坚，与其对于其人民所能尽基督教的义务之热诚为如何也。但实际上之问题，如每日圣经之研读，是否为必要；礼拜堂之祈祷，是否须强迫执行，以及学生是否皆须与教堂相联合，亦当为教师及校长会议中所需常常讨论者也。”（18）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不再使用强制手段，使其信仰基督教，而是通过基督教教育的特征，以及基督教教员的言行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形成所谓“基督教化”人格。

办学方针的另一重大变化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即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完成中学学业后不能继续升学，为了使学生能适应将来的工作，学校加强了专业和职业的训练。

学校除保证一部分学生继续升学外，主要围绕教育、商业、农业、工艺等职业，对学生进行培养和训练。汇文学校实行“三三制”后，高中分为商、文、理、教育等科。商科学生毕业后一般不升学，直接参加工作。教育科学生是为初等学校预备师资的。崇实学校设有石印、织毯、铅印、皮件等科，除解决贫寒学生的生活问题，同时又进行了职业教育。潞河中学利用靠近农村的特点，传授一些农业知识，如养蜂学、养鸡学、园艺等。30年代初期，这些课程由教员杨锦波和美国牧师亨德担任，教学质量很好。学校还请了一位被称为花把式的张姓技师，在校园内建立了养蜂场和苗圃。

突出非宗教的职业训练，是20年代教会中学的共同特点。其作用，对于学生而言，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获得宗教知识，而是全面的、系统的知识，为在社会各个部门施展才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于学校而言，由于学生就业面的拓宽，学校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日益加强，这对于实施使中国“更基督化”的方针有利，与传教士办学的初衷也不违背。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中国的发展依赖教育的发展，需要培养大批建设人材，教会学校能根据中国社会的需求，加强职业教育，如教会认为“中国人民一大半皆居于乡野，故乡野职业教育之不发达，实为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及对于教会之一重大问题”，突出“农业及其他相属之职业”（19）的训练，起到的实际效果，是有益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的。

总之，教会为了摆脱其在教育上的困境，不得不制定新的方针。新方针既是在新形势下的应变措施，也是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深刻认识的产物，他们从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变为认识到中国文化也有其合理性，从与中国社会相脱离到逐渐走向中国社会，教会中学出现的三方面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具体实证。

三、30—40年代教会中学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教会教育方针的调整，无疑为教会中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充分的条件，另外，还应看到，这种发展与社会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它对教会学校的政策有别于清政府，也有别于北洋政府。清政府自命“天朝上国”，对洋人办教育这一既成事实拒不承认。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国内烽火连天，对于教会学校实际上是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相对稳定，对于教会学校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政策。教会学校从数量上还是为数不少的，政府显然无力全部接收。再者，国立各级学校力量有限，不能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一方面颁布法令法规,要求外国人所办学校必须立案注册,纳入国家教育的系统,学校不允许传播宗教。另一方面,只要学校在政府立案,政府对学校事务并不多加干涉,只定期派员视察而已,对于学校仍然存在的宗教活动,也不多加干涉。因此,对于教会学校既用严法约束,又给予相当自由,无疑是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30年代以后,随着教会中学的发展,学校的面貌也大大改观了,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反映出来:

(一) 教会中学与教会的关系

1925年后,汇文等八所中学先后在中国政府立案注册,接受政府领导和监督,但同时又与原属教会在行政、经济、宗教活动上保持联系。

行政上,教会通过校董会介入学校的日常工作。学校立案后,教会放弃了直接管理学校的权力,任命了一批中国校长。从这些校长的简历可以看出,他们均与教会有一定的关系,通过他们遥控学校的管理,恐怕是教会的真正用意。根据中国政府颁布的外人捐资办学认可条例,八所中学均成立校董会。校董会由教会、中国地方代表、校友等人组成,如崇实学校董事会“甲、外聘校董四人。乙、本地中国代表四人。丙、本校毕业生代表四人。丁、本会西差会四人。戊、本校校长为当然校董”(20)。各校董事会的职责也差不多,如汇文规定“校董事会对于学校之计划与财政负有全责与全权;校长由董事会聘任;职教员由校长推荐经董事会通过;校章之制定与更变得由校长建议经董事会决之;本校的经费之预算、审查、决算,须由董事会议决之;每届毕业生须经董事会通过。”(21)概括之,校董事会是学校的决策机构,教会利用与学校的历史渊源关系,在校董会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并通过之,介入学校的行政工作,这种介入往往又是具有权威性的。另外,各校校长每年须向所属教会递交年度报告,汇报一年的工作,请示有关学校的重大问题。教会并没有因学校已在中国政府立案,而放松对学校的控制。

经济上,学校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学杂费收入,不再单纯依靠教会补贴,但是学校的经济并没有完全独立,一定程度上还须依靠教会。据统计,1932—1940年间,汇文等八所学校接受教会津贴从630—2000元不等,有时教会津贴甚至关系到学校的生存。1936年慕贞学校,“本校设立者函,有意将本校归并于天津中西女校或谋自立,并通知本校由本年起,将补助费减少一半,至1938年取消补助”,(22)这对于慕贞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可谓最悲哀之消息”。(23)后来,差会又同意继续拨款,全校上下才松了一口气。从慕贞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学校对教会的经济依赖。

学校继续保留相当程度的宗教色彩,因此在宗教活动上不可避免地与教会发生联系。政府规定,学校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因此各校都取消了强制性的宗教教育,采取信仰自由的政策。学校的宗教气氛较学校早期而言,相对淡薄了,但由于学校的宗教传统,以及大部分教职员均为教徒的关系,学校的宗教活动仍很活跃。

首先,存在一支信教学生队伍。

根据中华基督教教育会1932—1940年年度报告书统计,八所学校学生中,教友比例占学生数的8%—50%不等,慕道友比例是1%—55%,一般女校比男校信教学生比例高。(24)在当时全社会宗教气氛不浓的状况下,教会中学信教学生仍然不少的原因,除学校的传统及教职员影响外,家庭的作用不可忽视。

其次,学校的宗教组织与领导。

教会中学最早的宗教团体是青年会(初称幼徒会)。潞河学校在1885年左右就出现了青年会,是全国最早有该组织的学校之一。本世纪20年代后,教会中学主要的宗教团体是团契。团契主要成员是教徒,也吸收非教徒学生参加。团契一般由师生合组,有的学校除全校性大团契外,还有各种名称的小团契。团契等宗教团体由学生自发组织,学校和教会共同给予指导。育英的“生活指导部”负责指导宗教活动,崇实成立有“宗教教育委员会”。各校

所属的教会也有宗教活动指导员，经常去学校主持活动。教会还在教堂组织聚会、礼拜、查经，以吸引学生参加。北平青年会和女青年会有校会组，常派青年干事到教会中学活动。

再次，宗教活动的形式和内容。

学校早期的宗教活动很简单，育英青年会成立之初“除查经、祈祷及礼拜外，别无工作”（25）。

30年代后，为了吸引更多学生参加，同时又不违背政府有关学校不得传播宗教的法令，宗教活动的形式变得多样，内容变得丰富了。主要有：（1）宗教选课。课程包括宗教哲学、宗教史、伦理学等，学生选课情况，根据慕贞女校1931年报告，“学校1/3的学生选修了宗教课，尽管该课要求交相当高水平的作业，第二学期选课的人比第一学期更多了”。（26）（2）礼拜、祈祷、查经。崇实学校每星期日上午，举行主日礼拜，每天有晨祷、晚祷，还设中英文查经班。慕贞“每天上课前15分钟有学生组织的早祷，……参加者150人，差不多是注册人数的一半”。（27）这些活动为自愿，不强迫参加。（3）演讲、讨论。内容广泛，不局限宗教，涉及人生、社会等。（4）文体活动。每年的圣诞节、复活节、春季开学时，团契均有文娱活动。唱诗、远足、野餐等是宗教活动的形式。（5）社会活动。各校宗教活动目的是“本基督之爱，精神团结，并效法基督牺牲服务之精神，以求人群之福利”。（28）所以，社会服务是宗教活动的重要形式和内容。各校办有主日学，利用星期日进行义务教育。

活跃的宗教活动，给传教士提供了接近学生和影响学生的机会，他们管理和主持了学校日常宗教活动，一直到1949年。

（二）教会中学的教学水平和社会评价

30—40年代，在当时北平国立、市立、私立中学之中，汇文等八所教会中学的教学水平属上乘。1934年河北省（包括天津市）举行中学生会考，潞河中学名列榜首。同年北平全市会考，育英获高中团体冠军，初高中个人冠军。为此，社会名流丁锦先生赠“二元”匾一块，悬挂校门之上。在这次会考中，贝满列高中第五、汇文列第八。1936年全市会考，育英初中250名毕业生全部合格。

教会中学教学质量高，与学校教师队伍素质有直接关系。教师绝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在国外深造过。1921年汇文学校校长的年度报告中提到，该年有两位留美博士来校任教。1930—1934年，贝满的教职员中，大学本科学历者占50%以上。为了保证学校拥有一支出色的教师队伍，各校设法给老师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育英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不惜用高薪聘请优秀教师。贝满给每个住校老师提供单间宿舍，学校还请专人给住校老师每周洗一次衣服，学校有十几架钢琴，可以供老师随时娱乐。

学校教学质量高，还依赖学校实行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学校淘汰了陈旧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代之以生动活泼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并使之进一步完善。理科教学，教员除传授一般基础知识外，主要是利用实验，进行形象教学。贝满的物理老师孙念台讲静电反应时，让全班同学手拉手，围成圈子，然后在一个同学手上通静电，大家都感到麻木，拉着的手全松开了，这个情景过了若干年后，不少校友还记忆犹新。英语是教会中学最重要的课程之一，老师除讲授文法、会话、写作外，还教学生读英文诗，唱英文歌，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汇文的英文老师邀请学生到家里参加茶会，彼此之间须用英语交谈，给学生提供练习口语的机会。贝满排练英文剧，师生同台演出，生动活泼。另外，各校在高中设选修课，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又使学有专长，能适应将来的工作。

为了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各校均制订了完整的规章制度。汇文学校的学则十分详细，对学生的升学、选课、考试、请假、退学、休学、奖励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贝满规定，住校生除星期六和星期日外，不许无故离校，否则就算旷课。旷课不但扣操行成绩，还要扣学科成绩。贝满要求学生衣服庄重朴素，袖长过肘，衣长过膝，冬、夏季一律是蓝布大

褂，只有深浅之别。慕贞的女孩子把星期六下午视为过节，因为每周只有这个时候，才允许出校门，“一个个人领了出门证，拿着包袱，喜气洋洋走出了校门，有的还脱去了学衣，换上一件花衣服，或穿上一双新皮鞋呢！只到六点半，一个个回来了。虽然校规是不许吃零食的，但今天不妨例外些。”（29）严格的规章制度约束了学生的日常行为，使学生们养成了自觉遵守纪律的良好习惯，保障了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由于各校在教师队伍素质、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管理方面做了种种努力，使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博得了社会的赞誉。家长不惜花昂贵的学费，也要送子弟入学，出现了有的家庭兄弟（姐妹）几人，甚至上下几代同毕业于一所学校的情况，学校学生人数成倍增长。汇文学校在19世纪70年代开办时，学生仅3名，1931年学生竟有904名。同时，学生来源也发生变化，学生不再是贫寒人家的子弟了，而是多来自商人、政客、军官、医生等社会中上层家庭。学生人数的增加和来源的变化，反映出社会对教会中学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教会中学逐步为国人所接受。

（三）教会中学与社会

如前所述，20年代以后，教会调整了办学方针，学校必须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意识得到重视和加强。这不仅表现在，学校在教学内容上，结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加强实用知识的讲授。而且，为了使能适应未来的工作，注意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开展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各校课外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广泛开展体育活动，强健身体，服务社会，是特色之一。在中国学校中，首先开设体育课的，当推教会学校。汇文、育英、潞河等校均有良好的体育设施，每逢比赛，校长甚至亲自挂帅出征。各校的体育成绩在全市是一流的。育英的“火车头”篮球队，所向无敌。汇文的足球队在30年代闻名全市，曾经战胜过大学队。1933年华北运动会上，潞河有6人获名次，培养了许多网球、篮球、田径等运动健将。

各校开展体育活动，并非单纯夺锦标、争名次，而是出于学生身体考虑，强调体育的普及性。汇文学校认为体育“不是仅为培养能给学校带来荣誉和知名度的少数几个明星，而是要教授群众体育活动，使全体学生处于良好身体状态。”（30）体育的普及性加强了学生的身体健康，保证了学业。汇文校长自豪地说，“学生的体育锻炼在整个学生体质方面得到了满意的结果，我们学校学生中没有什么严重疾病和死亡的”。（31）另外，学校注重体育实用性，把体育锻炼与社会服务、振兴国家联系起来。“九一八”事变后，育英举行秋季运动会，会场贴满救亡标语，如“要强国须强身”，“注重体育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体育活动成为救亡图存的手段和方式。

教会中学课外活动的另一特色是组织了大量社团，这些社团大致可分为文体、学术、宗教三类。社团多为学生自己组织，校方认为这是锻炼学生自治能力的好机会，故采取支持态度，并成立专门机构，指导学生的课外活动。

学生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开展课外活动，不仅增长了知识，丰富了生活，同时也认识了社会。育英学生通过参观疯人院，认识到“在精神病院不只看一看病人，而我们可以从其致疯的原因，及疯人的阶级比例中可寻知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不同的阶级中，甚么人环境最恶劣，受痛苦最大。”（32）学校组织学生开展课外活动，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毕业后能立足社会。而学生们却没有仅停留在此，而是通过课外活动，认识了社会，并且勇敢地走向社会，投入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去。

“五四”运动中，汇文学生参加了游行示威。1928年3月18日，因参加抗议段祺瑞政府反动统治的活动，汇文的两位学生壮烈牺牲。“九一八”以后，各校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活动，募捐、战场慰问、抗日宣传等等。总之，从五四运动开始，以后历次学运和其他政治活动，教会中学的同学总是积极参加。由于教会中学的特殊环境，国民党力量不易介入，故共产党和青年团都在学校成立了地下组织。潞河一位校友回忆，他就是1932年2月在

潞河谢氏楼前秘密入团的。“一二九”后，“民先队”在教会中学的活动频繁。贝满的“民先”队员出壁报、组织同学唱革命歌曲，举办读书会。

2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急骤变化，这使得教会中学的学生走出了封闭的宗教小圈子，走向社会，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四、结束语：教会中学的作用

北京地区八所美国教会中学经过20年代的调整，30—40年代进入了发展期，尽管在教会中学历史上，这是很短暂的，但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因为在该时期，学校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能体现学校作用的，莫过于学校培养的学生。

教会中学早期，无论传教士的野心与打算如何，学校毕业人数有限，并且大部分人从事宗教或者与之有关的工作，根本没有能在中国政界、文化界形成一种力量。这种情况在20年代，尤其是30年代后，有了显著的变化，变化的标志是毕业生人数大大增加了，毕业生的主要出路是继续升学，即使是就业，也不再局限宗教工作，多从事工商、教育等，这大概与教会中学提倡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有直接关系，笔者根据《潞河校友通讯录》中所列校友名单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1930—1935年毕业的在册校友109名，其中从政9人，军事2人，工商业4人，文教科技72人，不详22人，其中文教科技人员占总人数的65%！其他各校，情况也大致相同，不再一一列举。而且绝大部分毕业生是爱国的，先后成为国家各条战线上的栋梁人材。

人们常把中学喻为人生的黄金时期，那么这些遍布全国各地各行业，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材，他们的“黄金时期”是在教会中学里度过的，这段时期他们从教会中学得到什么，教会中学在他们成材之路上又起了什么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思想品质的培养。八所学校均有自己的校训，育英是“致知力行”，贝满是“敬业乐群”，慕贞是“忠信勤俭、致知力行，思想科学化，行动纪律化”，潞河是“人格教育”，提倡“三育兼备”。校训是学校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学校按照校训要求约束学生的日常行动，学生从校训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贝满提倡“敬业乐群”，“敬业”就是热爱事业，对事业一丝不苟。贝满的学生多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但许多人都不甘心毕业后当“少奶奶”、“阔太太”，而是献身于事业，贝满毕业生中有文学家冰心、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王英、物理学家谢希德等。“乐群”就是提倡友爱、助人为乐。贝满师生、同学之间关系密切，同学特别尊重工友劳动。每年5月1日，同学们就会自动代替工友，担当起全校的勤务，工友则放假一天，这在现在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劳动人民地位低下的社会中，这种举动是可贵的。需要指出的，各校的校训，基本上受基督教教义影响，与基督教提倡的忠诚、博爱、献身、服务是一致的。

（二）学识与能力的培养。各校在给予学生知识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但学校更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开设选修课，组织课外活动，既有丰富知识的一面，更有锻炼学生能力的因素。各校均有意识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贝满的学生会仿照市政府的建制设立，以校为市，市下设局，局负责某一具体方面的事务。汇文的学生食堂由学生轮流管理，充分施展各个人的才能。学校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其意义远远超过给予学生知识，而使受益一生。不少校友都认为，他们能在以后的工作中独挡一面，有所建树，很大程度上是中学时期学校注重能力培养的结果。这种教育方式，对我们现在仍有启发意义，值得吸收。

（三）新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由于教会中学的特殊地位及环境，与其他国立或市立中学相比，教会中学的学生对西方文化、社会有更多的直接接触，这种接触产生两种结果，一部分人形成了民族自卑感及崇洋思想，但更多人则是面对强大的西方，唤起了读书报国、富国强兵的决心。同时，也由于经常直接感受外国某些势力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

容易触发民族情绪,滋生革命思想。所以,教会中学的学生都是历次反帝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无庸讳言,教会中学,或者说是广义上的教会学校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欧美宗教界的海外传教热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而且从民族感情的立场上看,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学校,侵犯了我国的教育主权,是一种耻辱。但是,若从现代文明发展史上看,教会学校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对中国人起了启蒙作用,并且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才,尤其是本世纪20年代以后学校的教育功能日益突出、宗教功能日益减弱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这不是传教士办学的初衷,却是产生的客观社会效应。

注释:

- (1)《向导》杂志第63期。
- (2)《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8期。
- (3)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1页。
- (4)《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376—377页。
- (5)《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上海1922年,第48页。
- (6)《中华归主》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0页。
- (7)美以美会: *Minutes of the North China Conference*, 1915, p.100.
- (8)《崇实季刊》第8期,1929年。
- (9)《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第48—49页。
- (10)(11)《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第79页。
- (12)同上,第45页。
- (13)同上,第317页。
- (14)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教师丛刊》第1卷第2期,1924年。
- (15)《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第316页。
- (16)北长老会: *Minutes of a Joint Conference and of the Annual Meeting in North China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s*, 1927, p.11.
- (17)《中华归主》下册第901页。
- (18)《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第92—97页。
- (19)同上,第84页。
- (20)《崇实季刊》第8期。
- (21)《汇文年刊》1936年。
- (22)(23)《慕贞校闻》第1号,1939年。
- (24)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Christian Middle Schools in China*, 1932-1940.
- (25)《育英年刊》1919年。
- (26)(27)美以美会: *Minutes of the North China Conference*, 1931, pp.109-110.
- (28)《贝满年刊》,1938年。
- (29)《慕贞校闻》,第3号,1940年。
- (30)美以美会: *Mintes of the North China Conference*, 1922, p.95.
- (31)Ibid., p.31.
- (32)《育英年刊》,1932年。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秦斌祥

芝加哥大学可称为美国社会学的发祥地。1892年,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在这里建立。其后,大批社会学学者逐渐汇聚过来,并形成了以罗伯特·帕克教授为核心的教学研究群体,这就是今天所谓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统计学等,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对城市社会的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兴盛适逢美国城市的大发展时期。1840年,芝加哥还是个仅有4000多人的小镇;1890年,它的人口达到100多万;1930年则超过了300万(1)。城市人口的剧增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并带来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在帕克等人的大力推动下,芝加哥学派对城市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而为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城市社会学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

关于城市结构的研究

芝加哥学派研究城市社会学的着眼点首先是城市结构,关心的是土地利用模式和人口与机构在城市社区里的分布状况。具体来说下面是这些问题:如城市化、郊区化的原因和后果;不同人群住在城市的什么地方;为什么有些群体处于居住隔离状态;社区是如何移民、增长和衰落的。城市结构看起来杂乱无章,而在芝加哥学派那里却是有规律可循的。帕克教授认为人类生态学是考察城市结构最合适的角度。帕克说,“城市社区里存在一些因素,它们导致一种有序的、典型的人口和机构组合方式。分离这些因素并进而描述由于这些因素的合力而造成的人口、机构群集方式的科学,就是人类生态学。它不同于植物和动物生态学”(2)。

生态学最初是生物学的术语,主要研究动植物间的环境及其与空间的联系,研究这些联系发生变化的原因和结果。19、20世纪之交,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风行美国学术界,帕克也深受影响。他认为生态学规则十分契合城市结构发展、城市空间分布的规律,于是第一个将人类生态学引入城市社会研究。当然,他首先确定了人不同于动植物的前提。人类是有文化的,人类对城市土地空间的竞争不可能像动植物那样漫无限制,而受着习俗、法律的制约;通过象征性的交换、协商、理解和谦让,最后达到相互适应而不是相互毁灭。

明确上述前提后,帕克指出,生物学规则同样适合于城市结构分析。第一,城市社会与生物界有相同的共生现象。共生指群体关系中个体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状况。共生的基础是差异,城市越大,劳动分工越细,每个机构提供的服务越趋单一,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则越高。在城市结构上的表现就是功能互补的机构往往分布在相互邻近的地域内。第二,如同生物界一样,人类出于本能的驱动,必然寻找一席之地生存繁衍之地,于是在有限土地的使用上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帕克认为这是决定城市结构、决定城市人口和机构地域分布的最重要因素。城市由许多功能不等、地租各异的地块组成。市中心功能最大,但地租也最高,这里只能由那些实力雄厚的大金融机构、商业集团占据。而贫穷的移民只能在功能小、地租低的贫民区居住。所以帕克指出,城市人口和机构的地域分布并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激烈竞争和适当选择的结果。

共生和竞争决定了城市结构的基本框架。但人口和机构的地域分布是经常变动的,芝加哥学派用五个生态学概念来描述这种变动过程:(1)集中。主要指相同职能的机构向城市中枢地区汇聚,特别是对银行和商业来说,在城市中心区集中起来会极大促进业务发展。(2)

分散。指人口和机构离开城市中心向城市外围迁移。二战后美国城市人口和工商企业大规模向郊区搬迁就是例子。(3) 隔离。由于竞争的结果,相同收入、种族、宗教等因素的人群或相同职能的机构聚集在一个特定区域,整个城市由一块块各具特色的地区组成,它们彼此分离,这就是隔离。美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着与外界隔离的黑人聚居区和由外国移民组成的少数民族居住区。(4) 侵入和接替。这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如果一个群体离开它原来的居住地而进入另一群体的领域,便是侵入;当后来群体取代原有群体并实施对该地区的有效统治时,就形成了接替。黑人和外国移民起初在城市的居住地域很小,以后由于人数激增,黑人和移民逐步“侵入”邻近的白人居住地,白人居民大批迁至另外的白人区或郊外,结果黑人和移民便“接替”了很多原来的白人区。

在用人类生态学分析城市结构时,许多社会学家试图建立关于城市结构状况和变迁的模式。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伯吉斯教授提出了一种引起广泛争论的模式。通过对芝加哥城的分析,伯吉斯认为,城市结构如树的年轮一样,由一圈一圈的同心圆组成。在平面图上,以城市中心为圆点可画出五道不同半径的同心圆圈。第一环(即最里面的圈内)叫中心商业区,这是城市地理位置最优越的地方,只有实力雄厚的百货商店、官方机构、大型饭店才能在这里站稳脚跟。这里人口最密、流动性最大、商业最为繁华。第一环外面的第二环叫过渡区,这里聚集了黑人、移民、流浪汉和其他下层居民,还有工厂和仓库。第二环成为城市里房屋破败、世风腐化、犯罪率最高的地区。破落的第二环紧挨繁华的第一环看似荒谬,其实自有道理。因为第二环总是面临着第一环内商业势力向外扩张的压力,第二环的房产主既然明白他的房屋即将被第一环的人收买过去改作他用,他们自然对维修那里的房地产不感兴趣,年久失修,第二环的房屋逐渐损坏,只能出租给贫困居民和经济实力不强的工厂企业。第三环是工人住宅区,这里环境比第二环要好,但住房也相当简陋,居民主要是蓝领工人。第四环是中产阶级住区,白领阶层如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小商人、职员住在这里,房屋以高级公寓和独门独院为主。第五环叫通勤区,这是城市最外围的一环。上层和中上层社会的豪华郊外住宅坐落在这里,居民大多在城市中心区工作,他们使用通勤车票或使用自己的小汽车,上下班往返于两地之间。

伯吉斯模式中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随着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其居住地离城市中心会越来越远,从中心商业区往外看,则依次是贫民区、蓝领工人区、中产阶级区和上层社会区。第二,城市地域存在着一种从中心逐渐向外扩张的趋势。当A环的人口和机构增加时,它必然要侵入它外围的B环,最终接替那里的人口和机构,而B环的人口和机构也肯定会向紧挨着的外一环地区侵入。结果,每一环的地域都会扩大,城市按照相对固定的五环模式向四周蔓延。伯吉斯同心圆五环模式为城市结构分析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图案,虽过于简单,但通过它可一望而知各种不同人群和机构在城市的大致分布及其变化趋势。

关于城市生活方式

城市生活方式是芝加哥学派研究城市社会的第二个重点。罗伯特·帕克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比较城乡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芝加哥学派的后起之秀刘易斯·沃思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并进而推演出一整套关于城市生活方式的理论。沃思的城市定义是:“从社会学角度看,城市是一个相对而言大规模的、密集的、由社会性质不同的人长久居住的地区”(3)。沃思认为城市人口有三个特点,即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大,这决定了与农村迥然不同的城市生活方式。以下分三个方面介绍沃思的研究成果。

一、城市人口多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

1. 沃思指出,人口多必然带来复杂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工业化之前的乡村社会,人口少、生产方式单一,大多数人从事基本相同的劳动。而城市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

生产经营活动变得多层次化。在城市一定限度的地域内要将众多人口有机组合起来,并顺利进行生产和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就必须按照其技能将城市人口进行合理的劳动分工,并相对固定下来以向专业化发展,这是提高社会效率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众多的城市人口也为专业化提供了可能性。譬如,一般来讲,乡村社会不大可能出现专职律师。因为在人口少流动性差的乡村,找律师打官司的人不多,有限的业务量使任何有志于法律事务的人几乎都不可能专以此业谋生。城市情况则相反。城市人口多、法律事务骤增,一位称职的律师完全能够以专门帮人打官司为生。城市其他劳动分工和专业工种的出现也大致与律师工作专业化的原因相似。

2. 城市人口多彻底改变了人际关系,人际接触由首属关系变成了次属关系。首属关系指发生关系的双方能全部投入这种关系并可从中得到情感上的满足,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关系和自愿结合的朋友关系是典型的首属关系。次属关系指双方只是部分投入的、为实现某种功利性目的而结成的关系,商业关系是其典型。可以说,农业社会以首属关系为主。农村人口少,每个社区中很多人相互有血缘亲缘联系。没有这种联系的也不孤独,由于长期生活劳动在一起,彼此非常了解,忠诚信任、守望相助,整个农村社区形成一个亲密的首属团体。反观城市,这里人口众多,一个城里人每天打交道的人数比农村多得多。由于时间和精力限制,城里人的交道方式经常是短暂的、表面的有时甚至是敷衍的,不大可能花很多时间去深入了解对方并进而建立情感上的相互呼应与支持。因而,沃思写道,“一个社区的居民增长到超过几百人后,就必然会限制该社区每个成员直接结识的可能性”(4)。一个农村社区的居民可以熟知本社区的所有人,而一个城市市民熟悉的人则只占所接触的人中很小的比例。

次属关系代替亲昵的首属关系成为城市的主导模式。沃思指出,“城市人只是以部分角色身份进行交往。实际上,比起农村,他们要依靠更多人的服务来满足生活需求……他们对特定个人的依赖程度降低”(5)。这段话表明,不仅由于人口多交际面分散使首属关系难以建立,而且城里人建立首属关系的必要性本身就很小。因而城市人际关系不以情感而以事本为主,交际目的是为了某种利益的实现。也就是说,交际双方不再把对方看作是有血有肉、有情感交流需要的个人,而只是从经济实用的角度把对方分门别类:他是个银行家,还是个擦鞋匠;是雇主还是雇员;是富翁还是穷鬼——总之,每个人都变成了一种经济抽象物,在他的头上标志着其价值和功用。城市人打交道就只看对方的价值功用,关心对方是干什么的,“他能为我做什么?”这种功利性的、抛弃情感交流的部分投入就构成城市次属关系的主要特色。

3. 城市人口众多导致社会制度的正式化和标准化。首先是社会控制手段的正式化。在以首属关系为特征的农村,社会成员的行为受到习俗和乡规民约的有效控制。一旦众多的城市人口引起人际交往由首属关系转为次属关系后,原有的首属关系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力也随之消失。这时就必然要求用新的方式来填补社会控制手段的真空,于是,不同于习俗和乡规民约的正式控制手段便应运而生,法律、法庭和警察便是其组成部分。其次是社会运行节奏的准确守时。在农村,时间概念模糊,那里以日出和日落作为大致的作息时间。城市由于人口多、分工细、依赖性强,社会运行必须以严格的时间为标准,否则,庞大的城市社会必然陷入严重的脱节或滞塞状态。第三,人口众多带来价值判断的标准化。人口麇集的城市也是思想观念混杂之地,但为着衡量标准的统一,城市人逐渐接受了一种共同的价值——金钱。

4. 城市人口众多是导致政治上选举制和代议制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只能推举少数代表去有关会上反映并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与乡村里所有村民都能坐在一起共同议事的村民大会根本不同。

二、人口密度高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

1. 人口密度高的体现是人们的空间距离缩小。沃思认为,空间距离缩小后,人们的心

理距离、关系距离也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距离并不会跟着缩小。恰恰相反，社会距离很可能会随着空间距离的缩小而扩大。人是需要一定的生活空间的，当城市密度增高、个人生活空间被压缩到超过一定限度后，当事人必然觉得压抑难耐、心存怨尤。一个在比肩接踵的中心商业区不得不时常用手拨开道路的行人，很难对周围密集的陌生人产生好感；一个平时非常健谈的人进入拥挤的电梯后，往往一下子就变得缄默不语，只是眼巴巴地盯着电梯壁上的号码，盼着它快速移动。当然，中心商业区和电梯间只是城市人口密度的两个特例，但无疑城市人口的空间距离比农村是小多了。如果这种距离的缩小发生在社会状况和生活习性相似的人群间，或许会带来交往的便利、亲昵程度的增加。不幸的是，城市居民的地位、收入、职业、种族和语言都相差极大，他们很少有交流的欲望也很难进行真正的交流。在密集居住的城市里，虽开门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大有人在。

2. 高人口密度给社会秩序带来不利后果。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域里，很多资源呈供不应求状况，每个人对占有资源的数量、质量以及占有时间都有各自的、与别人相冲突的打算。城市人际关系缺乏沟通、相互排斥的特点更使城市人没有人情方面的顾虑，他们对稀缺的城市资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竞争之剧会直接导致社会的混乱和不稳定。按照沃思的观点，城市之所以比农村更为动荡，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的人口密度太高。

三、人口异质性大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

1. 城市人口成份比农村复杂得多。在沃思时代的芝加哥，正是城市人口暴涨之期。芝加哥不仅有英国移民，还有土生印第安人、黑人、亚裔人、西班牙裔人和东欧移民。他们讲不同的语言，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芝加哥变成接纳八方来客的大熔炉。巨大的人口异质性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居住地域分化，人们按同质组合，分别聚居在相互隔离的地区。这种现象体现在收入不等的人群之间，更突出反映在少数民族的居住方式上。如美国大城市里普遍存在的黑人区、唐人街、犹太区、小西西里、拉丁区等。居住分隔有自愿主动的因素，居民一般不愿与和自己相差太大的人住在一起，因而同种族同生活方式的人就自愿聚集到了某一固定区域。但也有非自愿的居住隔离，如一个黑人因经济地位提高或其他原因想迁居到白人区，他必然受到各种歧视甚至恐吓骚扰，最后他很可能难以如愿，不得不留在原来的黑人聚居区内。由于自愿和非自愿因素的作用，人口异质性大必然导致城市居住隔离状态的出现并长久保持下去。

2. 长期生活在异质性巨大的城市里，人们逐渐习惯了这种纷乱杂色的环境，久而久之，对城里各种怪异的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于是，在城市人的生活态度里，对差异的容忍度已显著提高。这种差异容忍度加上前述的人际关系的反情感性，又共同成为城市理性主义兴盛的重要前提。城市人更注重按理性原则行事，突出表现在宗教影响下降，世俗化倾向增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的宗教观更趋开放，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理性原则指导下抛弃了来世观而只关注今生今世的生活与幸福。软弱的宗教约束使城市人获得了相当大的行为自由和思想解放。

3. 人口异质性大带来高度的社会流动性。沃思指出，农村人口成份简单，只有土地所有者和农民这二类基本人口，职业划分和社会分层都很少，并且严格的等级制使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很难改变，也就是社会流动性小。而在人口众多的城市，从经济上讲，异质性大就意味着城市人在工作和收入方面差距大，也表明城市的职业分工多和社会分层细。这种分工多、分层细的状况必然为城市社会流动带来很多机会，经常可以看到，在声誉底下的行业有昔日显赫家族的后裔来求职，在一掷千金的上层也出现了曾经身无分文的外国移民，过去森严的门第等级制在城市已被按才干决定社会地位的原则所取代。社会流动分为水平和垂直两种，水平的社会流动指不改变社会地位的变动，垂直的社会流动则改变社会地位。这两种社会流动在城市都相当普遍：很多人经常变换职业，但其收入、社会地位并没有什么变化（水平流动）；另一部分人则或者由于成功而升入上一层，或者由于失败而落到下一层（垂直流

动)。由人口异质性导致的社会流动性为城市社会注入了活力, 并给个人带来了成功的希望和信心。

沃思根据城市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大这三个人口特征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与农村相比, 沃思认为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亲密程度降低、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专业化、正式的社会控制、社会距离与竞争、居住隔离等方面都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他的理论不无偏颇之处, 但确实引起社会学界广泛的兴趣。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方法

芝加哥学派研究城市社会的最重要方法是实地调查。这与学派创始人帕克教授的经历有关。帕克进入芝加哥大学前很长一段时间做新闻记者, 他认为记者的调查采访对社会学研究至关重要。他从自身体验出发, 提出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要像人类学家研究南太平洋某个小岛上的土著居民那样, 用参与考察法去描述分析城市的各个区域。

在帕克等人的推动下,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和学生走出象牙塔, 对芝加哥城的各个区域进行实地研究, 并写出很多关于外国移民、流浪汉、种族聚居区、青少年犯罪团伙、自杀等社会现象的分析报告。在大量的实地调查过程中, 两种具体研究方法逐步形成, 即个案法和整体法。个案法的理论前提是, 一些明显的地理现象如河流、铁路、公路将城市划分成一块块小区域, 每个区域的建筑外观、经济水平、人员构成和文化模式都各具特色。个案法就是以城市某一块区域为研究对象, 深入了解该地区居民的社会生活, 分析其社会运行过程和各种社会现象。整体法以整个城市为研究对象, 分析某一种或某几种社会现象在整个城市的分布状况, 即哪个地方多哪个地方少。伯吉斯的同心圆五环模式是整体法的基本工具。下面通过分析芝加哥学派两本经典著作的内容与成书过程, 来分别揭示个案法与整体法的具体作法。

佐尔博的《黄金海岸的贫民窟》是个案法的代表作。按照伯吉斯同心圆模式的划分法, 佐尔博研究的区域紧挨芝加哥商业区, 属于第二环过渡区。当时居民以下层人士为主, 也有少数没搬净的富裕家庭。佐尔博搜集资料的途径有: (1) 通过与有代表性的人长谈, 记录典型个人的详细经历; (2) 挨门挨户地家访; (3) 充分利用当地官方和非官方团体的有关档案。

佐尔博按照两个方向展开个案法研究。第一是研究地域变迁史, 探寻的问题如: 在地区发展的不同时期, 居民的主要构成, 土地利用方式, 建筑环境及其功能等。由于研究的区域紧挨着中心商业区, 佐尔博便着重分析中心商业区向外扩张带来的影响。该地区曾是富裕的上层社会居住区, 后来由于中心商业区的侵入, 居住环境恶化, 上流家庭逐渐搬出, 下层人士大量涌入, 一度高雅的住区变成了穷人、移民密集杂居的贫民窟。在这个例子中, 地域变迁史包括了土地利用、人口构成和居住环境方面的变化。第二, 由于选取的研究单位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地域, 佐尔博得以对该地区内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包括那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运行状况、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等。通过分析, 佐尔博认为, 城市社会流动性大, 社区意识丧失, 人际关系表面化, 传统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崩溃, 正式的社会控制不健全且缺乏效力, 城市越轨行为大量增加。这种悲观论点与沃思完全一致。

整体法的代表作是肖和麦凯两人合著的《青少年犯罪与城市地区》, 该书考察青少年犯罪现象在整个城市的分布状况。肖和麦凯的具体方法是, 根据伯吉斯模式将芝加哥城划分为五个同心圆区域, 分别分析五环区域内的社会状况——居民种族成份、收入水平、职业构成、房屋拥有率等, 并对这些社会指标进行量化, 如黑人占当地居民多大比重、蓝领工人的比例是多少。然后收集每个区域内的青少年犯罪数, 最后一步是将量化的地区社会状况指标与该地区的青少年犯罪数联系起来, 做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以确定青少年犯罪在多大程度上

受某项社会状况指标的影响。肖和麦凯两人在社会学界第一次使用相关回归分析法,比其他人至少提前了25年。

肖和麦凯的结论是,青少年犯罪并不与五个区域的都市人口同比例地分布,而是集中在特定区域;离城市中心商业区越近,则青少年犯罪率越高。这是因为越靠近中心区,则贫困家庭和外国移民越多、人口流动性越大、社会环境越差。下表是肖和麦凯收集到的有关数据,它清楚地显示出在城市五个同心圆区域中,青少年犯罪率从城中向城外逐渐递减的趋势以及各区犯罪率与该区居民社会状况之间的对应关系。(6)

(单位:%)

社会指标 \ 地域	城市的五个同心圆区域				
	I	II	III	IV	V
青少年犯罪率	10.3	7.3	4.4	3.3	3.0
贫困家庭率	3.0	1.7	0.6	0.4	0.3
移民和黑人家庭比例	72.3	69.7	55.1	42.6	40.6
职员和专业人员比例	10.1	12.7	17.4	21.5	21.9

对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评价

作为社会学进入美国本土后出现的第一个流派,芝加哥学派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统治美国社会学界长达30年之久;而对城市社会学来说,芝加哥学派更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并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芝加哥学派大力提倡实地调查研究,从而将社会学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他们率先走出了昔日闭门造车的象牙之塔,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以芝加哥这个沸腾的城市为实验场进行实地调研工作,最终来修正并完善各种社会学理论前提。当然,在芝加哥学派之前也有少数人对城市社会的某些方面进行过调查,但把实地调查提高到与社会学理论阐释相并列地位的,却是自芝加哥学派始。而且芝加哥学派的实地调查是对以前的调查手段进行彻底改造后而出现的一种崭新方法:旧式调查随意掺入调查者的主观意向,芝加哥学派则竭力实行“价值无涉”,要求准确客观地反映城市现实,只有这样,研究的科学性才可得到保证。另外芝加哥学派的实地调查是在一定理论体系指导下进行的,避免了空泛、零散的毛病,为创建完备的社会理论贡献可靠的材料。

其次,芝加哥学派引入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为城市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角度。生态学研究动植物间的互动关系及其与空间环境的广泛联系,这种互动联系的思维方式特别适合于从整体角度来研究城市这个复合社会。因而,每当研究宏观的城市社会课题,如城市化过程、郊区化原因、人口和机构在城市地域的分布等问题时,生态学就成为有效的方法。自从帕克和伯吉斯等人引入生态学后,一半以上的城市社会学家继承了这种方法,并逐渐完善使之成为今日具有科学的理论框架、有独立的学术地位的人类生态学,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两个主要流派之一。

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第三个理论贡献是沃思对城市生活方式的研究。沃思意识到城乡生活方式的异同,并正确地指出了城市生活的某些特征,如职业专门化、社会控制正式化和理性主义上升等。与人类生态学的宏观角度相反,沃思对城市生活方式的研究是从微观入手的。虽然在他之前欧洲一些社会学家如齐美尔已研究过城市生活方式,但沃思却是集大成者,并在他们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芝加哥学派毕竟属于城市社会学中最早的探索者,他们做了许多令人称道的工作,也存在难以避免的理论不足。帕克在引入生态学方法分析城市结构时,虽然也曾意识到人类社

会与动植物世界不同，但在实际研究中却不知不觉地原样照搬主导生态世界的竞争法则，认为经济竞争是决定城市人口、机构分布的唯一因素。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文化因素如居民对居住地区的依附情感、某块地域的象征意义也都可以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方式。而伯吉斯关于城市分布的同心圆五环模式则过于简单化，除了像芝加哥这样旧式的大城市外，很难适用于解释中小城市特别是新兴城市的分布状况。

沃思认为城市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大这三个特征必然带来人际关系疏远的观点也是大可怀疑的。首先，城市也存在像农村那样保持亲密的首属关系的社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尤其如此。更重要的是城市人际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亲密的人际关系不一定非得像农村那样在同一生活地域才可建立。一个城市人也许从整座楼、甚至整个社区都找不到知心朋友，但他可能在几个街道之外，在另一个社区却有生死相托的友人，城市发达的电话网和交通系统使居民能与亲友（即使相距遥远）保持密切的关系。沃思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没有区分城市生活的公众方面与私人方面。在人多密度高的公众场所如街道、商店等地方，人际关系一般显得冷漠和敷衍，而在私下熟人之间情况则大不一样。沃思只注意到公众场所的冷漠并把它说成是整个城市人际关系的普遍状况，有欠妥当。如果要对沃思城市人际关系的观点作些补充的话，似乎可以这么说：城市人仍有自己亲密的首属关系；但与农村社区绝大部分成员同属于首属团体不一样，由于城市人多，城市人遇到的经常是事务性的次属关系，城市人际关系在很多时候确实显得疏远和表面化。沃思只说对了一半。

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美国的城市社会学是由芝加哥学派奠基而发展起来的；总结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贡献和不足，对今后理论的进一步演进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

注释：

(1) James Spates and John Macionis, *The Sociology of Cities*, St. Martin's Press, 1982, p. 39.

(2) Ibid., p. 109.

(3) Sandor Halebsky, *The Sociology of the Cit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 p. 307.

(4) 同(2)，第48页。

(5) 同(2)，第43页。

(6) Harvey Choldin, *Cities and Suburb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5, p. 24.

只因为地球是圆的

——读《跨文化沟通读本》札记

张跃宏

在这些年沸沸扬扬的文化热中，中西文化比较是热潮中的热点。这种比较是逼出来的，因为在这个由500年前哥伦布航海证明是圆形的地球上，人们越来越不可能独处一隅而怡

然自乐了。不同文化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以致于在许多国家已经有了专门研究文化间沟通与交流的学问——跨文化沟通研究(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以美国为例,跨文化沟通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手上的这本由拉里·萨莫瓦(Larry Samovar)和里查德·波特主编的文章集——《跨文化沟通读本》(第五版)(*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美国华兹渥斯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本文所注页码均为本书页码)便从研究总论、定义和研究方法、研究类别、跨文化研究的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反映出了美国学者的一些经典性的共识。简单地说,由人类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种需要(生存、发展、好奇心、娱乐、审美……)的炽盛而带来的日益频繁和强烈的跨文化交往,是跨文化沟通研究的对象,跨文化沟通研究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掌握跨文化沟通的原理和技能,从而顺利地实现跨文化交往(包括平息跨文化冲突),促进人类的沟通和交流,推动世界的进步。而所谓“跨文化”研究的基础是文化研究本身,是对特定的文化和亚文化的特质甚至世界上所有文化的特质的研究。假如视“文化”为生活方式的话,则几乎我们举手投足都可能是跨文化的行为。不独美国人到中国来旅游是跨文化的体验,岭南人到华北平原工作也是跨亚文化的体验;不独基督教徒与佛教徒有文化观念的鸿沟,崇信男子统治地位的人与推重男女平等观念的人也有文化沟通的困难;不独纽约人与印第安人有文化差异,就是北京都市里住四合院的人与住新居民区20层高楼里的人之间也有文化心理的区别。美国教授理查德·波特和拉里·萨莫瓦根据文化差异由大到小的变化列出了一张表:表的一头代表差异极大,如西方文化与亚洲文化,次一级的是意大利文化和沙特阿拉伯文化……表的另一端是差异最小的两种文化,如环境保护主义者与强调社会发展的人,等等(第23页)。因此,从某种非常绝对的意义讲,研究跨文化,实际上是研究文化;而我们的许多日常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跨文化的行为。甚至足不出户,也难回避与不同文化的接触。且不谈域外的商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作为载体,它们带来了出自不同文化的信息),就是每天的电视节目,包含了异常丰富的跨文化的信息刺激。跨文化经历,已不是如在交通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的时代是少数人的事了;跨文化经历的密度和频度的迅速增加,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趋势。

跨文化接触的增加,意味着文化冲突的增加。而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背后,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矛盾——文化的多元性与文化的现代化的矛盾。它涉及到两方面的合理性的相互冲突,即文化多元存在的合理性和现代化文化的合理性之间冲突。这是困扰跨文化沟通研究人员、跨文化沟通的参与者甚至广而言之——困扰当代人类的一个根本问题。

有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在回顾他的治学生涯时说,他曾对建立某种整齐划一的世界经济模式很有信心,但当他读了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以后,便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文化模式》一书使他了解到,如此之多的文化类型使类似的世界性统一体的想法显得很现实。(见《美国经济学家》杂志1990年春季号)

这个经济学家的思想经历,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说明。第一,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们对于世界上文化多样性和多元存在并没有足够的认识;第二,只是在世界上各个部分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加,在人们对于世界进行新的整合的要求变得强烈的时候,这种文化多元存在才变得醒目起来;第三,文化多元存在的顽强的生命力和自身的合理性,使许多富有理想色彩的世界主义想法不得不望而却步。

对文化多元存在和文化的多样性的揭示,是人类学的重要贡献。从泰勒、博阿兹到玛格丽特·米德、克利弗德·吉尔茨,田野调查这种直接掌握原始文化部落的文化行为材料的方式,一直是人类学家所坚持的重要工作手段。对人种学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与文化的多样性同样普遍存在的现象和心理倾向——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文化中心主义的含义是,特定文化的成员倾向于相信自己的文化优于别的文化。在文化中心主义的作用下,人们习惯性地甚至下意识地用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去判断别的文化及其成

员的行为方式。这是极为常见的现象。美国妇女会认为伊斯兰妇女过于禁锢，而穆斯林会认为汉人毫无敬神之心。在行动中，往往会出现把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强加到另一文化成员身上，或自以为某一行为天经地义而实际上在异文化环境下可能大逆不道，或者以自己文化的解释方式去解释不同文化的符号和行为，从而歪曲原意的情形。所有跨文化沟通的研究者都认为，文化中心主义是不合理的，它妨碍沟通，轻则引发文化的误会，重则激起文化冲突，因而无论在认识不同文化的时候，还是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都应该坚决克服文化中心主义。

这种观念的正面表述，便是文化多元存在合理性的命题。对这一命题的论证，只强调各种文化的历史的和环境的发生原因不同是远远不够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从功用和优越性上讲，是互补的。

我想举一例略加说明。

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对于上下文(context)和含义(meaning)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文化中的区别的描述(第44—54页)，颇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命题。

依照他的划分，信息可以按其对上下文的依赖程度分为“强调上下文的信息”(High-context message, 简称“高信息”)和“不强调上下文的信息”(Low-context message, 简称“低信息”)，这两种信息构成一个连续集的两端，其间有着相当的过渡阶段。举例来讲，一对双胞胎自幼朝夕相处，一起长大，他们之间的信息传递相对于法庭上的两位素昧平生而仅由于某桩案件而一起出庭的律师间的信息传递，就要经济得多。前者是高信息沟通，后者是低信息沟通。

不同的文化沟通对上下文的强调是不一样的。在上述的连续集中，美国文化虽然不在最低端，但相对处于较低的位置。而它比日尔曼—瑞士文化、德国文化、斯堪的纳维亚文化更强调上下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文化则处于连续集的最高端。在美国人看来，汉字的象形、会意、指事、形声等等构字方式，都是高信息系统的体现，甚至汉字的不同的书写——书法，也成了一门艺术。我们常说“字如其人”，便是对于汉字能蕴含比字义本身更多的内容的能力的表述。(也许英文的书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字如其人”的效果，但肯定没有汉字这么突出，这又恰好证明了汉字所属文化的高信息系统特征。)又比如围棋这一中国传统的娱乐竞技形式，也比诸如国际象棋一类的棋类游戏蕴含了更多的信息，下围棋不仅因可以表现出弈棋者的水平和性情而被称为“手谈”，它甚至还因可以传达出阴阳、动静等等哲学意念而具有强烈的文化表征的作用。

霍尔的研究表明，高信息系统比较稳定，不易发生变动，而低信息系统则不够稳定，容易发生变动。

这种互补性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地呈现在历史进程的同一段面上。比如说，只是在现代化的历程已经同许多文化结合在一起，在推动人类的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现代弊端后，另一些文化中的尊重自然、顺从天意的价值观才显出了对现代化进程的补充作用。这种对多元存在的合理性的认识，将随着人类的跨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而更加深入。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面对令人叹为观止的众多的文化群落，人们不禁会问：各种文化之间是否有一种可以分出优劣高下的文化进层系统？换句话说，是否有统一的标准来判定文化的等差？

人类学家倾向于认为每种文化都是某种适应和成功，倾向于鼓吹文化的相对主义。但人类的生物学的共性却不断地使人探求文化上的共性。事实上，从人道的原则和标准出发，可以发现许多共同特征的线索。

比如，人的身体健康的意识就不只是某种文化专有的。恰恰相反，像饥荒、暴力这样的现象，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有共同的含义。不同的文化都视贫穷、物质感受的不舒适、对身体的伤害为坏的东西。在这些现象面前，不同文化的界限就十分模糊了。

有相对主义者会争辩说，就是像“伤害”、“不舒适”这样的概念也是因文化而异的。例如，有的印第安人就经常从事一种自我折磨的活动。一些印第安人剁下手指关节，并让箭扎进自己的皮肉，箭杆用绳拴住，绳子另一头拴在水牛头骨上，如此自我折磨的人便牵引着水牛头骨绕行村庄。还有一些印第安人非常看重勇敢，战俘若能忍受严酷的拷打而不显出难受，便会受到折磨他们的敌人的高度评价。

但是，实际上，这些印第安人并不是以折磨自己为乐的。他们也崇尚更长久的生命而不是迅速的死亡。自我折磨只是为了制造某种幻觉，因为他们相信这可以为他们带来好处和力量。因此，自我折磨并不是一种愉快的放纵，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忍耐。这就好比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为了达到某种医疗目的而常常不得不忍受治疗的痛苦一样。

伴随着上述的两方面的合理性，我们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

以全部的智慧 and 心灵的敏感，我们在进行跨文化接触时应该尽力把文化中心主义从我们的意识中摒除，尽管它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将必然时时显露出痕迹。因为，文化的生命力使我们相信，具体的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将是所有文化丰富和发展的条件。

同时，我们应该以文明的理性精神和朝向未来的勇气，面对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人类物质生活的进步史，是不断地向愚昧和黑暗挑战的历史。现代化是人类的福音。

一个二律背反很明显地横亘在我们的旅程上：尊重文化的多元存在；尊重现代化的一元道路。

假如有一个可以从具体的文化上（如现在的现代化与之结合的欧美文化）剥离下来的抽象的现代化文化，则以这一文化为准绳的实践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中心主义的行为。而文化中心主义是业经证明应予摒除的、违反世界愈益相互依赖的潮流所要求的行为准则的。而同时，正是世界相互依赖的潮流使我们不能够为守住具体文化的全部地盘而游离于现代化进程之外。

据说，最为闭塞的安达曼岛的居民偶尔发现冲刷到他们岛上的空汽油桶。他们把汽油桶拦腰切断，做成可用来烧饭的锅。这种情形是很难反过来设想的。发达社会的人是断不会用岛上的用具来做成自己可用的东西的。但有趣的是，岛上的用具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文化的审美物品。

这看起来出现了我们所期待的可使我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文化流动的有益的对称。但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觉，这种对称的普遍存在，只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到这里，文化的选择已成为一个道德问题。我们足不出户，也将面临这样的选择。这种情形，很好地表达在法国尼斯13岁的儿童梅莱娜·若罗的一首诗里：

假如地球是方的，
孩子们就有角落藏身。
但地球却是圆的，
我们不得不面对世界。

据说这首诗被刻上了一只水晶球，而这只水晶球被飞船投入了太空。

1991年《美国研究》总目录

(作者名之后为年份、期数)

外交·军事战略类

- 美国对朝鲜战争政策的演变(1950.6-1951.6) (牛 军 91①)
 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放弃(1942-1943) (任东来 91①)
 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起源 (牛 军 91②)
 从“34A行动”到“东京湾决议”
 ——论越南战争扩大的由来 (时殷弘 91②)
 孤立主义与美国对亚洲的干涉 (张也白 91③)
 九十年代的太平洋亚洲地区与美国 (卢 林 91③)
 二十世纪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优先选择 (蔡佳禾 91③)
 冷战后美国与东南亚的力量平衡 (徐 昕 91③)
 美国的人权外交与其全球战略 (熊志勇 91④)
 树欲静而风不止
 ——近年来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 (郑永平 91④)

经济类

- 试论九十年代美国在西方的经济地位 (陈宝森 91①)
 美援与台湾经济发展 (张 健 91①)
 美国私有企业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王树盛 91①)
 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 (刘绪贻 91①)
 美国经济是在“衰落”，还是在“复兴” (郑伟民 91②)
 试论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及前景 (张汉林 蔡春林 91②)
 美国的股票交易所及其交易 (方绍伟 91②)
 中国和美国的环境问题及其国际合作 (茅于軾 91③)
 美国在香港制造业投资的发展状况及趋势 (孙海顺 91③)
 海湾战争后的美国 (李国友 91④)
 美国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李亚联 91④)
 华尔街与电子时代
 ——论美国证券业沿革 (萧 琛 91④)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性质、成就及其意义 (刘绪贻 91④)

历史·社会·文化类

- 募集社会福利基金的新战略
 ——美国募捐问题及其争论 (朱传一 91①)
 过去与现在的分裂
 ——读《大分裂：对美国梦的重新思索》 (赵 毅 91①)

- 历史感的呼唤
——读《现代史学的挑战》札记 (张跃宏 91①)
- 大洋彼岸改革潮的东方效应
——三四十年代中国政论界与罗斯福新政 (杨玉圣 91②)
- 福音新政及其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改革的影响 (张敏谦 91②)
- 二十年代美国移民限额制度的形成与影响 (高鉴国 91②)
- 重视中国美国学的信息建设 (汪 熙 91②)
- 海明威与中国当代创作 (董衡巽 91③)
- 《黑奴吁天录》——第一部译成中文的美国小说 (陶 洁 91③)
- 美国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的形成与中国教会学校的改革 (史静寰 91③)
- “美国梦”的诱惑与破灭
——从菲茨吉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谈起 (潘绍中 91④)
- 20世纪前半叶科学技术从美国向中国的传入及其影响 (李佩珊 91④)
- 北京地区美国基督教教会中学研究 (姬 虹 91④)
-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秦斌祥 91④)
- 只因为地球是圆的
——读《跨文化沟通读本》札记 (张跃宏 91④)
- * * *
- 二十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赵 梅 91④)